

上海新書公司發行

# 新 月

第 三 卷 第 二 號

## 新 月 月 刊 第 三 卷 第 二 期 目 錄

- 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潘光旦
- 我們要財政管理權……羅隆基
- 蜿蜒：一隻小鼠（小說）……徐志摩譯
- 我的教育——何君自傳的  
一章……沈有乾
- 精神的伴侶（小說）……秋聲
- 落花（小說）……受天
- 鞭策（小說）……謝冰季
- 女人的背影（小說）……劉大杰
- 詩（五首）
- 論聞一多的死水……沈從文
- 礮石紀遊……唐錫如
- 英國內閣制成立的研究……錢九威
- 零星（二則）
- 書報春秋（五則）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再 版 本

金納氏  
**四德補血酒**



肥貓  
 德巴補血酒

學養子而後嫁

哺養嬰兒。為女輩天職之一端。乳汁不足。則嬰兒之營養不良。斯於母職有未盡。巴德補血酒。馥郁芬芳。養體益氣。哺乳之母飲之。可使乳汁增多。而嬰兒亦必健碩可愛。此乃養子之大道。未嫁或待嫁之女士。亦不可不知也。

飲時如欲使甘可和以檸檬水



肥狗  
 德巴補血酒



各處商店 均有出售

南洋馬來地方之  
 華僑。每年飲此  
 酒五百萬瓶。以  
 健強體力。



# 嘉德 紅包補丸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 口臭妨害交際

置身社會。經營事業。首重交際。設使口氣  
臭穢。人將不樂接談。事業必歸失敗。  
大便不通。則食物之廢料滯積腸內。馴至肝  
旺舌汚。遂生可厭之口臭。嘉德紅包補丸。  
製自草藥。性極和順。服之助泄平肝。口臭  
立除。盍速試之。

美國嘉德製藥公司製造

中國總經理

上海科發大藥房

### 贈券

奉上郵票五分請即寄下嘉德紅  
包補丸樣品一包以便試服此上  
上海郵箱八六〇號  
嘉德樣丸部  
姓名  
住址  
月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一九三〇年秋季新出版英文文學書籍

**BALDWIN, CREEK & McKEE:**

**A HANDBOOK OF MODERN WRITING**

This is the latest handbook suitable for Freshmen use.

304 pages of text.

**PIERCY: MODERN WRITERS AT WORK, 1,000 pages**

This book is important to any one interested in writing and in contemporary writers. It should be adopted for required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 work in colleges.

**HAMLIN GARLAND: ROADSIDE MEETINGS**

The book relates Garland's contacts with Mark Twain, Walt Whitman, Rudyard Kipling, J. W. Riley, Barrie, etc. It is a literary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an interesting period written from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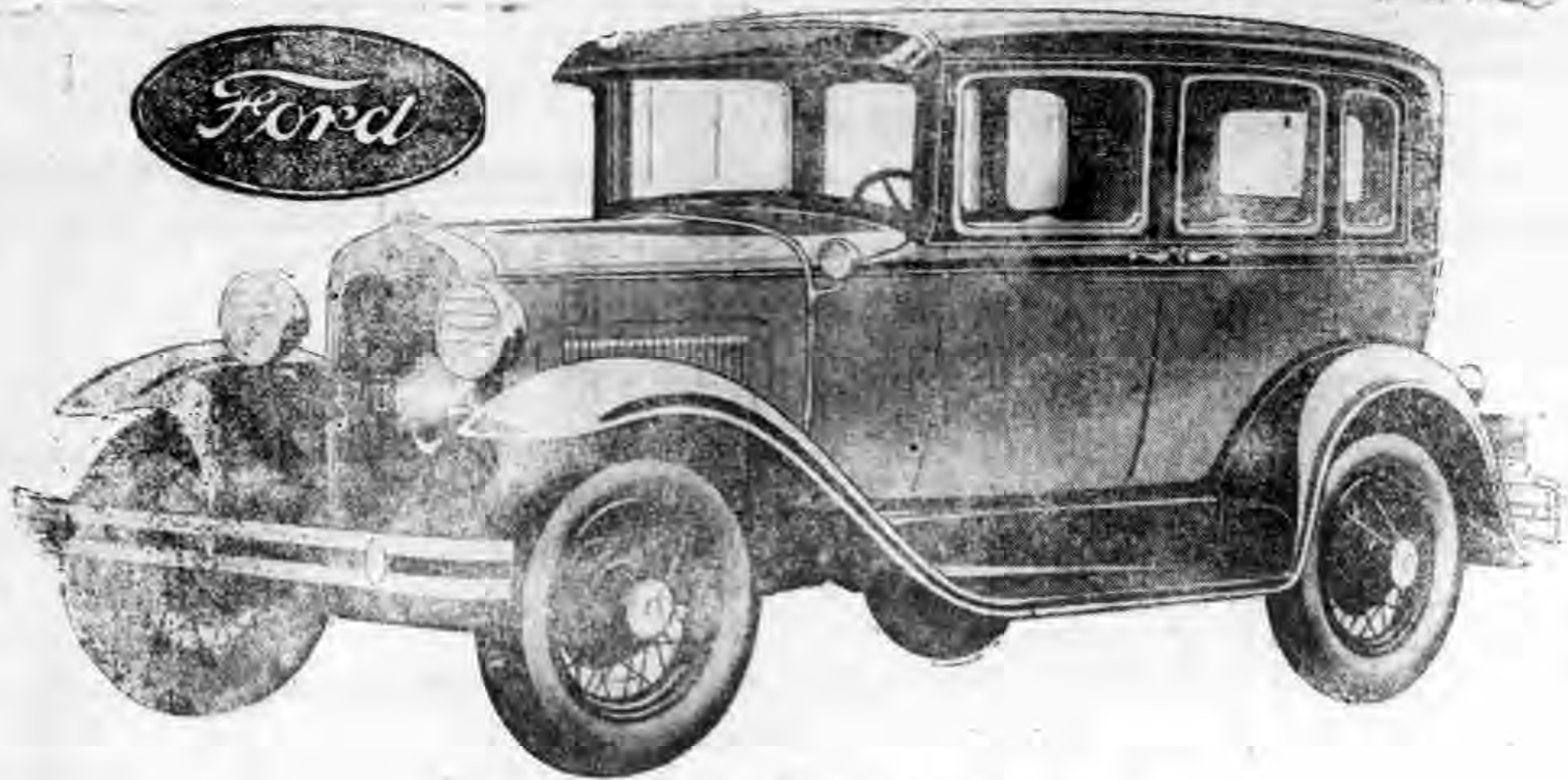
**FULTON: CHARLES LAMB IN ESSAYS & LETTERS**

This new treatment of Lamb will serve varied needs in class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It is the best selection from the "Prince of Essayists."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Mr. P. V. Z. Loch,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新式福特華貴大轎車

舒適 安全 速度  
美觀 可靠 經濟

新式福特汽車，自非乘坐其中，體  
其舒適，或馳驅郊野，則其所駕  
多之處，易安而動，則其所駕  
如何，君殆不能動，則其所駕  
值觀，靜穩，而舒適，則其所駕  
許美，諸人，而能安，則其所駕  
及動，力諸人，而能安，則其所駕  
得之，幾令人，而能安，則其所駕  
車亦不能出於此，而能安，則其所駕  
上亦不能出於此，而能安，則其所駕  
福亦不能出於此，而能安，則其所駕  
之運，果乃正，其製造，則其所駕  
濟之，結果，乃正，其製造，則其所駕  
。要知新式福特，其製造，則其所駕  
。現代，經濟，其製造，則其所駕  
。理，近，經濟，其製造，則其所駕  
。優，試，即，其製造，則其所駕  
。為，一，度，其製造，則其所駕

上海經理處

美通汽車公司

(地址) 福煦路邁而西愛路轉角

上海福特汽車公司啓

惟有真正福特及福特經理處服務能令君十分滿意

# 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 目錄

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	潘克旦
我們要財政管理權.....	羅定基
蜿蜒：一隻小鼠(小說).....	徐志摩譯
我的教育——何君自傳的一章.....	沈有乾
精神的伴侶(小說).....	秋聲
落花(小說).....	受天
鞭策(小說).....	謝殊季
女人的背影(小說).....	劉太杰譯
詩	
歌九首.....	陳夢家
海上的聲音.....	方瑜編

雲迹……………方瑋德

「世界，我要捧一張冷臉做人」……………方瑋德

傷……………方瑋德

論聞一多的死水……………沈從文

礬石紀遊……………唐錕如

英國內閣制成立的研究……………錢九威

### 零星

兩句不通的格言……………子雲

胡漢民先生的和平論……………子雲

### 書報春秋

思想革命……………徐顯士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羅隆基

行政學總論……………羅隆基

漱冥卅後文錄……………羅隆基

政治思想之變遷……………羅隆基



# 李施德霖藥水

## 治愈喉痛

喉痛為危險之兆。忽而不治，每致劇病。故宜即用原質李施德霖藥水漱口，以為預防。李施德霖之作用。安全可靠。奏效神速。能毀滅口喉間為害之細菌。而不傷最細之網質。

分大中小三種瓶裝  
各處藥房百貨商店  
均有出售



上海美商同益洋行經理

# LISTERINE

張公權總經理敬告中國銀行同人書

(一)各國人民的品性：我拿五大國來代表，就是英法德美日五國。英國人民是理性最充分的，英人死上戰場，必為其國而死。法國人民是勇敢最充分的，法人在戰場上，必為其國而死。德國人民是勤勞最充分的，德人必為其國而死。美國人民是勇敢最充分的，美人在戰場上，必為其國而死。日本人民是勇敢最充分的，日人在戰場上，必為其國而死。...

行址：上海外灘二二二號

營業章程函索即寄

# 浙 江 興 業 銀 行

## 儲 蓄 部

本行開設二十四年 兼辦儲蓄業務 資本另撥 會計獨立 帳目公開 責任無限 儲蓄種類 現定左列七種 各隨存戶便利 任意選擇 利息 均特別優厚 訂有詳章 承索即寄

- (一) 活期儲蓄
- (二) 特別儲蓄
- (三) 整存整付
- (四) 零存整付
- (五) 整存零付
- (六) 整存付息
- (七) 特別零存整付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八號

西區分理處

靜安寺路西摩路東首

虹口分理處

百老匯路蓬路轉角

杭州分行

三元坊

漢口分行

歆生路

天津分行

法租界廿一號路

河北分理處

天津單街子東口

北平分行

公安街新大路

# 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

潘光旦

生物演化的原則包含三大方面，也可以說是三大步驟：一是變異，二是遺傳，三是選擇。變異是生物所由進展的因子，——是一個進取的因子；遺傳是進展後所由維持進展的程度或狀態而不致倒退或消失的因子，——是一個保守的因子；選擇之為因子，是在進取與保守之中，加以甄別去取的因子；演化的過程所以可以稱為演進的過程，是全靠這個選擇的因子。

這都是常識，理論上就是不學生物學的人也明白，也都承認。但是講起實際的應用來，一般人却以為他只適用於人類以下的動物；到了人類，智慧產生了文化，文化有積聚性，有無限的模範，薰陶的力量，甚至可以轉移人性；所以生物演化的原則就不再適用了。這一篇討論的立腳點恰恰和此相反，認為文化的力量雖大，他不能阻擋選擇的施行，也的確沒有阻擋過選擇的施行；他至多可以轉移選擇的方向，變更選擇的品類，但是對於選擇的原則，始終未曾改動得分毫。

一一

究竟甚麼叫做選擇？生物個體們因為遺傳與際遇的不同，配偶行為的發生有有無遲早的分別，生產後輩的行為有有無，遲早，多少的分別，死亡的行為也有遲早的分別。這三種不同的行為，在人類方面，我們有比較簡括的三個名詞來代表叫做：軒輕的婚姻率，軒輕的生產率，軒輕的死亡率。軒輕的現象，就是淘汰和選擇的結果。同一地段裏，同一時期裏，人物的各種流品，在數量的分配上，因為淘汰和選擇，便有顯著的不同。

上文是解釋選擇二字。

選擇有兩種，一是自然選擇或自然淘汰。一是，在普通動植物方面，人工選擇或人為選擇，在人類方面，可以叫做社會選擇，或文化選擇，我今稱之為人文選擇。人類自有文化以來，受了自然選擇以外，還要受文化勢力的支配。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化，在一時代之內，往往有某派文化勢力特別佔優勢，順之者生，逆之者亡。例如漢朝以後的中國人，凡是比較能殼在孔門或儒家的學說和制度以內討生活的，生存的機會總要大些，配偶的機會也要早些，生兒育女的機會也要多些。這層至今還沒有人切實的研究過，但是正統者和異端者不能共戴一天，至少不能戴得相等，是中外古今通例，可以無疑的。但是說也奇怪，若是我們能看得這些，講起死亡來，不要限於一時代內的個人，而推及他們綿亙幾代或幾十代的血統，

我們就往往發見順之者亡，逆之者生的現象。例如中古時代以至今日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人。舊教把凡是性情溫良，比較能設損己利人的分子一批一批的吸收去當神父，尼姑，和尚；他們是照規矩不能結婚的，所以日子一多，教會越發達，社會上溫良恭讓的分子越少；到得今日，只落了一句優生學家不勝感慨係之的話：The Church has brutalized the Breed of our fore-fathers 這不是順應一種文化勢力的反亡，而違反的反而生了麼？我們總覺得奇怪，歐洲人自己也覺得奇怪，爲甚麼基督垂教二千年，人們的社會行爲，不但不見進步，反見退步，歷屆的戰爭，帝國侵略主義的膨脹，勞資和其他階級間的攘奪嫉妬，無非是損人利己違反教義的行爲；我們又安知道不是基督教自身的選擇作用所釀成的呢？

基督教的人文選擇作用正合着一句俗語：『扳了石頭壓自己的脚。』有這種選擇作用的文化勢力，在近代正多着咧，例如都市運動，婦女運動，高等教育運動。

以上解釋人文選擇四個字。

## 三

我在別處（中國評論週報，第一卷，第三期）討論「中華民族的競存力」的時候，認爲中華民族在自然選擇和文化選擇兩方面多少吃過一些虧，在自然選擇一方面吃的虧特別的大。關於這一點，耶魯大學講師亨丁頓氏在他的「種族的品性」裏有過很長的討論；我在前

年已經把亨氏的議論翻譯出來。（「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據亨氏的觀察，中華民族在這方面所以喫大虧，是因為荒年太多，而荒年之多又因為中國北方和西北方的特殊的氣候風土情形。氣象風土的學問，我不熟悉，不敢多所推測；即使熟悉了，要想加以糾正，我忍大部分也不在人力範圍以內。例如造林一端，似乎直接可以減少水旱之災，間接可以減少荒年，但是西北部沙漠化的傾向決非人力所可阻止，既不可阻止，造林即使成功，也是很有限的；或者天定勝人，勉強造成了也要毀的。這一方面萬一有多大補救的方法，我希望有機會可以向氣象學地質學專家討教。本文的範圍，不得已，只得限於人文選擇的一方面了。

但是我們討論的範圍，還可以縮小一下。剛才講選擇作用，不是有個人的存亡，兩性的配偶，子息的產生三方面麼？關於個人的生死一端，文化的勢力實際上沒有多大力量，一個比較有志氣有能力的人，普通的文化環境未必能永久壓住他，教他起不來，即使把他壓住了，只要他有機會結婚生子，他的志力還可以傳給下代，到那時候，文化的壓力也許就不能繼續維持，終於要給他——他的血統——一個揚眉吐氣的日子。例如以前科舉制度盛行的時候，祖或父終身不第，到了兒子或孫子手裏，便大「出風頭」的。反過來，却往往有一己的生活極端成功，但是因為一時代的風尚，至於獨身，或成婚而不留子息的，例如近代歐美的許多學者。可見文化勢力，影響及個人存亡者小，而影響及婚姻生殖者大。且死亡一端，到了有文化的人類，幾乎成爲自然選擇所由行施的唯一途徑，醫學衛生雖然發達，還未脫離中

國人所稱「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的一句舊話，也可見是不受多大文化勢力的左右的。但是一個人究竟成婚不成婚，早婚還是遲婚，生子不生子，多生還是少生，却很受文化勢力的支配，尤其是在今日。所以我們講到文化勢力的選擇作用，就不妨以婚姻與生產二方面為限。

這樣一來，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就變做：

如何利用已然的現存的文化勢力，和如何產生新的文化勢力，使中華民族裏比較優秀的分子可以取得婚姻生產的保障，取得婚姻率生產率的提高？

所謂已然的勢力，現存的勢力，和新的勢力是很難劃分的；所謂利用和所謂產生也不是兩個完全分得開的手續；所以我們不妨把這問題另外陳述一下：

如何變通現存的種種文化勢力，使中華民族中比較優秀的分子可以取得婚姻與生產的保障或二者效率的提高？

#### 四

講種族改良的人並沒有甚麼迷夢，他一端咬定生物演化的幾條原則，一端要利用一個社會裏已經長了根的若干文化勢力，來實現這幾條原則，實現的結果，便是種族的改進，便是種族競存力的提高。英國學者戈爾登是這派學問的鼻祖，他在三十年前（一九〇一）就做了



一篇文章，叫做法律與輿情現狀下改良人種的可能 (The Possible Improvement of the Human Breed under Existing Conditions of Law and Sentiment.) 戈爾登那時說的是歐美的法律和輿情狀態；我們要顧慮到的是中國的法律和輿情，約言之，即是文化的背景。至於咬定生物演化的原則，那是彼此一樣的。

我以前討論「競存力」的時候，說過中國民族雖然喫了不少的自然選擇的虧，但居然還敷衍到今日，沒有步希臘羅馬猶太印度的後塵，似乎是因為有兩派文化勢力在暗中呵護。這兩派勢力始終並不十分大，但足夠維持我們種族的生命，教他不輕易夭折；別的古代民族，因為完全缺少這兩種勢力，或有其一而無其二，連維持都不能夠；今日思之，我們有了他們，雖不足以自豪，至少也可以自慰的。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先要有了生存，然後可以說繁榮。這兩派文化勢力至少教我們生存到了如今，要繼續生存，要繁榮，却要看以後的努力，本文所討論的，也不過此點。

## 五

這兩派文化勢力是甚麼？第一便是家庭單位主義和家族制度。近人攻擊家族制度的種種理由，我大都承認，但是他有一點好處，這點好處便是二三十年來民族的命脈所繫，他們却沒有看到。要是沒有家族制度，這班人數說的壞處當然不會有，因為民族自身也許早就解

體了。過渡時代往往是一個反抗舊制度舊文物的時期，也往往是進取心迷蒙了理解力的時期，家族制度的整個兒，糟蹋原是意計中事。但是外國學者隔江觀火，往往看得清切，有兩位優生學家說 (Popene and Johnson, Applied Eugenics) ..

A deep desire for that "terrestrial immortality" involved in posterity should be fostered. The doctrine of the continuity of geroplasm might play a large part in religion. It should at least be brought home to everyone at some point in his education.

Man should have a much stronger feeling of identity with his forbears and his progeny.

Is it not a loss to Christians that they have so much less of this feeling than the Chinese? 這裏從優生學的眼光所提出的中國家族制度裏比較最可以稱贊的一點恰恰是國內改造家攻擊最着力的一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八個字不幸和孝字混在一起，當初在廢孝運動的當兒，自然格外的聽了觸耳。但是他的精意和必然的效果無非是剛才那位美國學者所說的「一脈相傳，綿延不斷」罷了。那位學者對於中國文化沒有比這一點更深切的領會，要是他有，要是他聽見過像「承先啓後」，「繼往開來」，「光前裕後」，「源遠流長」，「根深葉茂」一類在西洋文字裏絕對尋不出的成語，他一定可以跳起來！因爲他們便是中國人富有 the feeling of identity with his forbears and his progeny 的表示，再也不會錯認的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一類的教訓至少已經給我們一個綿延種族生命的効用。我說至

少，因為還不止這一點。能體會和實行這八字誠命的，甚至於能夠認識這八個字的，在當日教育不普及的中國，已經不能算是比較中上的分子。在實際上我們也知道，以前上流社會的人雖未必比中下社會的人多生產，至少是生產得一樣，決沒有今日西洋頭輕腳重，愈下流生產愈多的現象。這樣說來，這誠命所維持的種族生命，不僅僅維持而已，些少還有一點推進之功。

不過我們始終不能不承認這種推進的功夫是有限的。爲甚麼？家族制度的種種功用總結起來，不外兩層，種族生命的維持而外便是社會秩序的保障。這兩層功用之中，就在中國，社會的倫理的功用是明的，是自覺的，種族的生物的功用是暗的，是比較不自覺的。所以中國家族制度的尊祖，敬宗，收族三大效用裏，收族始終最佔地位，周代始親同姓，孔子「讖世卿而重同姓」便是偏重家族制度的社會效用和倫理效用的重要表示。到了今日，宗法解體已久，敬宗久已不成問題，挽近因祭祀迹近迷信，尊祖的效用亦漸消失，但是同族的誅求無厭依然是內地社會中顯著的事實。

假定以「十」字代表家族的組織，橫線代表同時存在的族人，縱線的上半代表已亡或未亡的祖宗，下半代表已生或未生的子孫。我們歷來的自覺的努力，就大半用在橫線上，現代改革家所攻擊的種種，十九是在橫線上用力太過的許多弊病。

至於縱線上呢？我們的努力，雖比其他民族爲多，用現在的眼光看來我還嫌其不夠。不

但不夠，並且嫌其用得輕重失當。縱線不是有上下二半麼？但是我們的努力却十分之七八是放在上半：「尊祖」便是完全偏在上半的，「敬宗」爲社會性的行爲，但尊祖敬宗，也只照顧到縱線的上半。至於下半呢？有後主義似乎是偏重下半了，但是因爲怕不孝，才想有後，不是爲有後而有後，實際上還是偏重了上半。「繼往開來」，「承先啓後」一類的話實在並沒有完全做到，「繼」和「承」的功夫太多，「啓」和「開」的功夫不足。縱線上的功夫，中國人最大的成績還是在「慎終追遠」一端。

根據上文的議論，我以爲我們從種族改良的觀點，宜乎提出兩層變通的辦法。爲要革除因偏重橫線而產生的種種弊病，同時又好教大部分的精神灌輸到縱線上去，我在二年前提出了所謂折中的家庭制度。（參看拙著「中國之家庭問題」）就是橫面看來，家庭的單位愈小愈相宜，一家只宜有一房，其他房分，依次成立，便依次分出去，自成單位；但是縱面看來，每家所能籠罩的代數愈多愈好，活的普通總有祖孫父子三代，死的近的仍宜歲時紀念，略遠的至少有譜牒的記載，也可以存紀念的微意。一家後成數房的，紀念和記載可以分別履行外，老輩可以分期輪流侍養。一切務使血脈相承的觀感始終可以激發而不消失。

這是關於折中家庭制的實際的組織。關於此制的理論方面，我很採取英國人文主義者歇雷的說教。歇雷從種族改進的觀點看去，認爲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各走極端，於個人和社會雙方都能顧到的一種人生哲學應當以家庭爲中心單位，即家庭主義。歇氏自己說：

We might ask them (the politicians) to contemplate a fundamental fact of social life, which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never properly appreciated, and is now in danger of forgetting altogether. It is simply this, that THE BIOLOGICAL UNIT OF HUMAN LIFE IS NEITHER THE INDIVIDUAL NOR THE STATE? BUT THE FAMILY.

It follows that the first condition of social prosperity is an organization which is biologically sound, and that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ism are both profoundly wrong, and dangerous to human survival, if they cannot satisfy this first condition.

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不相宜，因為各走極端。可以「執兩而用中」的是家庭主義。舊式的大家庭制不相宜，西洋式的小家庭制也不相宜，因為各趨向極端；大家庭像一個小社會，是一個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小小模範區域；小家庭則又偏向個人主義方面，是近代個人主義發達後的產物；唯有折中制，在社會效用方面可以救大家庭之失，而在種族效用方面，却可以保留大家庭的得；其對於小家庭，則所補救與保留，恰與此相反。

第二種變通的辦法是於「慎終追遠」的觀念以外，別倡「敬始懷來」的觀念，好教凡是成家的人少向已往看，多向未來看，少向祖宗看，多向子孫看。縱線上的前瞻後顧，論理應當相等的，但是因為以前太向已往的看了，今日似宜矯枉過正一些，要更多的向未來看。

方本引張的幾位西共專家，關於此一語，更有幾句圖文並茂。一也說：

It may be urged in opposition that such conceptions (the feeling of identity with one's forbears and one's progeny and the like) are dangerously static and have thereby harmed China. But that can be avoided by shifting the balance a little from the progenitors to the posterity.

原字一也說：

There are at present in existence two great social schemes which have shown great vitality and power of endurance, and attained a high degree of civilization... I refer, of course, to China and Japan. Both these states have in our day undergone enormous revolutions and are still confronted with stupendous problems in adjusting their economic and moral order to the new situations created for them by the contact of an aggressive civilization which was technically their superior. It seems probable enough that their intelligence and statesmanship will succeed in assimilating the technical methods and material and military advantages of Western science, but no one as yet can hazard a guess as to what will be the spiritual effects of Europeanization on the fabric of their beliefs and institutions. But if these can be adjusted to the new knowledge,

if science can be absorbed without destroying the moral unity of the family, if the ancestor-worship of the animist can be developed into the descendant-worship of the eugenicist, one can see no reason why there should not be prognosticated for both of them a rosier future and a more assured continuance than for our European societies. . . .

一個民族真能深體而力行「謹始懷來」的大道理，許多優生學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敬始」，就是「謹婚姻之始」，就是注重婚姻選擇，確定婚姻選擇的標準。「懷來」就是眷念着未來的子息，眷念云者，不祇是指望他們來到，並且要在未來之先，給他們一個就存的強有力的準備，就是給他們一個健全的遺傳，要是不能給他們，就不必望他們來。因為要給子息們一個健全的起點，就更不能不注重姻選和姻選的標準。婚姻並不是個人的終身大事，乃是一血統一種族的終天大事，因為不謹慎選擇於先，定要抱恨終天於後；一人娶妻出嫁，不祇是娶一個單個的女子或嫁一個單個的丈夫，牠實在同時把他的十七八代的祖宗都給娶上，或同時嫁給了他的十七八代的祖宗。領會得這種種見解，才能較「謹始懷來」。

## 六

第二派文化勢力，和中華民族二千年來的生命有密切關係的，便是選舉制度。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既是：甄別與挑剔，他和人文選擇自不能無正面的關係：這層道理即不必敷陳事

實，也可以明白的。選舉的選擇，原以個人爲單位的，但因為和家族制度同時存在，婚姻生產的行爲，大家認作一種義務，所以經過選舉制度甄拔的個人，在競存力上，總要比未受甄拔的佔些優勢。魏晉六朝行九品官人之法，極重門第，選舉必稽簿狀，甄別的單位幾乎變做家族而無復個人；那時候選舉制度的甄別作用和他的人文選擇作用幾乎混而爲一。

選舉制度和家族制度一樣，也有二大效用，一是社會的或政治的，一是種族的或生物的。但是前者是顯明的，自覺的去尋找的，後者却絕不明顯；這也和家族制度一樣。選舉制度爲國家羅致可以作政治設施的人才，可以爲鄉邦表率領袖；這種種效用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此種人才和領袖因而多得生存生殖的保障，因而得綿延其血統於不替，却並不顯而易見。選舉制施行後第一步的效果是定流品，流品越高，社會身分越高，婚姻選擇的範圍越狹，選擇的標準越嚴；故家大族，流風餘韻，因而可以歷久不墜，民族有故家大族的領袖，也得以歷久而不衰微滅亡。上文提到英人歌雷關於家族制度的話，現在在選舉制度上，他也有幾句鑒賞的評語。他推敲羅馬之所以滅亡，認爲最後的原因還是生物的，還是在民族中比較卓越的血統，得不到文化勢力的保障。他把中國和羅馬比較，普通認爲羅馬所由滅亡的種種文化勢力，中國都有，但是中國始終未滅亡，所以然者，因爲中國另外有一種文化勢力爲羅馬所無，這派勢力就是選舉制度；他說：

*For after all most of these causes of decay may be seen operating elsewhere, without*



leading to a complete collapse. In China, for example, they have merely produced a stationary civilization. Why should not Rome have remained stationary like China, which has always turned and absorbed her barbarian conquerors? The only vital difference I can see in the two cases is that for 3000 years China, irrespective of the quarrels of her dynasts, recruited her administrators by a competitiv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the classics, and that this somehow picked out the best brains.

這又是過渡時期中當局者瀰旁觀者清的一個例子。歐雷認為中國民族歷來所由保世滋大的唯一制度，也就是三十年前一班講維新的學者們攻擊最厲害的一種制度，也就是梁任公先生以居然能夠打倒引以自豪的一種制度。在這一點上，選舉制度的命運和家族制度的命運又是大致一樣。

選舉制度究竟有過多大的種族效用，尙待切實研究，不過我們不妨截取歷史的一段，比較的仔細端詳一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比上文所說更實在一些的論證。我覺得是可以的。魏晉六朝行九品官人之法，分別流品最嚴，那時候在社會交際上，也就最講門地主義，婚姻是實際上最重要的一部分，自然更受門地主義的支配。那時候的婚姻締結，只限於幾乎指頭上數得清的幾家：大族若王，謝，衛，羊，庾，劉，溫，桓，等，轉輾爲婚，或相互爲婚，在血統上成爲一個大組合。隋唐改變選舉的方法，流品之分，雖不像以前嚴密，但兩晉六朝門

地主義的風氣，依然很強烈；李慎因爵位不及族望，雖以清望歷要官，和人家通信，只敘隨西而不敘官銜。李是當時四大姓之一，其餘是崔，盧，鄭，稱做四門鼎甲。但當時還有太原王氏，是兩晉六朝傳下來的舊家，資格較四姓還要老，於是四姓爲婚，爭向王氏；李肇的記裏說：「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銀鏤王家」，銀鏤二字，指金質而銀飾的貴重物品。當時世家大族之受重視，於此可見一斑了。

當時這種姻選的風氣，弊病雖多，但因爲多少不能沒有客觀的標準，結果也頗有值得鑒賞的。我在此舉兩種成績，認爲和選舉制度所造成的門第主義婚姻有密切的因果關係。一是魏，晉，六朝，三唐，書法的深造，尤以兩晉時代爲登峯造極，而在當時最足以代表的自然要推王衛二族的人物。王氏自王曠至王淳之，前後出書法大家九人，王羲之七個兒子，出名的六個，衛氏自衛覲至衛夫人的兒子李充，前後也出了八九人。何以在書法發達的時期中，這二姓特別的發達呢？書史會要上說：「王與衛世爲中表，故王曠得蔡邕書法於衛夫人，以授羲之」；普通看了這種記載，只了解王衛二氏書法在表面上的師承關係，而不知師承之下，固別有生物的根據在，這個根據便是書法天才，再加上好幾代近親結婚的功夫，教他越來越卓越，越來越濃厚。簡而言之，魏，晉，六朝，三唐書法的發達，是因緣於門第主義的婚姻；兩晉比較的更發達，是因爲門地講得更嚴格；王衛二氏的特殊發達，是因爲門地的講究而外，再加上好幾代的血緣結婚。門地婚姻通行既久，自然而然變爲血緣婚姻，這是一定

的趨勢，當時這一類血緣婚姻一定很多；當譜牒一派學問最發達的時候，有所謂「中表之簿」的，也許就因為作締結這一類婚姻時有所參攷，才發生的，至少因為這一類婚姻很多，不能不於普通婚姻之外，加以記載。

九品官人法造成的門第婚姻再有一種貢獻，就是人的品貌長得整齊。這一層不比書法，記載當然更要缺乏。但零星的文字上的證據還不算少。晉書裏講到男子人品整齊的至少有下列幾個人：裴楷，陸雲，潘岳，王恭，衛玠，王衍，石苞，嵇康，王戎，王蒙，韓壽，桓溫；六朝各朝正史裏也有類似的記載。其餘各朝正史列傳中，講到品貌美麗的絕少，唐書稱「美姿儀」的似乎只有二人：崔湜，盧承慶；但是這二人居然都出在上文所稱四門鼎甲之中，就是出在最講門地婚姻的人家，也是很有趣的一點。這一類記載的多，既推晉書第一，推論起來，各時代品貌整齊的男子的多，大概也要推晉朝第一了。並且當時愛美的風氣，似乎也比別的時代為發達，潘岳的「擲果盈車」，衛玠的「觀者如堵」，王蒙的「破帽」，居然有許多女子要搶；讀史到此，好像讀了希臘神話；兩性間彼此愛美的神情，竟可以這樣的自由表露，真可叫絕！並且當時有種種形容姿容美麗的名詞或短句，後世大都未能繼續通用；王恭「濯濯若春日柳」，王戎「爛爛如巖下電」；當時又喜歡把「玉」做譬喻，「璧人」，「連璧」，「玉山行」，「藍田美玉」，「玉山將頽」，「瑤林瓊樹」；又喜歡用神僊做譬喻，王恭，王衍，杜洪理，蓋道，陶洪業，都有過神仙的雅號。這種種都是在別的時代

裏不多見的。爲甚麼？因爲在別的時代裏，比較的不講求婚姻選擇，至少選擇的標準中，不注重品貌的端正。

此外別有一點可以附帶提及，就是兩晉六朝時人善談吐，正史上有記載的至少有衛玠，王衍，王儉，李縉，元善，幾個人。兩晉清談之風盛行，自然也有他物質的根據。

統觀兩晉六朝的人物，確有其特異之處，而其所以特異的原因，我以為直接是門第婚姻而間接是九品官人法所養成的流品觀念。隋唐而下，因爲選舉制度始終維持，所以這種風氣也始終存在，但都沒有隋唐以前的強烈。近代此風最盛的要推蘇州一隅，和他的鄰近州縣。蘇州是近代科舉最出人才的地方，講起品貌來，也最出秀的地方，談吐也比較最蘊藉流利的地方，這三端同時存在，居然和上文講的兩晉時代一樣，當然也不是偶然的符合。

不過二千多年的選舉制度，總算起來，也只給了我們一個祇夠維持的文化，談不上多少發揚光大。爲甚麼？這又好像家族制度一樣，也因爲有兩個很大的毛病。第一是政治作用太大，第二是選擇的標準太狹太少。

分別流品，是選舉制的社會的也是種族的效用；爲政府得官員，是他的政治效用，除了兩晉六朝行九品官人法外，其餘如徵辟科舉等辦法大都太偏重選擇吏才方面；雖還不至於像近代的文官考試完全爲挑選官員，但當時已經有不少弊病了。大家爲了想做官，才加入考試或其他的挑選手續，就是毛病；比較清高一些的人，也許就裹足不前，而應試中選的反爲比

較庸碌之輩。及既作官，因為種種原因，生活上亦未必得到圓滿的保障。假設能多注重些流品的區分，叫入選者不論在何種業務裏，即不一定作官，也可以得到社會的看重，即得佔競存的優勢，人文選擇的效果豈不是更可以收得圓滿些麼？

歷代選擇標準的狹窄是無須說得的。隋唐而上，比較廣些，隋唐初用科舉，唐用三科十目，比較最廣，例如明算一目，可以甄拔數學天才高的人出來。宋制已甚狹，熙寧貢舉新法，幾乎只考經義。元朝試四書，始以朱子章句集註為限，明以後用八股，方法上雖較以前略有客觀標準，而範圍始終為宋元之舊。試問在這種制度之下，人才的種類會不會多？有一些科學天才的人，在這種選擇標準之下，有否出人頭地的機會？我四年前雖經為文討論到這一點：

科舉制度為自來社會優秀分子自拔於社會之唯一階梯，故其範圍之廣狹，方法之寬密，攸關社會選擇問題者至重且大。如專以文辭取士，如隋大業時制，則專攻經義或他術者必在被擯之列；反之，如專尚經藝，如宋熙寧時制，則擅文學或他術者且不受人景仰；積久執社會之牛耳者，大多數將如出模鑄，其思想相似，其觀念相似，其行事操守莫不相似，而社會進步之機不絕如縷矣。不僅此也，思想操守不能完全離天稟而獨立；富理想者宜理學，多情緒者宜詞章，善邏輯者宜科學宜考據；是則選舉範圍之廣狹不僅影響一時代社會之流品，抑且波及種族之流品矣。其為禍為福，不更遠大耶？（留美學

生月報，第十一卷，第三號。）

科舉制度取消已二十餘年，孫中山先生的考試院的建議，似乎是預備把他在原則上恢復過來。不過最近南京考試院的工作完全是偏在文官的甄拔方面，絕對談不上區分流品那一層精義。我們對他也就沒有甚麼希望。

不過我們以後要從人文選擇的路徑，把中華民族的品性重新整頓起來，一種籠括的，科學的，嚴格的甄別流品的制度，和家庭制度一樣，是絕對不可少的。

## 七

選舉制度與家族制度都發源於孔門的社會哲學。孔門社會哲學是一個承認並且看重差等現象的哲學，和近代人文生物學家有許多暗合的地方。因為注重差等，所以孔門社會哲學裏，對於感情和理智的運用，有這樣的一段話：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親親有殺，即是家族制度所由成立的中心理論；尊賢有等，即是選舉制度所由成立的中心理論。關於這點，我以前曾經另外特地討論到過。（留美學生季報，見上）現在要說的是：若要利用家庭與選舉二種制度的人文選擇的能力，我們對於孔門的社會哲學，宜乎再加以估定和變通，而引爲今後優生教育的初步。

總括一句：

一、我們要在孔門的差等的社會哲學的基礎上，利用了生物演進的種種原則，來造成和推行一派適合中國背景的優生教育。

二、要根據以前選舉制度的背景，和近代個別心理的原則，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甄別流品的制度，好教門地婚姻，從此可以得到若干客觀的新的標準。

三、要利用一種大小適中的家庭制度，來維持祖孫一脈相繼的舊觀念和培植「謹始懷來」的新觀念，好教子女的產生，成爲一種有目的有標準的任務。

我要說的止於此。我於普通優生學家所時常提出的二種方法，幾乎隻字未說。普通所稱積極的優生術便包括早婚，生育解放，相當的種族通婚，和近親結婚等；消極優生術又包括生育限制，隔離，絕育等等——我都沒有說，因爲我認爲他們都是次要的問題；他們在外國可行，在中國也可以行，並沒有地方性或民族性的限制。尤其是因爲我認爲只要人文選擇的勢力可以積極行施之後，他們都可以近刃而解的。

我在「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六號裏，發表了一篇「江蘇通志增輯族望志議」。陶希聖先生看見了，就在第三卷第九號的「新生命」裏發表了一篇「科學的復古與族望制度」，深深的替我「惋惜」。如今陶先生要是看見這一篇「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我不敢說他要替我哭了！我很感謝陶先生的關切。

光旦附識。

# 我們要財政管理權

羅隆基

——什麼是預算制——

整理財政，居然又成爲很時髦的題目。南京蔣主席最近發表一篇整理內政的文章。他主張實行預算制。宋子文部長這一二年來亦屢屢以預算制相號召，時機到了，我們應該讓蔣主席，宋部長，及一切的當局，知道什麼是預算制。

國家預算制是國民直接或間接批准政府每年的收入和支出的一種制度。

根據這種定義，預算制就是人民行使國家財政管理權的一種制度。蔣主席宋部長等主張實行預算制，倘使他們的命意是今後國家的收入和支出，要經過國民合法代表機關的批准，這種主張是我們國民贊同並擁護的。倘使所謂預算制者，是指財政部或幾個政府要人或財政會議等機關所產生的一種財政上數目的計劃，並不須經過人民的批准，人民依然只有担負國家財政上的義務，沒有管理國家財政的實權，這種制度不是預算制。這種冒牌的預算制，不是今日人民的要求。人民對這種預算制不能贊同，更不能擁護。



預算這個字，是從西文的 (Budget) 一字翻譯過來的。字的本意在英文方面是「錢袋」「荷包」「衣袋」之類。英國人民取得了國家財政管理權以後，借「柏格提」Budget 這字來代表人民批准政府每年的收入和支出的一種制度。十八世紀法國革命以後，人民漸漸的取得了財政管理權，「柏格提」Budget 這字亦慢慢的流行於法國了。如今「柏格提」已成政治學和財政學上一個專門名詞。他有特別的含意。他的含意，照我的定義，是：

「國民直接或間接批准政府每年的收入和支出。」

這種定義不是我個人的杜撰。法國學者司托姆 (Reaumur) 在他的「預算制」那本書裏，這樣的說：

「他們最好把預算當作國會的法案看。他不是單單一個統計表或賬目。」

司托姆的預算的定義是：

「國家的預算是一件公文，他包括公家的收入和支出上預先批准了的計畫。」

這裏應注重的是「批准」兩字。預算制不止是經濟的問題，是法律的問題。預算制固然計畫怎樣收入，怎樣支出。預算制更重要點是收入上如何取得法律上的根據，支出上如何取得法律上的根據。所謂法律上的根據，就是在收入或支出上，得到人民的允許。允許兩字，就是司托姆定義裏的「批准」。

預算制是指國民批准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制度，這可以拿英法等國以往和現在的事實來證明。

人民取得財政管理權最早的是英國。「任何賦稅，必須得到人民的批准」，這是英國很早的法典。麥克雷(Macaulay)在他的英國史上說：

「這種權利（指人民批准賦稅的權利）是起原很早的。爲其早，所以沒有人能確定其起原的日期。他是從「皇帝不經國會同意，不能立法」這個原則上產生出來的。」

麥克雷在同一書裏，又說：

「英國沒有一個法典上沒有注明這條原則。他是散見英國各法典中，並且，更要緊，他已經深深印刻在英國人的心上。英國的政黨都公認英國的基本法典是不認皇帝不經人民代表的同意可以公佈法律，徵收賦稅，蓄養軍隊的。」

英國歷史家司達布斯(Stubbs)在他的英國憲政史上，亦認爲「賦稅必經人民同意」的法典，在十四紀末年(Richard II 1377—1399)已經成立了，他並且相信大憲章(1215)中「不經議會承認，皇帝不得徵收軍役代價稅(Scutage)」這一類的規定，已可算人民管理財政權的起點。

在十七世紀初年司徒亞提朝(Stuart Period)時代，詹姆斯第一(1603—1625)查理士第一(1625—1649)幾個皇帝，想根本推翻人民管理財政權的法典，激起一六二八年的人權說帖，

和一六四二年的英國革命。

人權說帖第一條就說：

「不經國會同意，無論何人不得強迫繳納任何禮物，公債，樂輸，賦稅。」

這種條文，查理士第一在一六二八年六月七日蓋章承認。查理士不能遵守這種法典，又成爲「人權說帖」後二十餘年間人民和皇帝衝突的焦點。亨浦頓（Hampden）之流，甯願到倫頓塔監獄受痛苦，拒絕繳納二十先令的賦稅，就可以看見當時人民對財政管理權的重視。

司托姆說：

「在那二十三年（一六二九——一六四二）的紛爭時期中預算制問題的討論，影響了當時英國的命運，實無疑義。捐輸的問題，使皇帝不得不時時召集國會；捐輸問題的討論，使君民間的仇恨日益深切，使人民爲他們的權利作堅決的奮鬥。最後依然是遠涉賦稅，特別是「海軍代償稅」（Ship—Money），成爲人民革命的近因……」

讀這一段短文，我們就知道一六四二年英國的國會爲什麼革命，一六四九年查理士第一爲什麼被殺。

司托姆又說：

「建設專制的政府，徵收不經國會同意的賦稅，一六四八年以前的皇帝與復辟後的皇帝，同出一轍。他們這種態度，在不同的時代，得到同樣的結局」

我們又知道一六八八年的革命，重要的爭點依然是人民的財政管理權。維廉第三即位的時候，在人權條文上，於財政管理權即重新加以規定。人權條文中之一，說：

「凡一切賦稅的徵收，不照國會通過的手續或逾越國會規定之時期者即為違法。」從此，英國人民批准國家收入的原則穩定了。皇帝倘無激起革命的胆量和決心，絕對不敢再違犯這種法典。

英國人民且利用一六八八年革命的機會，在財政制度上，做進一步的改革。維廉第三即位以後，國會將皇帝私款與國家公款嚴格劃分；皇室的開支與國家的開支，都要經國會的通過。

這就是英國人民取得批准國家收入與支出的一段經過。這就是英國預算制成立的歷史。自然，今日英國的預算制，在編製的技術上，在款項的分配上，在立法機關批准的手續上，與前相較，有許多變更，有許多進步。然而法律上的根據依然如此：預算制是人民批准政府每年的收入和支出的一種制度。

「不經人民同意，不納賦稅，」這種原則，在法國歷史上亦是很早就發現了。在一四八三年，法國的代表大會(États Généraux)曾經這樣宣言過：

「從今以後，倘不召集代表大會，不經代表大會的同意，不得向人民徵收賦稅。」

這種原則，在一六一四年至一七八九年中並未為法國皇帝所重視，確為事實。然而「不得國人同意，不得徵收任何賦稅」這種法律，始終並未取消。一七八九年代表大會的召集，原因就在當日的巴理門 (Parlement) 堅持非經大會同意，不許徵收賦稅。人民財政管理權的紛爭，的確是法國第一次革命的導火線。

一七八九年六月十七，法國的「全國大會」(National Assembly) 又這樣宣言：

「從今以後，賦稅的批准權，完全在國民手裏」

從這時候起，法國的一切憲法，大半都有上面這樣的規定，人民批准國家的收入，從這時候起，漸漸得到法律的保障了。

一七九〇年，國家的法律又把皇室用費與國家公費嚴格劃分。國家一切開支，從今後亦須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人民批准支出的權利又到手了。在拿破崙第一與拿破崙第三的時代，人民的財政管理權曾經幾次動搖。那是暫時的破壞，不是永遠的消滅。從一八七五年起，直到如今，法國人民的財政管理權，沒有被政府侵犯過。這是法國人民取得批准政府每年財政收入和支出的經過，這又是法國預算制成立的歷史。

我們引證了這些歷史事實，目的就在說明這一點：

「預算制不是指國家財政上預先的統計或款項上預先的支配的一種計劃，是國民批准政府每年的收入和支出的一種制度。」

不止英法是這樣。我們檢查目前文明國的法典，那一國沒有一國會通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規定？我們檢查目前一切文明國家的財政制度，在什麼國家，不經人民同意，政府可以任意徵收賦稅，不經人民同意，政府可以任意開支公款？收入要人民預先的同意，支出要人民預先的同意，這纔是預算制！

我們現在又回到中國整理財政問題上來了。我們如今不埋怨政府的苛捐雜稅，只問政府的一切收入，得到了人民同意了沒有？不責備政府的虛耗白費，只問政府的一切開支，得到了人民的同意了沒有？如今政府的一切收入和開支，姑無論賬目怎樣，法律上的根據在那裏？所以關於財政整理一層，我個人的主張，先談法律，後談經濟。

國家財政，在法律上必具的條件，應該如此：

- (一) 不得人民同意，政府不得強行徵收任何賦稅，公債，樂輸。
- (二) 不經人民同意，政府不得任意分配並開支國家的收入。
- (三) 國家的款項不得移作私人團體的款。

要這三條法律上的原則成立了，纔談得到預算制。實際上，不承認上列三條原則，亦無預算制之可言。(一)(二)兩條原則，這裏用不着解釋。第三條，「私人團體」我們是指國民黨說的。根據宋部長的報告，我們知道黨費每年四百萬元是列在國家開支之內。國民黨不

應執政，是另一問題；執政的國民黨不應由國家供給黨費，另爲一問題。後一點，在世界各國裏找不出先例來的。部份的國民的組織，全體國民担負其費用，無論用什麼論理或法理來講，是站腳不住的，服務國家的黨員，他們是官吏，他們領了公家的薪金，不應再索報酬。通常的黨員，我們小民沒有供給費用的義務。國家供給黨費，是把黨放在特殊的地位，把黨員看做特殊階級，這與民主原則根本違背。國民黨的權利，非黨員的小民享受不到的。憑什麼我們要担任一種無權利的義務？「沒有代議士，沒有賦稅」，非黨員担任黨費，與上面這條原則，距離太遠了。國民黨的收入和支出，非黨員不能過問，這與人民管理財政權的原則，距離更遠了。要預算制的成立，這種財政上公私不分的弊病，非先糾正不可。

最後，我總結我這篇文章的大意。

預算制不止是經濟的問題，是法律的問題。預算制是人民合法代表機關批准政府每年收入和支出的制度。我們如今的要求，不是財政部在國家的收入和支出上一個預先的通盤的計劃，我們要我們應有的財政管理權。

## 蜿蜒：一隻小鼠 (Arabesque: a mouse)

A. E. Coppard 著  
徐志摩 譯

在一路都是崇高的買賣與禮拜的建築的大街上有一所高而窄的屋子夾砌在一家咖啡廠與一家鞋匠鋪的中間。這屋子有四層通陡陰沈生回音的樓梯，在頂層上，一間滿聞著陰乾蘋果與小耗子味兒的屋子裏有一箇中年男子坐着念俄國小說，直念得他自以為是發瘋了的。時間是不早了，戶外的夜是又黑又凍，下面的走道上是杳無人跡，昏沈得不可辨認，這時候他合上了他的書，在無燄但還亮着的爐火前木然的坐着。他覺得他是疲倦了的，但他還不能安息。他瞪眼望着板壁上的一幅畫，直望得他想哭；畫是 Titian 的一張彩印，一箇喫奶的孩子窩緊着他媽的胸膛，她坐位的後背掛着一架黑鑲邊的鏡子。這是極聖潔與裝飾的一幅畫，雖則它那人體的畫法是古怪的。那人儘着望，心裏轉着念頭雖則眼裏空空的不見什麼，直到那煤氣火的嗤響聽得他發恨。他站了起來，隔滅了火，坐在暗屋裏想借安逸的爐溫來靜定他的心。他正想開始和自己談話的時候，一箇小耗子從相近壁爐的壁腳板的一箇小洞裏爬了出來，急咻咻的跑進了爐圈裏去。那人素來就嫌惡這些陰惻惻的夜晚的東西，但這一箇耗子是小巧機靈得動人，它的小神兒怪得好玩，所以他輕輕的把他自己的腳從爐圈上移開了，簡直頗有興味的坐着看它。那耗子沿着爐圈的陰影裏挪着，到了爐邊，坐對着光亮，用它的前爪



摩着它的腦袋，耳朵與稀小的肚子，倒像它是在這暖氣裏洗澡，這時候忽然飛快的，爐火萎了，一塊煤燼吊了下來，驚得那耗子一霎眼遁回了它的巢穴裏去。

那人把身子向前向着爐架，他的手放上一隻「袋燈」。轉上了光，他打開了火爐旁邊一箇櫃子的門。一箇櫃格子裏放着一箇鉤着乾酪的小捕鼠器，用一箇鐵絲彈簧做的，它一下來就鏗破不防備的不留心的小耗子的背。

「下流！這樣下流」，他想，「利用活東西的餓來毀它。」

他一把抓起了那架空器像是要把它擲了火裏去。

「得，我還不如讓它留着吧！這地方耗子實在鬧得太厲害了。」他還有點兒躊躇。「我希望那小東西別過去把白簡兒的小性命弄丟了。」他頂小心的把那機關又給放了回去，關上了櫃子的門，又坐了下來，滅糊了燈。

關於這樣事情世界上還能第二個人有他那樣的怪僻氣與無主意！就是他的媽，多能幹多美的媽，就是她也會笑話他的孩子氣的驚慌。他記起怎樣在他做孩子時候有一次，他的約新妹生了不多幾天，一家要好的隣居給他「晚飯用」的一捆紮住腳的死百靈鳥送他回家。那些雀兒的可憐的死樣難過得他眼淚直冒；他嚼着一路奔回家，直跑到廚房裏，這兒他發見了正在進行中的異事。天已是昏暗了；娘在爐火跟前跪着。

「媽！——他輕輕的叫。」

她望着他的淚臉。

「爲什麼了。斐理？」她問，也笑他的驚奇。

「媽！你做什麼了？」

她的胸衣是敞開了的，她正擠着她的奶；長而細的奶流對着火裏直沖，嗤嗤的響着。

「斷你小妹妹的奶」，他媽笑着說。她捧着他的訝異的臉，緊貼着她的胸膛的柔和的溫

暖，這一來他全忘了他的死雀子。

「媽，我給你來」，他叫，這一動手他發見了他媽的胸口裏的心的跳動。

這他覺得奇怪極了，雖則她不能解釋給他聽。

「幹麼這兒跳？」

「這要是不跳了，小兒子，我就得死，天上的父就來帶我走，你再也不見我了。」

「上帝？」

她點點頭。他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膛上。「喔，你摸摸看，媽！」他叫。她解開了他

的小褂子，拿她的熱手心感覺那輕柔的「滴，滴」。

「美！」她說。

「這是箇好的嗎？」

她親吻他的笑盈盈的嘴唇。「它跳得真，它就是好的。你得叫它常常跳得真，斐理：叫

它永遠跳得真。」

她的聲音裏有一箇歎息的虛影，他也覺得一些悲哀，因為他是穎慧的。

小心窩裏一陣的狂喜他親着他媽的胸膛，勸慰似的低聲說：「小媽媽！小媽媽！」這一快活他全忘了他的死雀子的害怕；他居然幫着他媽淨了烏毛，用棒條串着它們烤熟了當晚飯喫。

下一天是一箇烏黑的日子，在這一天上孩子飽嘗了悲慘。一隻披黃鬣的大栗色馬在那小巷裏撞倒了他的媽，一架重實的貨車在她的身上碾了過去，壓壞了她的一雙手。在痛苦的呻吟中她當時被送到醫生那裏去把兩隻手都給切了。那晚上她就斷氣。有好多年孩子常常夢壓着拉斷了的臂桿兒的恐怖，儘淌着鮮紅的血。可是他當時並不會見到因為她死的時候他正是睡着在那裏。

正當這已往的傷慘顯現在他的眼前，他又覺察到了那小耗子。一陣的厭惡把他的神經全給綑緊了，但不久他又寬鬆了下來，因為那小耗子實在是一箇極招人的小東西，他對它不由的發生了一種容忍的趣味。它的走動是古怪的一頓一頓的急竄，不時歇下來摩挲它的腦袋或是搖晃它的晶亮的耳朵；它的耳朵簡直是透明的。它一眼描着了一塊紅的餘燼，它就不猜疑的跳了過去，……尖著鼻子嗅……嗅……直到它燙着了駭跳了回去。它會學一個貓似的蹲著，在火溫裏閃閉着眼，或是瘋魔的急跑着像是跳舞，然後側身一滾，橫躺着把它那柔軟的

腳爪擦着它的腦袋。那位愁人儘看着它，看它一樣樣賣弄它的把戲，到臨了它似乎要休息了，就在它的後股上出了神似的坐着，坐得正正的，神氣異樣的靈通，像一箇稀小的哲學家；然後煤塊又嘩的一聲吊了下來，那小耗子又不見了。

那人在火跟前坐着，他心裏滿是不可名狀的悲慘。他自從長大成人，他有的是精神的火熱的義勇，同時也有間或的反叛性，這樣的性情使他的同伴覺得他是過分嚴峻不可親，而在自命正直的人們看來這祇是放肆。「公道與罪惡」，他要叫喊，「財產與德性」——全是矛盾！在一個公道的世界裏不能有罪惡，在一箇德性的世界裏不能有財產！——趁着思想的一種動人的誇大與明察的忠實，他把他的二與二加在一起，然後他彷彿欣欣的，如同在什麼顛倒的夢境裏，把該得交給拿破崙的東西，比方說，整箇兒交給了西薩！但這類的事情不能在一一般人都極端看重財產再加自傲他們的德行與公道的傳習的一箇世界裏輕易不受干涉的過去。他們倒是可以容恕他的口過，但他們不能容恕他的悲憫的同情。所以他非得去尋覓思想更和諧的男子與清白的不含糊的女人。但挫折的傷人是更甚於利刃；他變成了懦怯——一種不是畏懼而是驕傲的懦怯——年歲的加增更使他轉入了人類的厭惡，易於招受瑣碎的悲傷與懊喪，一腔的情感，容易空也容易滿，直到他自己後來明白他的悲傷是多半成心的，他的懷喪多半不實在的，因而他變更了主意來專一為美而生活——這是安靜——守候她的挑逗的手撫摩到他的身上。

這時候，一邊那小耗子在櫃子裏尋東西啃，一箇香艷的迴憶兜上了他的心頭——他想起嘉雪亞以及他倆唯一的會面的美譜。嘉雪亞，她有這般富麗的紅髮，還有一雙眼，可不是嗎，她的眼裏滿亮着星光的驚異，如同小耗子的眼。這是狠久了的事情，他記不起他怎麼會到那裏面去——那箇新奇的虛幻而鮮艷的事物的軌道——一箇村莊的節會，全是喫的喝的。他記不得他怎麼樣到那裏去的，但在夜裏，在那大廳上，他和嘉雪亞跳到了舞——真的又清白又不含糊！——她的來到就比是玫瑰叢中吹來的風，直吹進了他的心窩。

「我能猜得着」，他對她說，「你在世界上最喜歡的是什麼。」

她笑了。「跳舞？對的，你呢？」

「得到一個知己。」

「我明白，我明白」，她喊說，親摟着他表示她的意思。「啊，有時候我很愛我的朋友——直到我起頭奇怪他們是怎樣深的恨我！」

他當時就愛上了她那沈靜的澹白的臉，她那異樣的富麗的頭髮光亮如同深秋的團聚的青銅，她那丁香色的衣服，她的一身所有的香甜如同一叢百合的鮮葩。他們一同偷聽到兩箇鄉老頭兒胡嘮着些病與喫，他們笑得什麼似的！

「一個蘿蔔有的是好精神」，一個人說，一個叫蜜蜂叮了一口就會腫得出奇一類的胖子，「它嫩的時候真有好精神，一長老可就跟別的東西一樣不相干的了。」

「是真的。」

「我愛喫蔬菜，是的，我也愛喫麵包。」

「跟我到外面去」，嘉雪亞對斐理低聲說，他們就走向黑暗裏去，那一定是個花園。

「這兒涼快」，她說，「也清靜，可是太黑了，黑得你的臉我都看不見——你能見我的不？」

「月亮要到天亮以後才升起來」，他說，「歐椽鳥在你家煙囪邊唱的時候它在天上照得亮亮的。」

他們靜靜的留神的走着路，直到他們覺得夜氣的冷。音樂沈悶的回音穿度了牆圍到他們的身畔，一響又停了，他們聽到遠處樹林中一隻狐狸的叫聲。

「你冷了」，他低聲說，他的懦怯的手指輕撫着她的袒露的頸背。「真的，真的是很冷了」，溫存的引他的手包窩着她的下頷與臉的曲線。「我們進去吧」，他說。明知他渴望著的愛的歡暢已是近在手邊，他却拿穩了主意不往前進。「回頭我們再出來」，嘉雪亞說。

但屋子裏的舞會正已經停止，樂師們在收拾他們的樂器，一羣羣的跳舞的人有走回家去的，有到屋子那一頭供給飲食的一箇木台邊去。那兩箇老鄉下人在那裏敞開了大嘴。

「你聽我說」，一個說「什麼東西都沒有貓頭鷹的肝油好。沒有錯兒，沒有錯兒！這忽兒肚子裏裝些東西進去，就不怕天亮的涼風了！」

斐理與嘉雪亞站在他們的旁邊，但台上的人擠得多極了，斐理站不下跳了下去。他就在台下站着仰起頭對嘉雪亞崇拜似的望，她這時已經披上了紫色的披肩。

「給斐理，斐理，斐理」，她說，把她最後一口的麵包肉塞進他的口裏，也把她的盃露啤酒給他喝。他裝作神氣飛快的一口給喝乾了，把玻璃盃往牆上一擲，一拓手把嘉雪亞抱在懷裏，叫着：「我來抱你回家去，整個的送你回家，一路我都抱着你！」

「放我下來！」她叫，打他的腦袋，拉他的耳朵，他抱着她在將散的舞客人堆裏衝出去。「放我下來呀，你這瘋子！」外面的那條巷是黑極了的，夜是一張烏黑的網，他抱着那女子往黑暗的深處走。她的膀臂圍着他；她替他認路，每回他碰着牆，經過一條小溝，或是她的美頭髮在一株小菩提樹的樹枝上鉤住了的時候，她就更緊緊的抱住他。

「可不能鬆手，斐理，聽見了沒有，別閃了我」，嘉雪亞說，她的口唇貼緊在他的太陽角上。

他的頭腦像是要爆裂，他的心在胸口裏盪着，但他崇拜在他懷裏的她的豐盈的肢體。「這兒是了」，她喃聲說，他抱了她走上了一條小路，再過去到了她的家，在一個有草地的小園裏，樹頭熟蘋果的香味與玫瑰花的穠艷疏散在空中。玫瑰與蘋果！玫瑰與蘋果！他抱了她一直走上屋子的前楹，她溜了下來，貼緊他站着，她的一隻手還板着他的肩頭。這一放鬆他才得欣快的喘回一口氣來，靜靜的站着，望着滿綴明星但沒有月亮的天。

「我倒不想你有這樣的力氣，看不出你有這樣大的力氣；你真的是極強壯的」，她低聲說，她的頭顱向着他。解開了他的褂子的扣，她把她的手掌按着他的胸膛。

「喔，你的心跳得什麼似的！它跳得真不真——它跳是爲了誰？」

在一陣熱戀的沖激中他抓緊了她的一隻手腕，叫着：「小媽媽，小媽媽！」

「你在說什麼了？」那女子說；但他還不及往下說屋子裏聽得有人走出來的脚步，與門扣的聲响。

是什麼了？是門响還是……還是……那捕鼠機的扎响？那人在他的屋子裏坐直了用心聽着，神經又跳動了，等着那機關鏽死那小哲學家。等他覺得已經完事了，他在黑暗裏伸手去找那把燈，把光給燃上了，打開了那櫃子的門。把燈光正照着那機關，他看得奇怪極了因爲那耗子正對那機關在它的後腿上坐着，沒有帶住。它的頭是低着的，但它的珠似的眼滿亮着晶光，它坐着眼光一閃一閃的，它不逃。

「唏！」那人說，但那耗子還是不動。「爲什麼它不走？唏！」他又說，這時候他忽然明白了那耗子的怪模樣的緣由。那機括並不會完全帶住它，可是切斷了它的前脚，那東西竟蹲着那裏像人似的舉着它的流血的兩隻殘腿，驚呆得不能動了。

這使得他感到極端的驚怖，但他忍住了他的厭惡，伸手過去迅速的把那耗子的頸皮撮了起來。那小東西一扭頭立刻把它的小牙齒咬緊了他的手指；這就像是一隻針的輕輕的一刺。



他的一股子勁又萎了。把它怎麼辦呢？他把他的手放在背後，他看都不敢看，但除了立刻，快快的，快快的把它弄死還有什麼法想。喔，叫他怎麼的弄死它呢？他俯身下來對着火像是要把那耗子擲進將次消滅的火燄裏去；但他停頓了一晌，打了個寒噤，他得聽它的叫，他又非得聽。難道叫他拿手指捏死它嗎？他對窗子一望，有了主意了。他一手打開了窗格，一揚手把那受傷的耗子向黑暗的街上遠遠的擲了下去。急急的關上了窗，他在一張椅子上萎頓了下去，身體發軟，心裏難受得連眼淚都淌不下來。

這樣子他坐着過了兩分鐘，五分鐘，十分鐘。惶急與羞愧使得他全身發汗。他又打開了窗，冰冷的空氣衝了進來，他呼了口氣。抓了他的燈，他一口氣跑下有回音的樓梯，跑上黑暗的空虛的街，徒然的尋不見那小哲學家，直到他再也支撐不住回他的屋子去，發着抖，骨頭都凍硬了。

等他暖了過來他把那機括拿在手裏。那兩隻小腿掉在他的手裏；他把它們往火裏擲了去。然後他又把機括給安上了，小心的把它放回櫃子去。

# 我的教育

沈有乾

## ——何君自傳的一章——

我的父親是信胎教的。在我還沒有出世的時候，他就教我母親讀聖賢書籍，看美人相片。他們因為沒有法子知道我生出來是男是女，所以兩個計畫同時進行。原來我父親並不是聖賢，我母親更難算美人。尤其因為如此，他們特別希望得到一個聖賢的兒子，或美貌的女兒。我母親很愛又麻雀，我父親本來就不很贊成，在這實行胎教時期中，當然不能再容忍下去。因此他們不免要發生小衝突，我至今引為遺憾，想當時一定更是深抱不安。我後來讀生物學心理學，記得教員對於這胎教問題曾有一翻討論，並且似乎得到一個我當時認為不可推翻的結論，可惜現在記不清楚這結論是承認還是否認胎教有效。假定胎教有效，我不曉得我母親不讀聖賢書不看美人相片時，我的品性面貌還可以壞到什麼地步。

我生出來後，他們就把我緊緊的包起來。手脚捆得一點不能活動，比坐監獄還不自由。我起初還表示反抗，後來無可如何，也就慢慢的習慣了。我當初雖是不舒服，我現在很了解大人保護我身體的苦心，並不怨恨他們。並且我後來在家庭裏社會裏種種經驗，都指示我束縛自由是保護我身體安全不可缺的條件。一出世就把手脚捆起來，豈非一個再好沒有的訓

練？

我起初當然吃母親的奶，身體長得很快。那時因為我吃的東西和大人吃的絕對不同，完全想不到大人的食物有什麼好吃。後來奶不夠吃了，而我母親以為固體的東西吃了一定比液體的東西有力，所以很早就獎勵我吃餅乾米粉一類東西。我覺得這種東西變化多些，不像奶的天天一律，吃吃倒也不錯，管他蛋白質維他命夠不夠。我因為吃餅乾米粉，有時看見大人也吃這些東西，就漸漸曉得食品的味道對於大人小孩毫不歧視的。從此大人吃什麼我就要吃什麼，大人吃飯的時候，也要和他們同桌吃一樣的東西。有時家裏有客人來吃飯，大人便要不許我同桌吃。但是經我小小吵鬧之後，客人一定替我疏通，達到目的。有時客人來吃飯帶着小孩，我母親總是給他們東西吃，不許我多吃，我心中很是妒忌。我問母親為什麼愛人家孩子，不愛我，她說不是不愛我，怕我多吃了東西肚子痛。我後來想想這句話的意思，總不大明白。難道人家的孩子不會肚子痛嗎？還是我母親因為討厭他們，故意多給些東西他們吃，要他們肚子痛呢？

我很早就發現哭是我達到種種目的的唯一工具。不論要食物玩具或母親，非但非哭不可，而且一哭就成。當然，很多時候，大人總不免要和我理論一翻，我有時也覺得他們的話很合情理。不過他們的情理儘管是情理，我要什麼還是要什麼。我也不懂大人有什麼根據，以為他們可以拿理論來改變我的行為。我這哭的工具非但應用很廣，而且有效的時間也長。

我一直到十幾歲的時候，還是覺得他比旁的方法效率高。我現在子女成羣，這工具當然不堪再用。但我已發現一個和哭一樣有效的方法。我現在的工具是拍桌怒罵，實在也是哭的變相。

我從小母親抱慣，不要別人。稍稍長大後，仍要母親時時刻刻在一塊，尤其是睡的時候，若非母親陪着，怎樣也睡不熟的。因為我膽子很小。鬼這樣東西，我雖然始終沒有見過，而聽見人家提起，非常害怕。非但人家講的時候害怕，就是我偶然想起了也不免害怕。我因為小時不離母親一步，到了十幾歲出門讀書的時候，還要時常想着她。碰到做事困難的時候，恨不得她來替我代做了。有天晚上，我夢見母親穿了白衣服來尋我，醒來不覺嚇得一身是汗。後來我偶然讀到一本心理分析的書，才了解這夢的意義。原來我的潛意識中充滿了愛母仇父的心理，換句話說，我是有伊迪潑司康潑勒克司的。

我的不肯離開母親，正和我躲避父親一般。父親不時要責罰我。有一次我因為他一隻金表好玩，拆開來看看，拆的時候沒有想到會裝不起來。我起初以為我不會裝，父親萬能，自己一定會的。不料他也不會，把我痛打了一頓。我從此看見種種東西，雖有好奇心，想拿來研究研究，總不敢多動。父親的責罰我，我起初以為完全是我自己不好，後來漸漸覺得一大半時候是他自己發脾氣，借題發揮。有時小菜不好，他飯沒有吃飽，有時外面回來，大概吃了別人的虧，便在我身上出氣。我幾次經過這種經驗之後，發明了一個免去父親責罰的方

法。並不是不做壞事，因為那樣不會有效力，而且也不必的。這方法就是預備些父親愛吃的東西，看他脾氣不大好的時候，尤其是我做了錯事的時候，供獻出來，那就沒有事了。

我因為從小家裏管得非常之嚴，初次脫離父親勢力範圍時，覺得沒有人再能管我，痛快極了。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車，乘客還不十分擁擠，所以我兩旁都空着半個坐位。後來人慢慢多起來，有一人走到我身旁，說請你坐過去些。因為他說話時態度不十分客氣，我不覺沈下臉來，回答道，我坐車要你管！說着就不理他。事過之後，我自己想想，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也不曉得當時為什麼這樣不講情理。不久在一本變態心理學中看見有一段講到一個有神經病的人，他每次乘火車，不問時刻，隨便什麼時候到車站去幾個鐘頭的老等。人家問他為什麼不看看開車時刻表，他說，我！我還要管他的時刻表！我高興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後來經心理分析家的研究，曉得這人從小在家裏在學校裏被人管得很嚴的。

我初到學校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先生指着書上一個人，問我這是誰，我答道是人，先生把我大罵一頓，說誰不曉得是人，你若不曉得是誰，不要瞎說。過了幾天，另一先生指着書上一棵樹問我是什麼。我當然曉得那是棵樹，可不曉得是什麼樹，當時還沒有忘記第一位先生罵我情形，所以就不做聲。那知道這位先生又把我嘲笑一翻，說這麼大的孩子，難道樹也不懂。我得了這兩次經驗之後，覺得先生是一種奇怪而可怕的東西，他們專門問我所想不到的東西，專門罵我嘲笑我。因此我一直到中學大學的時候，教員問話，總不大高興回答的。

有時我曉得我知道怎樣答法，並且一定不會錯的，並且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回答。但是我不曉得教員肚子裏轉什麼念頭，想想還是不做聲爲妙。有一年輪到一個數學教員，教授法與衆不同，他似乎喜歡學生多講話。他說，除了正確的答話以外，要算錯的答話最好了。但我這時已經有了講堂裏不做聲的習慣，要說話非常費力，並且我對於這位先生的誠意還有些懷疑。誰知道他不是要學生講些錯誤的答話，做他嘲笑學生的資料？

我在學校讀書，雖然各種成績都還不壞，其實我除了做文章確實學到些本事外，對於其他科目，是毫無興趣的。我覺得最沒有道理的是實驗室中的工作，一個科學原則，課本上已經講得明明白白，爲什麼還要自己費工夫去試驗？果然，有時試驗的問題課本上還沒有講到。但是碰到這種問題的時候，我不曉得教員所要的是什麼結論，更使我沒有主意了。記得有一次地理教員大賣氣力，講地是球形，我想又沒有人在那裏和他辯論，爲什麼從這方面證明了還要從那方面證明，豈非小題大做嗎？後來學校裏孔教會請了個叫做蘇中宜的來講地面是平的，我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和同學討論，大家也都承認他已經把哥白尼的地球繞日說推翻了。好在地圓也罷，地平也罷，地靜也罷，地動也罷，我那時已不讀地理，不怕攷試時要問。

我從小曉得，和朋友來往，要講禮讓，要講面子，要講信用。因爲和人吵鬧要被大人責罰的，做事不體面要被人家譏笑的，失了信用要被人家瞧不起的。後來在學堂裏也聽到些愛國

公德等話，不過我覺得這種東西做起文章來講講固然很好，並沒有什麼實行的價值。我替公共機關辦事，和公共團體來往時，覺得不會得罪什麼人，也不會失自己面子，值不得太認真。譬如替一團體寫封信，我又用不着具名負責，寫個別字有什麼要緊？（我最近曉得外國團體往來信件，還是要個人具名負責，我想是件很不方便的習慣。）譬如借用公衆的錢，過期不還，人家也不會問我要的。我所最討厭的，是團體開會討論事情。開會的時候，我非萬不得已不開口，開口時也只說些是好好或正反兩可的話。因為若要發表我真正的意見，總不免和別人有反對的地方，認得的朋友當然過不去，就是不相識的人也不好意思。而且事情是否辦得好，我又不能預料，若發表了意見，便留下痕跡，改變態度時，要引人注意。所以多一句話不如少一句話，看大家樣子贊成，也就默認算了。好在通過議案是一事，實行又是一事。討論時我雖不反對，實行時若有必要我儘管可以不合作的。

我在學校每次做文章，經先生批改，我細細研究，慢慢分得出好壞，並且漸漸歸納出幾條原則來了。我初做文章，以為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別人說過的話不可再說，而現成的字句不妨採用。後來曉得文學界最好的習慣正和這相反。他人的意思可隨便採用，而字句却必須重新做出來。總之文章祇要文字通暢，不一定要傳達什麼特別的思想。譬如這篇「二郎廟」，我當初覺得毫無意義，現在才領會他的好處，可惜的就是還嫌短些。

夫二郎者，老郎之手，大郎之弟，三郎之兄，少郎之父也。二郎有廟，廟前有樹。

人皆謂樹在廟前，吾獨謂廟在樹後。

做文章非但別人的意思不妨抄抄，自出心裁的思想是絕對不受歡迎的。有一次我做了一篇文章，自己以為很好，先生搖著頭說小孩子不應做翻案文章，有傷福澤的。還有一層，一篇文章一定要歸束到一個道德的原則，否則不算好文章。文章的結論，用不着邏輯來證明，可以從頭就假定如此，然後引些似是而非的事實，以壯聲勢。若怕人家攻擊，最好引幾句有名人物的話。不過引什麼人，須隨時代而變化。我在小學的時候，先生最喜歡我引孔子孟子。在中學的時候，最時髦是引外國人的話。有幾次我自造個噱哩咕囉的人名，把我要說的話放在他嘴裏，好在中文教員不通西洋史，不辨真假。現在叫我做起文章來，當然要引孫中山先生，並且千萬務必稱他先總理，雖然我並不是國民黨黨員。我自從發現了這些秘訣以後，文章做得一天好似一天。後來學校裏鬧風潮，學生會推舉我做宣言，訴校長的十大罪狀。當時有幾個年輕的同學，還沒有了解作文的秘訣，批評我那篇宣言，說十大罪狀裏五條的意思重複，三條是說校長家庭狀況，和校務不相干，其餘兩條也沒有說出證據來。其實我自己做的文章，對於這層，豈有不曉得的。不過若要免重複就數不出十條來，若要不提家事，指出證據，更沒有罪狀可說了。但是我想這種理由祇可各人自己心裏明白，不能用言語傳達的，所以對於那幾位的反對並不表示什麼。好在同學裏有一部份是能夠完全了解我意思的，大多數雖然還不懂其中的道理，却也不像那發言批評我的幾位認真。恰巧還有一位熱心勝過他理智



的同學，那天慷慨發言，痛罵反對的自己不會作文，有意挑剔，分明是校長的走狗。我接着就請主席付表決，當然就通過了。從這次成功之後，學生會的宣言都是我的作品。經過多次練習，這類文章我非常擅長。這十幾年來，政局變化不定，通電的人才最受歡迎，我雖然換過好幾個老班，始終沒有失業，全靠這一藝之長。最近我替某總司令發一個自願下野主張國是和平解決的通電，各西報都譯出登載。我讀了譯文之後，覺得通篇口氣誠懇，真有使人不能不信之處，想必是我英文程度不夠，還不能得到文章的真意。後來看見評論欄中主筆先生發表對於這篇通電的意見，分明有額手稱慶的氣慨，才曉得外國人竟以為這篇文章可以十足兌現的。講到這裏，我想着美國某鐵路公司，因為飯車上無骨雞裏發現了骨頭，指壞客人的牙齒，被法庭判決，賠償美金五百元。（諸位要曉得，美金五百元現在合成中國錢差不多有二千元呢！）我雖然佩服美國的物質文明，不禁感歎他們精神文明的幼稚。他們的主筆法官，還這般以辭害意，他們的程度，不過和那兩位反對我訴校長十大罪狀宣言的小學生一樣罷了。

我剛才說過，我這幾年沒有失業，全靠做文章的本領。但做一秘書，薪水有限，我現在居然已有綁票的資格，出入要用保鏢的，這些錢是怎樣來的呢？原來我在學校讀了二十年的書，什麼經濟財政也都研究過，却始終沒有得到我後來憑自己觀察發現的發財祕訣，這我不能不怪學校教育的不濟事了。不過有一點也不能不歸功於學校教育。我讀心理學時，記得智

力的定義就是適應環境的能力，我的人生觀完全根據適應兩字，那發財祕訣祇是應用這原則的一端而已。我初到上海時，有一次坐電車到靜安寺，問賣票的幾分，他說二十二分，我就給他二十二個銅元。那賣票的把銅元接去，口中說聲等一等，並不就給票我。過了一站，他給我張十八分的票，說對不住。我一看之後，以為他欺我初到上海，怒不可抑，破口大罵。賣票的並不睬我，輕輕說道，豬頭三，大家是中國人，幫幫忙有什麼要緊，何必像煞有介事。後經旁人說明，票價是要二十二分，我也可以坐到靜安寺，賣票的是措了電車公司的油。我聽了之後，慢慢的氣平了下去，並且還覺得自己可笑。從此之後，我拿二十二個銅元買票時，輕輕對賣票的說，等一等給張十八分就興了。後來我想賣票的措油，既靠我的合作，何不和他利益均沾，索性給他二十個銅元，說等等給張十八分就興了。我這類的經驗很多，這不過是我適應環境的一個例罷了。外國洋鬼子常常笑罵中國社會黑暗，人心腐敗，根本他們就不明白中國人適應環境的本事，不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道理。

# 說小作創之行刊店書月新

## 篇長

**天問** 陳銓著 實價一元二角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著 實價一元六角半

**留西外史** 陳春聲著 實價五角

「阿麗思中國遊記」是近年來中國小說界極可珍貴的大創作。著者的天才在這裏顯露得非常鮮明，他的手腕在這裏運用得非常靈敏。

現在留西的潮流到了極盛時期，人人等着聽他們的佳話和笑話。但是巴黎，柏林，倫敦，紐約，地方那麼多，城市那麼大，生活那麼複雜，風俗那麼奇怪，一部「留西外史」，要不是專門研究文學，留法多年的春隨先生，是寫不好的。

## 篇短

**小點** 陳衡哲女士著 實價五角

**花之寺** 凌叔華女士著 實價五角半

**好管閒事的人** 沈從文著 實價六角半

**蜜柑** 沈從文著 實價五角

**聖徒** 胡也頻著 實價四角半

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

「好管閒事的人」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

「蜜柑」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

「聖徒」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這是一部作者從自己十年來的大作品中選出來的。

店書月新號五十九路馬四海上所行發總

## 精神的伴侶

秋聲

他是個主張精神伴侶的人。

這本不呢爲奇，他是學美術文學又兼愛什麼哲學的人。譬如說，美術時常使 he 想到裸體美人，文學時常使 he 想到伴侶；那末，哲學更給他來上個「精神的」，你能說他不是「學以致用」嗎？

春天到了，他的伴侶的主張也更加強硬了。美麗牌的香烟，一天抽五包。桌子上也每天加五個美麗的畫片。

貓中了春瘟，三更六夜，儘在窗外叫。這使他更加睡不着，翻來覆去的嘆氣。但他並不抱怨貓。他說他們這樣是應該，所恨者，是「可以人而不如貓乎」。

黃昏時候到街上散步，眼是特別尖。連招牌上的「女」字都不放過。如「女看護」「女理髮員」「女星相家」之流，是無論了；就是「坤班戲」「坤鞋店」「坤書大鼓」的「坤」字，「產婆」「媒婆」「巫婆」的「婆」字，「盲姑」「尼姑」的「姑」字，雖不如「女」字之純潔鮮嫩，他見了也嗓子裏發癢。有一次人家門旁的租帖「如有問租者，請進」，他看成「女有問租者，請進。」這不能不使他抱怨眼鏡入春後不中用了。不是換上新的「克魯

克」後，他又把筆墨店的招牌「文房四寶」看成「女房四寶」了。

杏花半謝，春風越發猖狂。竟至攢裙入袖，在身上摩挲起來，他於是乎羨慕春風。

他一次黃昏散步，在一家短牆裏，見了位女性。也許是剛從學校回來，頭髮蓬鬆着，扯去了襪子，露着白嫩的腿腳，嫵洋洋坐在樓下看書。

這天晚上，貓雖未叫，他也通宵沒睡着。

第二天他是看着手錶去的。腿却不見了！樓下的矮凳上，擱了一雙褪下來的肉色絲襪子，還有雙嬌紅色的襪帶落在草上。他學過哲學的腦筋，這雙絲襪子也滿發他聯想幾夜的了，何況再加上那雙紅色的襪帶呢！

又是一晚沒睡着。

這是第三個晚上，天將放曉了，他朦朧中看見那又白又嫩的腿，翻在一幅紅綢被上，他飄飄然貼近了床頭，冒冒然揭開了紅被，呀……「哇……嗚，哇……嗚」窗外的貓叫。他醒了，心在突突的跳。

「討厭的東西！……快點……再接上……」

他又在飄飄然了。

「哇……嗚，哇……嗚，哇……嗚」。

他爬起來抓了本書，拼命的打出去。

貓聲是寂了，夢也不成了。

此後，他的論調更加強硬，他主張自殺了。這雖給他未學過哲學的朋友們不少的驚異，可是不久有人看見他常於上燈後在一家窗前徘徊，窗裏的紅燈人影，至使他在那兒呆呆的站上幾個鐘點，於是大家也就明白了。

仗着一位朋友的努力，他在一個晴暖的夏日，居然行了結精神伴侶的禮。

論起媒人來，這位朋友當然是首功，可是哲學一點說，鄰家的胖貓也有吃喜酒的資格。那兩條白嫩的腿，絲襪子，紅襪帶是更直接的媒人，就連「文房四寶」也該有個分兒。

對於他，這「居然」結了婚，幾至疑心是夢，況且「居然」又是第一個晚上！在進睡房的時候，他真像作夢的飄飄然了。可是他「居然」貼近了床前，又「居然」揭開了紅被，他「忽然」又怕起貓叫來！可是貓並沒叫。於是乎他「自然」不再羨慕春風了。

幾月以來，他的精神的確是很好。河邊散步的地方，常有他的大脚印，緊緊的貼着他太太的小脚印。電影園子門口，也常有他的兩條腿緊緊的挨着裹在肉色絲襪子裏圓圓的兩條腿。至於跳舞，他却不會。也會發奮學過幾次，但終趕不上那音樂的節拍。一根像棍子般的

身子在跳舞場上一攢一跳的，弄的許多的女子掩了嘴，自家的太太也紅了臉，這也只好作罷了。總算美中不足的事！但在新婚的夫妻們，即有這點小小的缺憾，那又算什麼呢？

可恨者，學校上課太早。每天早晨課堂裏，學生都到了好半天，他纔慌張張的趕進來。學生們也體貼，只一笑。他也紅了臉一笑，便盡在不言中了。

下了課他便一溜烟溜到家，只恨洋車夫不長四條腿。至於街上什麼招租帖子，筆店招牌，「如有問租者」也罷，「文房四寶」也罷，反正他再也沒有工夫看。

晚上貓叫也罷，狗叫也罷，反正他睡覺不怕狗叫，作夢也不怕貓叫。

自殺，此調久不彈矣。

風吹窗外的樹葉子響，已是夏盡秋初的天氣了。太太也越出落得漂亮，蓬蓬的頭，攜着紅紅的腮，新製的銀杏綠的夾袍，緊裹着盈盈軟軟的腰身。何怪乎他上課晚呢？

朋友，怪東西！新結婚是要不得的；結婚久了，又是少不得的。據說他們有時也會覺出沒有朋友的寂寞。說也奇怪，他學校的舊朋友，近來到他家的絕少，雖然他是個喜歡朋友的人，而太太又那麼漂亮。

他的朋友們也都稱讚他太太的美，只是在她跟前大家找不出什麼話講。說到電影，大學教書的人們也就滿般外行的了。提起跳舞，打牌，更使漂亮時髦的太太們笑掉牙！

秋季開學後，他有一門功課得寫講義。於是他陪太太到電影園子的次數減少了，太太臉上的笑容也因而淺淡了。譬如說，以前太太的笑，是繞在兩腮紅潤的笑窩上，現在呢？只在鼻子裏面打個轉身兒。

天馬影戲園新到了哀艷第一大名片，太太頭三天就知道了，他還沒聽說。直到那天在晚飯桌子上，太太三番兩次提到今晚有好影片，他還是想着那講義今晚若預備不好，明天就一準糟糕。

太太的晚飯沒吃好。

電影九點一刻開，已經八點半了。

太太來過書房兩次，一次比一次不耐煩。第三次是再也忍不住了。「你到底去不去？」太太下了哀的美敦書。

他從書本上抬起那雙累得昏替無光的眼問道：「那裏去？」

「上課去！」她嘴一撇，身子一扭，出去了。

他的心從書本上醒轉過來，太太的背影已經在門口了。他一直趕到睡房裏，太太已經面向床裏躺下了。他假過去用手揉着她的胸脯，說了幾句受過訓練的丈夫都會說的話，她才爬起來拭一拭淚，骨朵的小嘴一開，笑了。那一對動人的笑窩！

她趕緊的洗了臉，重新又勻了粉，輕輕的在唇上點了一點胭脂，又換上裁縫剛送來的一



件淺紫雲緞旗袍。看看已過九點，只好叫輛汽車罷。

在休息五分鐘的空當，她很高興的評論那頭一幕的情節，可是，他莫有回響。

太太一轉臉，見他在那兒拿本書又像預備講義的樣子，一句話剛說一半就打住了，同時腮上的一對笑窩也消滅了。

天氣漸冷，大家都換上棉衣了。太太心裏想念一件灰鼠皮袍，他却沒想到。

一天太太臉上好久不見的笑窩出現了，歪了頭向他說，「我昨天出去看皮衣，大新有一件灰鼠女袍，只要一百九十塊錢，真不貴！」

這一百九十塊錢使他想起前天剛借用了下月的薪水。而太太面上的笑容，又似乎使他非再借不可。但是他這遲疑的回答，已經把太太面上的笑容趕走了，待他開口，太太已賭氣似的一轉身回到睡房去了。

在吃晚飯之前，他喘吁吁的抱了那件灰鼠皮袍走進來，太太腮上那對笑窩便報酬了他的辛苦。

太太的晚飯吃的很高興，他也很高興。

又是一年的春天了。晚飯後他客廳裏常有不斷的客人。可不是從前那一般儀容不修的朋友，而是些頭髮擦得很亮的客人們了。這些客人，不但舉止談笑很漂亮，據說打牌，跳舞，

看電影，也都在行。他，做丈夫的，縱使努力開前車，也還那兒趕得上！

河邊上不見了他與太太散步的脚印，牆外邊透出了他家裏打牌的聲音。

他家裏添了新朋友的踪跡，太太臉上恢復了以前的笑容。舊朋友家中添了他的踪跡，却不見了他臉上以前的笑容。

他見出老來了。他不但像初結婚後的他，也並不像未結婚前的他。他是變了！

朋友談到「伴侶」問題，他也不開口；談到「精神的」伴侶問題，他更不開口。他的確是變了。

一天他從學校裏趕回家吃午飯，下午一點半還有課。可是，太太這天又輸了錢，牌打的也更熱，那能分心去想著給他按時預備飯！直到他進門才想起。這已經是來不及。他只好再夾了書包，望着客人們笑了笑，空着肚子又趕回學校去。

他晚上預備功課忙，客人又有不來的時候，太太出門打打牌，當然是人情之常。至於看電影，他自己既不能奉陪，那末，那雙肉色絲襪子裹着的兩條圓圓的腿，便貼在旁人的腿邊走進電影園子，又何嘗是人情之變呢？

太太近來晚上常常出門，已經是由偶然而變成固然的了；他在地上走來走去的等，也已經由固然而變成偶然的了。

月色到了半夜分外的晶澄，春風吹得樹影子在窗上微微的搖動。他一個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電影是早該完了，爲什麼她還不回來！

他似乎在回想，回想他將近一年結婚的生活。想到初結婚的快樂，也想到近來幾個月的新異樣。他不能抱怨他的太太。太太之不能陪他談論他所要談的話，也正如他之不能陪太太跳舞，打牌，看電影是一樣。太太與他的舊朋友合攏不來，也正如他同太太的新朋友合攏不來是一樣。他這纔想到性情不同的問題。越想越發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牆上的鐘已敲一點了。靜聽門外還沒有太太腳步的聲響。

窗外的月色更加明亮，窗上的樹影也更加清晰。

貓在牆頭上叫，他在床上嘆氣，一如一年前一樣。只是貓的叫聲，還是一年前一般的狂熱。他的嘆氣，却有點異樣，不似一年前的悵望，而是……他想到以前的主張：

精神的伴侶！

# 落花

受天

沿着溪邊兩旁種着許多花木，高的，矮的，白的，顏色的，種種都有。因為這些花，那條小小的溪也就增加了無限的畫意，尤其是在春天的時候，各種花木都大家不相讓地穿上了美麗的衣服，狼整齊地在兩邊排着班，幾乎把牠整個的包圍住了。

至於那條溪的本身，自然也有不少美的成份。牠的水是長久不涸的，一年四季都是在溫柔地，靜恬地流着，唱着那聲調和諧的歌曲，而且，因為牠是這樣的清澈明朗，所以我們不獨見到那些快活自在的小魚，就是連那小魚產下的更小魚，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兩旁長着的花，有時因為經不起一陣放恣無禮的狂風，有時因為燕子和鶯兒在牠們面前打仗，更有時因為無端地受了外來的侵掠，於是狼容易便夭折了，變做疏疏落落飛着的蝴蝶兒一樣。不過蝴蝶兒是不會飛到水裏去的，而那些落花却像有意似的飛到溪裏。溪裏的流水，似乎什麼都不覺得，牠無心地把落花帶着一齊走，不知走到那裏才是盡頭，也不知走到那裏，才曉得落花是跟着牠一齊走。

現在有一個人很像落花一樣的可憐！

離城很遠——因為交通不便，所以說遠。——有一個小村落，這裏只有幾十家住戶，居

民很少和外界接觸的機會，所以風氣倒還儉樸勤謹。他們有的耕田，有的種桑，養蠶，無論男人女人，除了那過於老大，或是過於幼小的人外，簡直可以說沒有閒着沒事業做的大百姓。

那個村的土地又好，一年兩熟，成績總是樂觀的多，因此村民個個都安居樂業，快樂地過他們的鄉村生活，雖說不上世外桃源，也可說是不可多得的半塊乾淨土了。村裏和村的週圍，都有很美妙的風景，綠綠的草坡，清清的池塘，深蔚的樹林，秀媚的遠山，都是我們在城裏的人不易得到的天然的美麗，因此愛好天然的美麗的城內人，有時也會來這裏換換空氣，雖然這不是常有的事。

是一個盛夏的黃昏。山上已漸漸沒有太陽的影子了，天空中滿佈着一堆一堆的晚霞，反映在輕茸茸的草坡上，隱約地替牠染上了一層若有若無的顏色。月兒也從雲裏露出頭來了，不過未斂盡的陽光，還不肯讓她施展。

這時候，大家都吃過晚飯了，祠堂面前的大草場，便堆着一班愛聽故事的後生們，等候亞就伯來說洪秀全做反，義和團打洋鬼子之類的半有歷史意味的故事。有的留心時事的人，便圍在大榕樹底下開談話會，把他們懷疑的，自以為是的，從間接又間接得來的種種新聞，拿出來大家討論一下。這班人中，有的說寧願去當兵，不耕田，因為去當兵容易發財。有的說當兵好危險，也不見得一定會發財，不如去入共產黨，因為入了共產黨便一世自在，一世受用不盡。有的說不怕今年沒收成，只怕兵大哥來搶穀米。有的說搶穀米也沒要緊，但

求共產黨不要把他們的田屋也共了去。到底還是那個去過城裏回來的，說得較有見地，他說：「現在太平得多了，共產黨也通通殺死了；現在做官的都是好人。」

有的不喜歡聽故事的人，和沒資格談時事的人，便也各自去尋他們的快樂。有的去方才一班大水牛在洗過澡的池塘裏洗澡，有的拿了竹筒和油燈去竹樹坡捉蟋蟀。

阿彩姑不愛聽故事，不會談新聞，也自然不會去池塘洗澡和去竹樹坡捉蟋蟀。晚飯完了，她換過一身沒有汗氣的衣服，拿了一把大葵葉做成的團扇，依然像日間一樣的赤着腳，靜悄悄地走到竹樹坡對面的草坡來。這草坡雖然並不十分高，但是從那裏可以望得狠遠，幾乎全村的景物都可以望見。她一直走到最高的尖頂，然後停了步，仔細地向四面瞧了又瞧，像在找尋什麼一樣，但結果又似乎什麼都找不着，便頹然坐下來，身子斜倒在地上，把手托着頭，作半睡的樣子。她的眼睛定了似的望着前面，不經心地搖着手裏的葵扇。晚風把她的頭髮吹亂了，有一部份已經蓋在她的面部，然而她還沒有覺得，連撥也不撥牠們。她顯然在深刻地想起一件事，一個人。

暮色已經模糊起來了，堆滿着晚霞的天空，也漸漸平淡沒了色彩了，幾顆像會閃眼的明星，和一輪亮晶晶的月光，在茫無際涯的空中徘徊着，似狠孤零，又似狠自在。阿彩姑仰着頭和月光打個照面，心裏突然起了一些徬徨，覺得她的心事已經給月光照透了一樣。好在一會兒月光便給黑雲吞進去了，許久還不肯吐出來，眼前的影子，也就晦暗了許多，可是她印

入腦袋裏面的那個影子，却還一樣的明朗，絲毫沒有晦暗過。

隨風送來了一陣抑揚的，淒戚的瓊瓊玲聲。阿彩姑聽了立即興奮地坐起來，向西面聽一聽，雖然還沒聽着什麼，但她已明白又是那個城裏來的哥兒弄的奇怪的樂器了。她雙手抱着膝，頭部低到胸際，連動也不動的坐着，沉思更深刻了一點。瓊瓊玲的聲音是多麼令人呀！牠不留情地敲着阿彩姑的軟弱的心頭，叫她又感着徬徨，又感着紛擾。她的心弦在劇烈地震激着，正和瓊瓊玲上面的弦線一樣。

黑雲把吞進去的月光吐出來了，大地也就露出一些淡淡的光影，這時候瓊瓊玲的聲音也停歇了。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瘦長的少年，慢步從草坡後面走上來，一個瓊瓊玲在他的腋下挾着，顯明地告訴我們他就是阿彩姑所說的城裏來的哥兒。他行近她的身邊，不介意地看她一眼，什麼表示都沒有便望着草坡前面走過去了。阿彩姑在他走過之後抬起頭，凝然望着他背後的瘦長的影子，一直到他過了橋，轉了灣。

四五天前的事立刻在她的心頭湧上來，也可說是立刻在她的眼前倏忽幻滅着。

記得是在一個天陰的下午，她和她的娘在田邊摘芥菜，那個哥兒便在那個時候走過，一個赤着腳的生面男人，給他背着一個深黃色的皮篋，因為他行得大步而又輕率，所以他的大皮鞋幾乎踏死了一只出世沒久的黃毛雞仔。她的娘說城裏來的人都是輕率的多，但她自己却覺得那個哥兒不特不輕率，而且狠斯文，又狠活潑。

五點鐘左右，亞就伯來了，他說要和他們借一只肥母雞。她的娘狠慷慨地就答應了他，因此亞就伯也忠實地告訴他們借雞的原故。他說他家裏來了一個哥兒，是他舊主人的兒子，因為放什麼暑假，要來這裏住半個月，養養身子。她的娘問明白了才知道就是剛才幾乎踏死了黃毛雞仔那個後生。阿彩姑聽了也開心起來，一半爲着亞就伯的要求，一半爲着自己的高興，她又親自去後園給他摘了幾條又肥又大的青瓜。……

在竹樹坡捉蟋蟀的人，這時已逐漸散去了，大約是沒好成績的原故。這班人中有一個叫二牛的，似乎預知阿彩姑一定在草坡上面一樣，所以他特地抄了一個大角走上來。這個人有一個野心，他想討阿彩姑做老婆，常常竭力討她的好。但她平日對二牛却沒什麼好感，至多不討厭他而已。可是近幾天事情似乎有些變幻，因爲不知怎解，阿彩姑竟然討厭起二牛上來。

二牛走近阿彩姑跟前，拿起油燈向她的面上照了一照，把她的美妙的回憶打斷了。

「捉狹鬼！天打的！誰和你頑笑！不知羞！」她不等人家發言，便首先使起脾氣來。

「靜悄悄一個人坐着做什麼？和我一起回去吧，我有燈。」二牛把燈提了一提，雖然給她罵了一頓，也還溫柔地這樣說着。

「誰稀罕你的燈，月光又好，我不怕，去你的，不要惹我生氣。」她堅決地說。

「去不去由你，可是提防李大的瘋狗要緊。」二牛討了沒趣，自言自語地拉開毛腿走



了。走了幾步還回過頭來望她。

提起李大的癩狗，她有些心慌了，因為癩狗咬着人是醫不好的。她於是也起來，慢慢地搖着葵扇走下草坡。涼風吹着她的蓬鬆的頭髮，月光照着她的可憐的影子，然而沒有人知道她的心事。

有一次，事情是偶然的這樣發生。

是在一個清鮮的早晨，在離溪邊幾丈遠的大松樹底下，坐着那個從城裏來的哥兒。他是在寫生，寫的是一個女孩子蹲在溪邊的一塊石頭上面洗衣服，那塊石頭本來也和其他的石頭一樣的粗笨，不過牠幾乎日日都給那個女孩子蹲在牠上面洗衣服，所以日久便光滑起來了。上面是蔚藍的天空，下面是清淺的溪水，和溪邊一切景物，於是自然地做了他的絕妙的寫生資料。

那個洗衣服的女孩子就是阿彩姑，她沒曉得有人在她後面做速寫，她只在慢慢地，用力地洗她的衣服，唱着她的別人不懂的村下調兒。

那哥兒寫好了那幅畫之後，伸了一伸腰企起來，望着阿彩姑笑了一笑，似乎想着要弄什麼頑意兒。他俯着身拾了一塊石片，猛力地向她的方向飛過去，石片恰好落在她面前，濺起了幾點又急又大的水珠，把她的頭面弄濕了。

她吃了一驚，急回轉頭來要生氣，以為又是二牛那討人厭的東西，不料迎頭來的就是她

那個朝思夕想的哥兒，她立即什麼勇氣都沒有了，霎時覺得面上發起熱，心裏劇烈地跳個不住，連忙把頭掉回，用手抹去面上的水，依舊洗衣服來遮掩她的羞愧。

「對不起，不是有意的。」在不知所可的徬徨中，她突然聽到這樣的清爽的男子聲音，原來他已經行近她的身邊了。不慣和生面男人接洽的村鄉女兒，一時自然不容易拿相當說話來回答他，所以她只好把頭再低下一點，不說什麼。

「洗誰的衣服？」那哥兒見她不做聲，再問她一句。

阿彩姑覺得這樣的問話容易答些了，她於是說：「是爸的，娘的和我自己的。」

「你們是不是在前村住？我那天看見你拉着牛兒走過。」他說。

「是的，我們就住在亞就伯對面的第三間，門口種着許多葫蘆瓜的就是。」她曉得提起

亞就伯許會令他注意一點。

「那末，我們都是鄰居了，我就是住在亞就家裏的。」那哥兒說。

她現在胆子壯了許多了，說話也清順自然起來，她接着說：「亞就伯說你是城裏來的，爲什麼城裏不好過日子，要來這裏冷清清的地方？」

「這裏有這裏的好處，城裏也有城裏的好處，我們住慣城裏的便想着來村下轉轉空氣，正如你們住慣村下的想到城裏走走一樣。」他不厭煩地替她解釋着。

阿彩姑聽了似乎不大了解，可是她顯明地在表現着她是十二分的愉快和得意，因爲她這

幾天來的不可告人的悶氣，已經在這短促的剎那間消滅去了。本來從那天下午在田邊起一直到現在，她已經和那哥兒碰過面幾次，不過每次他總是平淡地走過，連望也不望她一下，今天却例外的大家傾談起來，在她，這真是一個狠不偶然的機會了。

「我也想着去城裏看看，但是爸和娘都不答應我，他們說城裏危險，兵又多，而且隨時都可以打起仗來。」她一壁把洗好了的衣服放在旁邊的竹籃，一壁說着。她的神氣狠天真，也狠妙美。

「去走走是不妨的，如果亞就去的時候，你不是也可以和他一起去麼？」他笑着說。

經了他的一笑，她的面又紅起來，然而微微的快樂的笑容，依舊是隱惹不住。她挽着籃兒起來，略略整一整覆下來的頭髮，不好意思地要去了。那哥兒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上來，他於是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叫阿彩。」她一壁行一壁回過頭答他。

「阿彩姑，你和我洗幾天衣服好不好？我拿工錢給你，不會少的。」他說到他的本意了。

「可以，如果有，叫亞就伯來給我洗，最好晚上拿來，第二天這個時候便可弄妥了。」那哥兒微笑地望着她一步一步的走在沙和石子的路，她的給日光晒黑了的手和腳，雖惹

不起他什麼肉的美的感覺，可是她的肥大的強健的身軀，他看了也有些自形慚愧了。

那天晚上，亞就伯果然拿了幾件衣服來，阿彩姑的娘聽見有工錢給，倒歡喜不過；阿彩姑也十二分歡喜，但她不是歡喜有工錢拿，她別有她的可喜的地方。

草坡上一樣的清涼，月光兒一樣的明朗，但她不再走去草坡聽瓊瓊玲，不再望着月光發呆了，因為她現在覺得這些都是不需要的笨法子。

自從和他洗衣服的工作開始，阿彩姑的足跡，又像平日一樣的頻頻發現在亞就伯的家裏了。在平日，她去亞就伯的家裏是狠尋常的事，也是時時會有的事，不過近來他的家裏多了一個城裏來的哥兒，她便已經有幾天沒踏進他的門口了。亞就伯也偶然問過她近日爲什麼不去，她總是紅着面，低頭微笑，不會體諒女兒家心理的亞就伯，還待要問下去時，她扭扭身便走開了。

現在因爲有拿衣服來往做題目，她不必再禁制自己了。早晨，午間，晚上，她歡喜那個時候，便可以那個時候去，那哥兒也還知趣，見面時總會和她說幾句話，讚她洗衣服洗得好，這一來便好像把她的脆弱的心頭敲了幾下一樣。

有時遇着他不在屋裏，亞就伯便會引她去看他的臨時的睡房，這睡房在平日是用來載一些穀籮，石磨，米缸之類的重笨東西，如今做了款待客人的地方，牠的面目也煥然一新了。房裏陳設很簡單，一張帆布床，一張半新舊的木枱，還是從亞就伯的房裏暫時移過來的，枱

上放着一個瓊瓊和一些零星的書籍，化妝品，枱底下便是那個深黃色的皮莖，此外再沒什麼令人注意的東西了。有的，便要數到帆布床上面的雪白的床布，和法國式刺繡的枕袋，看見這床布和枕袋，阿彩姑便想起自己家裏的爛草蓆和瓦枕頭，覺得城裏的哥兒們的用品，真不是村下人所能夢想到。不特如此，她從那張床又會想到睡在那張床的人，漂亮，溫柔，好看，……

朝着床那邊有一個大大的窗，可以望見外面的禾田和遠遠的大榕樹，但這個窗是沒窗門的，她看見便替人擔心起來，她想：「如果下起大雨來又怎辦呢？」後來問明亞就伯，才知道夜間是用木板掩住的，下雨的時候也一樣，她便放心一點了。

遇着高興的時候，那哥兒也會去阿彩姑的家裏。因為他是城裏來的有錢人，所以阿彩姑的爸和娘也十二分歡迎他，有時更引着他去看他們的桑基，魚塘，菜園和禾田之類的地方。阿彩姑跟在旁邊，仔細地在考察他的神色，覺得他像很有趣味，很快樂的樣子，因此，她自己也不可抑壓地快樂起來，雖然她不曉得他因有什麼感覺而快樂，而她却因為他快樂而快樂了。

情形便這樣平順地，愉快地過了幾天。

有一天，還未到晚飯的時候，亞就伯笑吟吟地拿了兩塊錢來找阿彩姑，說是那哥兒給她的工錢，而且要關照她把洗好了的衣服拿過去，因為他明天一早便要回城裏去了。阿彩姑正

在廚房燒火煮飯，聽見了連忙跑出來，亞就伯再照樣的和她說一回，又加了兩句，說那哥兒狠有得起她，所以特別給她多一點工錢。她聽了心裏突地起了一陣虛急，什麼都說不出，不像她的娘一樣，她拿着兩塊錢一絲笑容都沒有，而且幾乎要哭起來。

胡亂地吃過了一頓晚飯，她拿了最後和他洗的衣服走到亞就伯家裏，想着向那個哥兒問一個明白。她記得昨天早晨還和他一起在後園喂鴨子，下午也和他一起去蓮塘摘蓮藕，但他並未說過明天一早便要回城裏的話，所以她對於亞就伯的消息，似乎不大深信。

她懷着疑心走進屋裏，不見人，連亞就伯也不見。於是再轉入那哥兒的房子，原來亞就伯正在手忙腳亂的替他把那絲瓜，青瓜，葫蘆瓜，和蓮藕之類捆做一大捆。這些瓜有一半是從她家裏得來的，一半自然算是亞就伯送給舊主人的禮物了。那哥兒也忙着收拾他枱上面的零星什物，一壁吹着咀，調兒狠和暢，狠舒徐。他們的背都背着門口，所以沒注意到阿彩姑走了進來。她看見這樣情形，心裏便什麼都明白了。她本待要有許多說話和他說，但她說不出，一半因為亞就伯在旁邊，一半因為自己沒了勇氣，而心裏過於苦悶，也是一個原因。她輕輕把拿來的衣服放下，不做聲，躡着腳離了房子，然後走到外面停了一陣，想了一會兒，接着便失了知覺似的一直走回家裏。

二牛剛剛拿着油燈走過，他問她做什麼，她一味走，不理他。他也沒法子，只得又沒趣地拉開毛腿走了。

那夜，阿彩姑睜着眼睡在又硬又窄的板床上，聽着後園的蟋蟀唱歌，看着旁邊的老鼠打架。村外瑟瑟的打了三更，不久，又打四更了，她還不敢把眼睛閉上，因為一閉上，那個哥兒便企在她跟前了。她不敢想他，又不能不想他，但愈想他心裏愈難受。

一早，大約因為比較清爽的原故，那個哥兒便起程了。亞就伯和他背着皮篋兒，二牛和他挑着那大捆瓜跟在後面。阿彩姑企在自己門口，一手扶着葫蘆棚的竹桿，眼邊紅紅地望着他們的背後，一會兒，她便一溜煙似的不知跑往那裏去了。

他們三個人漸漸出了村口，阿彩姑還在草坡的尖頂上望着他們，可是那哥兒只一直走，連頭也不回轉來望望她。

阿彩姑不曉得愛情也有階級性的，她拭着淚一步一步從草坡走下來。

流水無心地帶着落花一齊走，

不知走到那裏才是盡頭，

也不知走到那裏，才曉得落花是跟着他一齊走！

## 鞭策

謝冰季

八面精甬路兩旁的電燈，一躲一漏的，在枯了的樹枝縫裏，透着微弱的亮光；就像是夏天的螢火蟲兒，在半天空浮游着，——欲墮不墮的，在一閃，一閃。這似野獸咆哮的風兒，從地面上掃起；順着電線吹哨子，又彷彿晚半晌躺在樹蔭底下，聽蠅鳥兒「伏天兒」——伏天兒——的叫喚。

這可是冬景天。蹲在屋裏，又暖火，又沒事，拉把椅子靠着爐子；拿一本小說，或是一些瓜子，一邊喀着，一邊曬滋味，彷彿天氣的冷，在這般人是感受不到的。——然而這種圍着火爐，在作着「伏天兒」夢的感覺，要放在泗滋府東口岡上站着的警察根子，就都完全不適用了。

根子的感覺，是整個的隨着天。天說：「這是夏！」根子立刻就得脫衣裳說：「真熱！真熱！要熱死人！」然而此時天是對根子說「這是冬」，於是根子立刻又抱着腦袋說：「真冷嘿！這陣風要是沒結沒完的一勁兒括，准得把天靈蓋凍成了冰核算」。

天是陰沉沉地像是要下雪。風在夜裏，也彷彿越括越冲，越冲越來勁兒。燈光曝在積滿



塵土的甬路上，冷清清地找不着一個脚印。

根子是有些受不了了。

站在岡上，只有渾渾地天和鬼囓似的風兒作伴，他又確是怕這兩位伴兒。揣着手，還要抱着一桿像冰塊似的槍，雖則不住的用腳來回踱着打着腳，然而腳趾踩在土地上，也是像碰在石頭上一樣的疼。

根子懊悔了。懊悔來在城裏當巡警。到了這沒有錢，沒有房子住，沒有吃的吃的時候。不只是自己單身受苦，連慈母也牽在裏面。這過慣了鄉間生活的老人，只知道春天耕種，到了秋天收穫以後，則冬天就可以很安閒的過去了。雖然農人的生活也苦，也平淡，然而來在城裏之後，又覺得城市的生活，是尤其難堪。

飯不能安靜的吃，住的房子總是東塌西倒的通冷風。——在早上，房子整個倒塌之後，到現在是連人都沒處歇了。

城市呵！不過是穿件華麗衣裳的醜婦而已。

根子想：根子想的事是越想越多，到得都想到了，沒法辦，這心頭就有說不出的憤恨，在自己的腦裏來回撞。但始終也撞不出來。於是又記起蹲在岡樁裏的慈母，怔怔地朝裏望。

「媽！」

「風住拉麼？根子！」

「小多了去啦！您怎麼樣？」

老人點點頭又閉上眼，身上凍得縮成了一團。

根子不知說什麼好，一切的錯都是自己的。不該不聽話，不該不在鄉間守着地畝，不該好名利，不該……然而「不該」也沒有用了。根子想着有些慘，沒有注意地望老人。

「媽！」

老人微微地抬起頭，顫着頭望根子。

「媽冷吧？」

「還好，你不用擔心吧！」老人說了勉強地笑，然而身上則更戰慄得利害，從眼掙角瀾出迷糊的淚珠。

「您是冷呢！媽！」

「冷？這有什麼法子呢，你——」接着是擱着腰不住的喘。

根子拍着老人，想找句話來安慰，然而在環境上是沒有一句話，可以用作安慰的。

「媽——」說到「媽——」話又沒有了。根子看着慈母衰弱哆嗦的樣子，心裏彷彿叫針扎着似的。根子想哭，然而這不是哭的時候，更不是哭所能濟事的事。

蒼白似粗麻一樣散亂的頭髮，龍鍾戰慄的輪廓，一閃一閃的眼皮，抖抖地嘴唇……受天

氣的欺負，又受經濟的壓迫，一身不整齊漏出棉花的棉襖，隨着風兒飄；人是凍得荒滿了胸前的冷鼻涕。

「怎麼好？怎麼好？」根子想着，根子急，根子又慚愧，慘慘地垂下了頭。望望自己的身軀，是已經由胖而瘦，皮膚的顏色，也是由紅潤而變成黃而黑了。一切在鄉間時的活潑，在此是消失到找不回影子。所得到的，只是現在穿在身上的一身虎皮。薄而且粗，裏面是一條棉褲，一件棉衣，一條皮帶，算是官家給自己用的，外面一件粗羊皮的大氅，都是幾個人替代用的，站在這裏，可以穿着美一會兒，一離開，則又在別人身上了。

看着這大氅，腦子又猛然想到岡樓裏的老人了。然而根子好像記起什麼似地，滿臉堆滿苦苦地，兩手抓着自己身上的大氅怔怔地望老人。

「媽！」

老人又抬起頭。

「媽！我給您蓋上點吧！」

「蓋什麼？」

「這身皮大氅！」

「不用！不用！在這裏不冷！」

但是根子已由自己身上脫下了。

「別結！孩子，你自己穿着吧！外頭冷，回頭凍出好歹來！我在樓裏頭，反正不怕風，也不冷，孩子，別結吧！」

「不礙的！媽！根子身上還有的穿，您蓋上吧！」

「不，不，你自己——真是的——」

然而根子已經緊緊地爲老人蓋上了。

「噯！可憐的孩子！」老人說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慘慘地望根子。又問：

「多會兒發餉呀！根子！得着信兒沒有！」

「發餉？——」根子聽老人說出「發餉」兩字，彷彿是句很新鮮的話然而漸漸又感覺得恐慌了。

發餉？錢呢？都是被高級軍官，用在除了公事以外的另一件事上了。卽或是能發，也先到了在陣上打仗的兵丁們手裏了。巡警？等着吧，也許會發，可是也許太陽也會從西邊出來。發餉這兩個字，已經七個月沒有聽見了，這月是連問都不敢，軍情在緊張的時候，元帥的生命還不知能保不能保。誰敢提發餉？

根子怔住了。

「沒得着信兒哪？」老人又問：

根子瞅着天空慘慘地笑，好像把不發餉，都看成平凡了。

「——大概再過幾天，就有了着落吧！」

「祖爺！可得給我們兩錢了，不結，餓死誰管買棺材呵。」老人說着流了淚，這淚好像是由發餉有信，給感激出來的。跟着又懶懶地嘆了一口氣：

「根子！發了餉咱們回鄉下去吧！這兒可真住不了啦！」說着話的老人漸漸地垂下了頭，閉了眼。然而嘴唇仍是一顫一顫地抖着。

「是的！媽！發了餉，我就跟巡長告長假去，巡長也許可憐我們多給我們一點——」根子說着，仍想往下想，但是多們慚愧，一切是欺騙，且欺騙得了勝利，老人的臉上微微地發出慘笑。

「媽！您放心，您好好地睡吧！」

「真的麼根子？那可好啦，多給咱們錢，咱們回鄉下去，再也不來了。鄉下多好啊呵，用不着害怕，也用不着——可是，根子！咱們那所房子也不知是誰住着呢！要沒人住，你明兒跟房東提提——我還記得那棵棗樹，多們好，吃不完，還能賣——張家這會兒也不知還要你作長工不——張家可真有錢，當初他也是個窮小子——這會兒……」老人再想說，然而已經支持不住，呼呼地睡了。

「睡拉麼？媽，明天發餉明天就回去！」回去？根子又想：錢呢？怎麼回去？回去作什麼呢？

根子想着，看老人已薰薰地熟睡了，於是站在岡上來回的踱着。那雪花已經乘風兒漸漸地舞起來了。根子是在迷離的雪花中，又回憶到鄉間的味：

——那春日艷陽照耀下的大地，青青地樹，短短地草，拿着鞭子，在山坡上追逐着牛羊，乏了在樹底下草地上睡，渴了在清溪邊捧水喝……。夏天抓蜻蜓，找三五個同伴，去游泳，晚上光着身子躺在石頭上看星……。到了秋，張家園裏的果子熟了，去採果子，有時坐在樹上還可以一邊吃一邊摘，摘了向底下粉紅布兜着奶子上扔……

「怎麼回事？根子！」——那個笑，那個噴，那個用果子往上扔。於是根子笑，底下是：

「摔死你，根子！」。到了散工，根子真個一跳的摔下來。——可是山後一些醉人的影子，到現在是再也想不出。

——何苦？何苦希罕這身虎皮？這是根子現在的感覺：然而當初呢？——在鄉下多們沒起色，泥孩子似的。要是一日得隨青雲志，進了城，穿一身官服，您瞧，嘿！誰敢惹，瞧見誰不順服，就打他一下也不礙，見天也沒事，站站算什麼，一個月拿他十來個白花花大洋錢，捧回鄉下讓他們瞧瞧，不把他們給嚇死。……

一陣風連雪拍的打在根子臉上，一抬頭又一陣風，於是說：「他媽的敢自巡警是這滋味呵！」

風帶雪是越括越大了，多會才能下岡呵！可是下岡媽到那兒歇着呵？——根子想着抬起頭，想望望有別的巡警沒有，然而沒有望見弟兄，却從遠遠一輛沒點着燈的洋車走上來。

「點上燈嘿！哥兒們！」

拉洋車的沒有回答，仍是一喘一喘地走着他的道！

「叫你點上燈，聽見沒有？」

車夫看了根子仍然走。

根子可急了。

「站住！」

車子站住了，車夫笑。

「點上，點上，黑咕籠咚的，招呼碰上。」

「一點上牠就滅！」

「不會再點麼？」

車夫倒會說話，他說：「點上牠還滅。」

「那你也得點上！」

「不點怎麼樣？」

「不點你今天就不用打算走？」

「喝！」——車主也吹鬍子下了車。「他不講理，咱們找他巡長去，我有公事，誰敢不  
准我走！」

這老頭子帶着車夫向關子走，威風凜凜。

根子正在想法子對付，然而巡長已捧着笑臉陪着這小官僚走了來。

「沒什麼，沒什麼，您自管走。本來大雪的天，誰保不住閃滅了燈，嗚嗚哈哈！這算的  
什麼，讓您生氣，明天我一定到您府上給科長請安去——」巡長還要說，然而這洋車一溜煙  
就沒有了。

於是巡長怔了一怔，記起根子：

「你今兒怎樣啦，管人也不看是個什麼人，你瞧今天碰的是什麼主，他要是遞一張片  
子，你？——」

「可是巡長！要是這們下去，我能管誰，市面上還——」

巡長這下是氣了，望望根子的身子，氣沖沖地說：

「大驚呢！」

「——大驚？」根子想起在蓋着熟睡了的那慈母身上，心裏不覺的慌起來。



「怔什麼，問你大氅呢！」

「大氅在岡樓裏。」

「呵？幹麼不穿，你不怕凍，國家還要體面呢！」

「不是——」

「什麼不是不是的，穿上！」

「巡長！您聽：我們家房子早上叫風給場了，我媽又病，躲在岡樓裏獸着，凍得直哼，我不得已給蓋上了。巡長，您——」

「你倒好呵，上岡帶家眷，明天給你再蓋所房子好不好？剛才得罪科長，連我都担責任，乾脆您這巡警不用當拉！」巡長說着猛的把根子的肩章摘下：「大氅呢？拿來！」

「巡長！巡長！您那末明兒拿吧，我媽那兒睡着呢！」根子說着跪下了。巡長要伸手去拿大氅。然而看見根子流滿臉的淚，又縮回手一氣的走了。

根子像個傻子似的怔怔看着巡長直走到看不見。聽到老人喊，才回過頭來：

「誰讓你說話來着，根子？」

「巡長！」根子低了頭。

「說些什麼！」

「巡長說，巡長說——」

「巡長說什麼？」

「媽！您好好地睡吧！巡長說明天就許發餉，他也是說我們回鄉下好！」

一九二九，九，十五。

## (四版)罵人的藝術

秋郎 著  
實價三角半

生活週報第五期的「介紹好讀物」欄，對此書曾有如下的評語：

「罵人似乎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但是如果罵得有理，在痛罵之中便寓有督促痛改的效用，在相當的限度內却也未嘗不可加以歡迎。況且這本書裏不是謾罵，乃是婉諷，還含有各式各樣的「笑聲」，所以很值得看看。全書一百三十四頁，包括四十七篇短文，雖不能說篇篇都很有精彩，但可說有許多能使你看了不能自主的對着自己發笑。」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 新書月刊之行刊店書月新

## 潘彼得

梁實秋譯

實價一元

二十多年來，歐美各國的兒童，沒有不認識潘彼得的。尤其是在每年聖誕節前後，各國都演潘彼得的戲，所以潘彼得成爲聖誕的不可少的一部分了。梁實秋先生現以忠實流利的筆把這段著名的故事譯成中文，又經葉公超先生的校序，貢獻給國內讀者。

潘彼得代表的是永恆的精神，青春的喜悅，和人類最寶貴的創造不朽的努力。所以這部書，無論是從故事的趣味上看，或是從含義的深刻上看，都是一本極有價值的小說。

## 少年哥德之創造

西澄譯

實價六角

哥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幾乎是少年人誰都讀過的書了。而且幾乎誰都聽說過，哥德寫那本書是在他自己嘗到了戀愛的創痛之後。他自己究竟有了什麼經驗？他爲什麼寫少年維特之煩惱？寫的時候他是怎樣的情形？……在西澄先生譯的這本小說裏，種種問題都有了答案。

## 瑪麗瑪麗

徐志摩合譯  
沈性仁

實價六角

「瑪麗，瑪麗」裏敘一個同樣的小姑娘，和一個巡警大漢子發生戀愛，故事極其滑稽，文字極其雋妙。作者是愛爾蘭文壇中後起的健將。「瑪麗，瑪麗」又是著名的作品。至於兩位譯者，徐先生和沈女士，都是熟人，更用不着介紹。

## 何侃生與倪珂蘭

邢鵬舉譯

定價五角

這部「何侃生與倪珂蘭」裏面有敘述，有歌唱，彷彿我國的傳奇，能教美人百讀不厭。不過，這部作品在世界文壇上的偉大價值，還不只是形式上的解放，它是代表超時代的呼聲，要鼓勵着人們去打破宗教的束縛，實行思想的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市新書月店

## 女人的背影

日本岡鐵兵作  
劉大杰譯

不是瞎猜，也不是偏見。我的觀察是正確的，是不得不服從正確的觀察的……無論如何想妥協，叛逆觀察的妥協，是斷然不能妥協的呀！因是這樣，她說我冷酷，說我不盡人情，說我空享樂於瞎猜，把自己與自身投於苛責的旋渦裏。差不多每隔三天，我會接到從她那裏寄來的信。在那些信裏，定寫有這樣的話。

「請在我倆的上面，恢復過來平和而幸福的生活罷。不要因這樣微小的誤解，像這樣地來苦惱我罷。不，我怎樣的苦惱，在我都不要緊。我只一想到你因你自己的空想，像這樣來苦惱你的心的時候，更生出來身世都不應有的感想。」

「撒謊呀！」我好不容易沉靜下來的心，看見這樣的信時，立刻就狂暴起來了。

我和她離開，從故鄉跑出來，已經有三個月了。我在離故鄉約有五六十里的小縣廳在那裏的一個地方報館裏任編輯，像這樣，我也過着一個人的相當舒服的生活，是平靜而貼切的生活，所以我對她抱着的憤怒，也漸漸地覺得輕鬆了。

在不久以前，從她那裏沒有來信的一天晚上，我訪問了一個報館的朋友，他給我介紹了一個陰鬱的家。

這個家，是有一位持有與賤的笑臉，和羨望人家的錢包的眼睛的老太太，和一個美的出奇的高貴的臉的姑娘過活。

老太太在自己家裏，給許多男子周旋着賣淫婦的買賣呀！

「叫什麼樣的好呢？」老太太把我請在樓上的一間鑲屋子裏，用她那雙鬼溜溜的看人臉的眼睛，一面望着我，一面這樣說了：

「太太派頭的好呢？還是小姐派頭的好呢？」

但是我全迷上端茶來的老太太的女兒了。雖說是女兒，但也已經靠近三十歲的老女子了。髮挽得漂亮，細長的面頰，長有一雙柳葉似地眼睛。她那眼睛，當把茶端近我這裏來，同時羞答答地落在我的臉上時，因為她知道我來這兒的目的，我羞燥起來，獨自地漲紅了臉。

「她是老太太的女兒嗎？真的是……」我等姑娘回去時，便這樣對老太太說。

「是呀！從我肚皮裏生出來的呀！——世人都說老鴿生下鷹來了呢！」

「有男人嗎？」

「呃！有一個照顧她的男人！」

「作妾嗎？」

「呃！但是，只有一個男人，另外不零賣呀！」

說到這裏，老太太就像想起來什麼似地哈哈大笑起來，就這樣說：

「看上了嗎？」

「看上了！」

老太太便走下樓去，和女兒悄聲地說了些什麼，即刻走回來說：

「少爺！女兒也說若是你要的話，就請罷！」

老太太便一面猶笑着，一面小聲地講女兒的價錢，這價錢差不多和我報館裏一個月的薪水相近呢！

「貴！不算貴的！但請你想想看。寶貝似的女兒，至少在我這面說是這樣的。特別她是有男人，並不零賣的呀！我是不要緊的呀！你若嫌貴，怎樣都可以，請你自便罷。……」

老太太說着，就把兩窗關上，用親昵的口調說：

「像我這樣年紀，使女兒來操勞，真是不好受呀！她的老人，已經是年過五十的老頭子了。第二天當看見女兒的眼角深陷下去時，便說着可憐的話，大聲地喘着粗氣呢！真的……」

這樣說着的老太太的眼睛，浮上來混濁的眼淚了。

我不知道爲什麼，竟想到了故鄉的那個女人，明瞭地浮上心頭了。我不單只對她，對於世上一切的女人，都是不信任的。她雖說是誤解，實際我就在像這樣賣淫婦的宿屋的樓上，

一面胡塗地聽着老太太的胡說，那天的事情，還明瞭地能浮上眼睛來的呀！她那天對於我的一個男友所取的態度，應酬的話調，無論怎麼說，是一種獻媚，是一種誘惑。並且是就被我追問，也即刻能辯解的，預備着種種的伏線與處心的挑戰呀！當我責難她的時候，她真的就拿那伏線來作反證，熱心地申辯起來。但是，無論話和理論，怎樣地要把結論去表現，因為是她的稚氣，但抓住了超越理論的更微妙的心的動響的我的觀察，是不能答應的。粉飾辯解的她的眼淚，對我的銳敏的神經，是一點也不能安慰的呀！

女兒上樓來了。看見老太太從被架上取被褥時，連忙地說：

「媽媽！我自己拿罷！」

她就站在門口不動，老看着我，投給我以一切女人當歡喜她的內密的成功時，表示给对方看的那種能打壞玻璃似的微笑。過了兩三天後，我拿着剛自故鄉老父寄來的幾個錢，又往老太太的家去了。

女兒沒有在家。據說前天男人來了，把她領到鄉下的溫泉去了。

我稍稍有點失望，正想回去的時候，老太太留住我；

「有好話說。」

「……………」

「昨天當女兒走出去時，鄉下的親戚，領來一位好看的女孩子！」

「爲什麼你要這樣操心？」我因爲怕她覺出來女兒不在家，我就不高興的事體，便這樣故意地柔和地問道了。

老太太仍然是一面猶笑着，一面說：

「少爺！這個女孩子的父母，是個喝冷水的農夫！今年因得腸窒扶司，田一點也不能作。她時常對我的親戚同村的人們商量，看如何才能救出兩親的痛苦。我的親戚勸她找少爺呀！因爲這是很能賺錢的！」

「女孩子像這樣，就能賺錢的嗎？可憐！」

「有什麼可憐呢！雖不過才十六歲！」

「十六歲？」

我倒嚇了一跳。

「就領來看看罷！」

「不，不必這樣。」

我站起來想要回去的時候，有個小女孩子被別個姑娘領進來，在我面前支着不很體面的手，行着禮，以後便以不可思議似的眼睛，仰視着我。好像這個男子，一不留心就要成爲可怕的貞操的買者的樣子。

鈍感的，看去像有點呆氣，但不能說是醜姑娘。然而她是一個一點也沒持有迷人的力量



的少女呀！

「昨天才從鄉下出來的，真可愛罷。」老太太作着推舉似的臉，這樣地說了。

「真可愛罷！」

我一面苦笑着站起來了。實際是悲哀與動怒都忘却了的一瞬間呀！只覺得人間是如何憂鬱而鈍感的生物。

「若不合意時，再叫別個來罷。」我故意裝沒有聽見老太太這個話似地走出門外去了。

那天晚上，在我的公寓，故鄉久未寄來的她的信，又來了。

「只要你能把誤解解開，我什麼事都可以作，連死都不厭惡的。你若叫我到岡山來，我背着母親，會跑向你那裏去的！請教我應採取的方法呀！你不理會我，我算是再受不住了。你像這樣地憎惡我這個女子嗎？你真像這樣憎惡我嗎？呵！你爲什麼要作這樣無情的事呀！我一不留心地作錯了的事情，竟永遠地栽下了根，何時都不來理我！若永遠是這個樣子，那我永遠是被棄了的呀！——這樣想時，真是件可怕的事。請給我個回信罷。請叫我死罷！不然，你得原宥我！……」

這回我沒有說「扯謊呀！」的話，也沒有生出狂暴的心情。扯謊一定是扯謊，但是，就是扯謊，不是也可以嗎？我這樣地想着。

我對這個女子，是持有無限的愛念。但是想起來故意地頑強地不理她的時候，覺得寂寞

起來。這樣，這樣作的我，才是扯謊呀！我也是以扯謊來報答她的扯謊的。若是沒有愛憐，不會有這樣憎惡她的道理。

「不，我仍然是愛你，那能殺死都行的呢？逃來罷！無論過着怎樣貧窮的生活，……」  
這以下要寫「若是和你一塊兒生活的時候，」這樣想時，把好不容易寫着的信，又扯破了。

「蠢事！蠢事！」我喊叫了！一切都是蠢事，戀愛，報館的工作，和賣淫。……

雖是這樣說，特別爲這個蠢事苦痛着的情熱與餘暇，在我是沒有的。我想起我是以奇怪的虛無的想法，來替自己的不努力的生活辯解的時候，覺得自身是可以詛咒的了。

又過了一禮拜的一天，因爲正是報館的例假，我便走過街頭的橋，到公園去散步。當回來的時候，在秋天的日光，寂寞似地傾注着的橋畔，誰想到看見了前幾天在老太太的家裏，帶給我看的兩個鄉村少女了。

從公園走過橋，在將進街口的地方，有一家賣備前燒餅的店。在店頭交雜着種種備前餅。有一對巨大的狸子，掛着酒瓶和帳簿，垂着大卵子，念佛似地戴着圓草帽，站在那裏。狸子一面浮着世上不可思議的柔和的微笑，一面望着街路。

在這備前餅店的狸子的前面，正走過的小女孩子，茫然地停住脚步。並且仍然以驚愕的眼光，詳細地仰看着狸子，狸子比小姑娘的身材稍爲高一點兒。

她背個大包袱，手帶着手套，腳纏着腳絆，在合得整齊的衣服的裙下，露出來紅的圓裙。這是古式的女人的旅行裝呀！就從背着大包袱看來，就能明白她是今天離開岡山，回到離十幾里路的，生她的故鄉的鄉下去罷。

到底沒有找上可以救出她貧窮的父親的少爺，重回到故鄉的地罷。並且這沒有達到心情的失望，恐怕要在被大包袱從後面壓着的她的胸部的一角，憤怒着的罷。現在，她偶然地在路旁看見了安慰她的奇怪的妖怪。這就是那持有愛嬌的狸子呀！

我不讓她覺到似地走過去。

「蠢事呀！」我獨自地囁語着。

走過三丈多遠，再轉頭回來看時，這時候小姑娘才剛剛走開備前燒餅的店前。一步一步地走過橋，她漸漸地走遠了。差不多藏住她大半身那樣大的包袱，在微熱的秋天的陽光裏，一面發白一面在背上宛若鯽魚的頸似地，採着不合拍子的韻律而搖動着……

這就是這個無趣的世上的愚蠢的女人們的背影呀！

突然在我的心底，聽見了這樣的詠歎的囁語時，便立刻我就不得不警戒自己要成爲 Sentimental 了。然而，這個警戒，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低下頭慢慢地走向公寓去了。對於故鄉的她，給一句溫暖的話罷。女人都是可憐的東西呀！這種心情，真實地漲滿了我的胸。

七月十四夜完

詩

歌九首

夢家

我不能想起這從那一天起？

只說着了迷我情願爲你死；

我想你，白天晚上我望着你，

一朵枯花總得望着太陽笑

誰知道就要變泥？

就是要我變成影子也情願，

只要我能貼緊在你的身邊，

猖獗的妄想要我永遠隨從你，

直等到天光摸不着一線路

爬進你深的墓底。

那些日子我們埋怨過太陽，

十二分心焦等候黑夜降臨，

悄悄躡着躲進黑密的樹林，

嚴肅的空漠中點着兩炷火，——

你我睜視的眼睛。

那一次我們不曾驚跳了心

看見黑處的人影，飛的流螢？

要求昏闇露不出一點身影；

只你聽見我聽見心口的跳，

「乖，」快來貼得緊。

讓寓言的妙處改變成無言，

給神奇的詩寫在紅的舌尖；

靈魂長出了翅膀飛騰上天。

這秘密不會透出一點痕跡

——吹散了的一縷煙。

「短促」像陣風吹落幸福的絲，

揉滿迷眼背後早揚起塵埃；

燕子尾掠過水面你能招怪

一團細波流散不再有止步？

這說誰是算輕快。

不用賭咒好聽說什麼「永久」，

一剎那的昏迷就夠我消受。

倘使我落在井裏我不呼救，  
你不用放下一根繩索打撈。

（儘管撒一把石頭。）

孩子的夢只是玩戲的水泡，

兩個小仙張開白翅膀賽跑；

在雲端裏一個遙遠的擁抱，

依然是溫柔，曾不料到永別——

晴天來一陣雷雹。

我不能再說一句銷魂：「我要！」

比自己是一枝萎弱的小艸，

露珠一眨眼給我最後的笑，

我有什麼力量 and 太陽翻臉？

讓她去，我是渺小！

七日，上海天通庵。

## 海上的聲音

方瑋德

那一天我和她走海上過，  
她給我一貫鑰匙，一把鎖，  
她說：「開你心上的門，  
讓我放進去一顆心，  
請你收存，  
請你收存。」

今天她叫我再開那扇門，  
我的鑰匙早失在海之濱。  
成天我來這海上追尋，  
我聽到雲裏的聲音——  
「要我的心  
要我的心」

## 靈迹

方瑋德

有一天，  
她碰着我。  
我心裏想：  
她並不認識我。

有一天，  
她看着我。  
我心裏猜：  
她好像認識我。

詩

有一天，

她遇着我。

我告訴她：

「你已經認識我」

我嘴裏笑——

「你不只認識我」

有一天，

她碰着我。

我心裏跳——

她又不認識我！

四

有一天，

她會見我。

「世界，我要撐一張冷臉做人」 方瑋德

世界，我要撐一張冷臉做人，

我知道，我做不完欺騙的夢；

從今天，停住我最後的歌頌，

隨你吹的是熱風還是冷風。

從今天，停賣我廉價的熱情，

就說這全是我的錯，我招認。

愛，我揩乾淚喊你這末一聲，

金光的鏡裏沒有我的永恆；

從今天，拿把鎖封上我的頸，

去了，不要眼紅，我沒有憐憫。

朋友，我伸手要回我的真誠，

我的真誠塑造了你的聰明；

偈

方瑋德

一個大早我爬起了床，

太陽在窗口問我的夢：

「我還是掛着昨天的光亮，

一點不變，我愛的是平庸。」

那一晚我又爬上了床，

月亮在窗口問我的安：

「太陽白晝發亮，我在夜間，

我會不誇傲，我也不隱藏。」

## 再版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譯 實價六角半——

這是八百年前的一段風流案，一個尼姑與一個和尚所寫的一束情書。古今中外的情書，沒有一部比這個更為沉憫，哀艷，淒慘，純潔，高尚。這裏面的美麗玄妙的詞句，竟成後世情人們的書信濫調，其影響之大可知。最可貴的是，這部情書裏絕無半點輕薄。譯者認為這是一部「超凡入聖」的傑作。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 新書月刊店刊詩集

### 志摩的詩

徐志摩著 實價五角半

初版「志摩的詩」是作者自己印的，早已賣完了。這部書的影響大家都知道。然而作者自己還不滿意，拿起筆來，刪去了幾首，改正了許許多多的字句，修訂了先後的次序；這本書的內容煥然一新，與舊本絕不相同。讀過初版「志摩的詩」的人不可不讀，沒有讀過的人更不可不讀。

###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 實價五角半

讀了「志摩的詩」，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要求這位作家的？一個人貢獻了那許多。

但是第二次的貢獻居然跟着趕來了，並且這一次，藝術更純熟，取材還更豐富。再加上這一次的作品，多是和陸小曼女士結婚前後的作品，情詩特別多，這又是第一集裏尋不出的特點。

### 死

### 水

聞一多著 實價五角半

聞一多先生的詩是認真做的，他的詩也應該認真去讀。非那樣讀，不能發現「死水」裏的寶藏。研究新詩的人不要忘了這裏有一個最好的範本。

本書封面，是聞一多先生自作的，新穎並且別緻，是現代新書中第一等的裝幀。

## 論聞一多的死水

沈從文

以清明的眼，對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爲愛慾所眩目，不爲汗穢所惡心，同時，也不爲塵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厭煩而有所逃遁；永遠是那麼看，那麼透明的看，細小處，幽僻處，在詩人的眼中，皆閃耀一種光明。作品上，以一個「老成懂事」的風度，爲人所注意，是聞一多先生的死水。

讀死水容易保留到的印象，是這詩集爲一本理知的靜觀的詩。在作品中那種安詳同世故處，是常常惱怒到年青人的。因爲年青人在詩的德性上，有下面意義的承認：——

詩是歌頌自然與人生的，

詩是詛咒自然與人生的，

詩是悅耳的柔和的東西，

詩是熱烈的奔放的東西，

詩須有情感，表現的方法須帶一點兒天真，

.....

這樣或那樣，使詩必須成立於一個概念上，是「單純」與「胡塗」。那是爲什麼？因爲

是「詩」。帶着驚訝，恐怖，憤怒，歡悅，任性的歌唱，或矜慎的小心的低訴，才成爲一般所認可的詩。纖細的敏感的神經，從小人事上，作小小的接觸，於是微帶誇張，或微帶憂鬱，寫成詩歌，這樣詩歌才是合乎一九二〇年來中國讀者的心情的詩歌。使生活的悲怨與憂鬱氣分，來注入詩歌中，則讀者更易於理解，同情。因爲從一九二三年到今日爲止，手持新詩有所體會的年青人，爲了政治的同習慣的這一首生活的長詩，使人人都那麼憂愁，那麼憂愁！

社會的與生理的騷擾，年青人，全是不安定，全是糾紛，所要的詩歌，有兩種，一則以力叫號作直覺的否認，一則以熱情爲女人而讚美。郭沫若，在胡適之時代過後，以更豪放的聲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調子，因此郭沫若詩以非常速度，佔領過國內青年的心上的空間。徐志摩，則以另一意義，支配到若干青年男女的多感的心，每日有若干年青人爲那些熱情的句子使心跳躍，使血奔竄。

在這樣情形下，有兩本最好的詩，朱湘「草莽集」，聞一多的「死水」，兩本詩皆稍稍離開了那時代所定下的條件，以另一態度出現，皆以非常寂寞的樣子產生，存在。草莽集在中國抒情詩上的成就，形式與內容，實較之郭沫若純粹極多。全部調子建立於平靜上面，整個的平靜，在平靜中剝離一切，用舊詞中屬於平靜的情緒中所產生的柔軟的調子，寫成他自己的詩歌。明麗而不纖細，草莽集的價值，是不至於因目前的寂寞而消失的。死水一集，

在文字和組織上所達到的純粹處，那擺脫草莽集爲詞所支配的氣息，而另外重新爲中國建立一種新詩完整風格的成就處，實較之國內任何詩人皆多。死水不是「熱鬧」的詩，那是當然的，過去不能使讀者的心動搖，未來也將這樣存在。然而這是近年來一本標準詩歌；在體裁方面，在文字方面，死水的影響，不是讀者，當是作者。由於死水風格所暗示，現我國內作者向那風格努力的，已經很多了。在將來，某一時節，詩歌的興味，有所轉向，使讀者，以詩爲「人生與自然的另一解釋」文字，使詩效率在「給讀者學成安詳的領會人生」，使詩的真價在「由於詩所啓示於人的智慧與性靈」，則死水當成爲一本更不能使人忘記的詩！

作者是畫家，使死水集中具備剛勁的樸素線條的美麗。同樣在畫中，必需的色的錯綜的美，死水詩中也不缺少。作者是用一個畫家的觀察，去注意一切事物的外表，又用一個畫家的手腕，在那些儼然具不同顏色的文字上，使詩的生命充盈的。

如「荒村」，可以代表作者使一幅畫成就在詩上，如何塗抹他的顏色的本領。如「天安門」，在那些言語上如何着色，也可看出。與「天安門」相似那首「飛毛腿」，與「荒村」相近那首「洗衣歌」，皆以一個爲人所不注意的題材，因作者的文字的染色，使那詩非常動人的。

他們都上那里去了？怎麼

蝦蟆蹲在飯上，水瓢裏開白蓮，

離開一多的死水

斷斷一多的死水

桌椅板棧在田裏堰裏飄着；

蜘蛛的繩橋從東屋往西屋牽？

門框裏嵌棺材，窗櫺裏鑲石塊！

這景象是多麼古怪多麼慘！

鐵刀讓它銹着快銹成了泥，

拋着整個的魚網在灰堆裏爛。

天呀！這樣的村莊都留不住他們！

玫瑰開不完，荷葉長成了傘；

秧針這樣尖，湖水這樣綠，

天這樣青，鳥聲像露珠這樣圓。

.....

這樣一個桃源，瞧不見人烟！

這里所引的是「荒村」詩中一節。另外，以同樣方法，畫出詩人自己的心情，爲百樣聲音百樣光色所攪擾，略略與全集調子不同的，是「心跳」。代表作者在節奏和譜方面與朱湘詩有相似處，是一首名爲「也許」的詩。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蒼鷺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攢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肩

.....

也許你聽着蚯蚓翻泥，  
聽那細草的根兒吸水，

.....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在「收回」，在「你指着太陽起誓」，這一類詩中，以詩爲愛情二字加以詮解。死水中

詩與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及其他詩歌，全是那麼相同又那麼差異。在這方面作者的長處，却正是一般人所不同意處，因為作者在詩上那種冷靜的注意，使詩中情感也消滅到組織中，一般情詩所不能缺少的一點輕狂，一點蕩，都無從存在了。

作者所長是想像馳騁於一切事物上，由各樣不相關的事物，以韻作爲聯結的繩索，使詩成爲發光的錦綺。於情詩，對於愛，是與「志摩的詩」所下解釋完全不同，所顯示完全的一面也有所不同的。

作者的詩無熱情，但也不缺少那由於兩性糾紛所引起的抑鬱。不過這抑鬱，由作者詩中所表現時，是仍然能保持到那冷靜而少動搖的恍惚的情形的。但離去愛慾這件事，使詩方向轉到爲信仰而歌唱時，如祈禱等篇，作者的熱是無可與及的。

作者是提倡格律的一個人。一篇詩，成就於精鍊的修辭上，是作者的主張。如在「死水」上，作者想像與組織的能力，非常容易見到。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一首詩，告我們不是一個故事，一點感想，應當是一片霞，一團花，有各樣的顏色與姿

態，具各樣香味，作各種變化，是那麼細碎又是那麼整個的美，欣賞牠，使我們從那手段安排超人力的完全中低首，爲那超拔技巧而傾心，爲那由於詩人做作手藝熟練而讚歎，死水中的每一首詩，是都不缺少那技術的完全高點的。

但因這完全，作者的詩所表現雖常常是平常生活的一面，如「天安門」等，然而給讀者印象却極陌生了。使詩在純藝術上提高，所有組織常常成爲奢侈的努力，與讀者平常鑑賞能力遠離，這樣的詩除死水外，還有孫大雨的詩歌。



英 文 名 著 百 種 叢 書

(一) 造謠學校 The School For Scandal

R. B. Sheridan 著 伍光建譯 梁實秋校并序 實價五角半

(二) 詭 姻 緣 She Stoops to Conquer

Oliver Goldsmith 著 伍光建譯 葉公超校并序 實價五角半

這兩本書都是英國文學史上有很高位置的名著，也是近年英美舞台常演，備受觀眾歡迎的戲劇。茲經伍光建先生譯為中文。伍先生，大家都知道，是當今國內最有經驗的翻譯家，其譯筆極為靈活，往往遇困難的地方，能有傳神之妙。名著名譯，又經梁實秋葉公超二先生詳加校勘，弁以長序，洵為難得可貴。

(三) 潘 彼 得 Peter Pan and Wendy

Sir J. M. Barrie 著 梁實秋譯 葉公超校并序 實價一元

二十年來，歐美各國的兒童，沒有不認識潘彼得的。尤其是在每年聖誕節前後，各國都演潘彼得的戲，所以潘彼得成爲聖誕節的不可少的一部分了。尤其是每年聖誕節前後，各國都演潘彼得的戲，所以潘彼得成爲聖誕節的不可少的一部分了。潘彼得代表的是永恆的精神。青春的喜悅，和人類最寶貴的創造不朽的努力。所以這部書，無論是從故事的趣味上看，或是從含義的深刻上看，都是一本極有價值的小說。

(四) 可欽佩的克來敦 The Admirable Crichton

Sir J. M. Barrie 著 余上沅譯并序 時昭石校 實價八角

此劇爲近代英國大戲劇家巴利之傑作，在歐美舞台上常見重演。現經余上沅先生譯成中文，譯筆恰得原意，能達巴利之精妙，流利傳神，極合舞台之搬演。並由時昭石先生細加校閱，張曉琦先生作圖示意，嚴密周詳，得未曾有。余先生又爲撰長序一篇。約一萬五千餘言，於巴利之生平，著作，及本劇之出處，精義，俱有簡明生動之論述。讀之不但易於瞭解本劇，即對戲劇之爲物，亦可由斯窺見端倪矣。

(五) 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William Shakespeare 著 顧仲彝譯并序 梁實秋校 實價五角

戲劇協社花了半年的心血，三千元的資本，完全模倣十六世紀伊大利的服裝佈景，來排演這一部完整的莎氏傑作，在中國舞台上可算是空前盛舉。劇本是顧仲彝先生譯的，忠實優美，拿到舞台上句句都能上口。愛好戲劇的人，無論看與不看這部傑作的公演，都不可不讀劇本，認識這本世界名著的真面目。

上 海 四 馬 路 新 月 書 店 發 行

## 礮石紀遊

唐錫如

「醜來了。她第一句便問我：『有什麼地方好玩？』」

「礮石。」我馬上就回答。

「明早就去！」

「隨你。」

礮石我已去過四次。第一次是喬六同我去。第二第三次是我獨自跑去玩。第四次去看山裏讀書的海南。每一次去玩，總是像第一次一般。心裏是說不出的讚美！真的，你就找不出一個字來形容，沒有一個字能夠形容牠的美。我在遊山的時候就會想，會畫圖的真是神仙般快活。嘴裏說不出的，可以用手來說給沒有看見過的人聽。我又後悔我的書實在讀得太少，不然，至少也可以抄幾句來打個譬喻。我從沒有像遊礮石時這般對自己感到深深底不滿過。我感到自己太可憐，我又恨文字實在太呆板，太蠢！不信？你試！你想捉住牠千百萬份之一的美，我就佩服你的手腕！

吃過早點，換了衣服，馥把高跟鞋脫了，換上平底鞋。我拿了手杖，我們坐了人力車到江邊。雇了一隻竹葉艇，浮過鮑江去。

船剛靠碼頭，馥便跳了上去，延着堤一直跑。我在後邊跟着，喊：怎麼了？

她回過來進出了一個「美！」字，浮上了兩朵微笑，接着又向前跑了。

我們在紆曲的山路上走，兩旁都是各色各樣的石，你全把康熙字典裏的石字部和山字部的字搬了來，還不夠形容牠們！祇有一個字，能夠得到牠的彷彿。你猜是什麼字？是你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啊！」字，是當你微笑地驚奇得說不出口時從心底裏衝出來的一個「啊！」字！

許多蒼老的樹，把牠們的樹根，隨便地伸在路上。誰來管你們走路便不便？這是牠們的家，牠們愛舒服一些也是應該的事。

噲！你看！這兒是芭蕉，是香蕉樹。那面高高地掛着的半黃半綠的是乳瓜。馥說，她就喜歡吃乳瓜。要吃誰還來阻止你？這裏漫山遍野都是菓。你想吃爬上樹去摘下來。我不阻止你，山裏的人也不會阻止，他們有的是儘多的水菓，不稀罕！他們稀罕的倒是要看看你姑娘爬爬樹，比猴子差多少？她笑，她說不要吃了，其實是弄不到手。你說不要吃，為什麼常常回過頭來說：「太生！」「不十分熟！」「還要過幾天！」

她臉紅紅地笑，不好意思。她說山路上為什麼這樣多的有刺仙人掌。我說這全是防饑嘴的蛇虫爬上樹去偷菓吃。其實是無心，說出來才覺得。她把頭一扭。「不和你說！」不和我說？我又笑了起來，你在和菓子說話：「我想吃了你！」是不是？

她取了我的手杖，把傘交給我。疲倦了吧？石上息一會。她說「不」，她在石上坐下了。我在山澗邊插來一枝杜鵑花。紅得有些使人不相信。我給她戴在鬢邊。她把頭一搖，說不要，這會活像是個鄉下婆！好，你不戴我戴，我插在呢帽上。她笑我活像是個小花臉，小丑！做小丑倒好，可以時常和花旦接近。

她不睬。站了起來走。我跟着。我說我們將來也在這兒造座房子住。她跳了過來，連忙說，最好沒有！這種地方就住一輩子都不願走！「這兒就是蛇多！蜥蜴也不少！聽說山鼠也有貓般大！」我知道她最怕虫豸。說了看她還要住不住。她一隻手臂吊牢我的手，半個身子靠牢我的胸膛。她回過來不信似的說：「你騙我！」我騙你？那面半山腰裏的這棵大松樹根下便有蛇！每天傍晚出來散步。頭祇有面盆大，身體不算長，聽朋友說，不過二三丈！沉默了一會，她又回轉身來說不怕。牠是傍晚出來，我們現在是早晨。牠還睡在被窩裏沒有醒。我說蛇是現在不會有，白晝裏有的是蜥蜴。鱷魚般大，鱷魚的樣子，爬起來比風還快，有響聲！她提起了一隻腳，兩手吊住了我的頸。「你嚇我！我要罰你抱我上山去！有蜥蜴要先咬你的腳，然後才輪着我。」咬我的腳？我甘心給牠們咬死！什麼？掩住我的嘴！「不准你說死！你再講我就哭！」不講！不講！講講笑笑才不覺得路長。我怕你走得慢，所以順便編一些東西使你跑得快一些。「你總什麼都有理由！」她仍舊跑到前面去。

跑不上幾步路，她重又跑回來，四週看了看，她才輕輕地向我說：「我這幾夜都有夢，

都是惡夢！昨夜一連得了兩個。第一個是我不知怎麼又在家裏了。妹妹硬要我給她修頭髮，我說不剪，怕會鉸掉了你的耳朵。她說不會。纏不過，就給她修。修到鬢腳，不知剪刀在手裏怎樣一滑，像剪一張樹葉，妹妹的耳朵一下子給我的剪刀鉸掉。我見她的耳朵邊的血，儘像噴泉似的直是噴！我就嚇醒了轉來！翻了一個身，那知又做惡夢！我夢到夜半醒來牀上不見了你。我抱了被四處找，這一找就找出了禍來。滿床滿房都是蛇，怪怕人的蛇！……張開嘴，吐出了舌頭打呵欠！……」她又回過頭去看看山腰裏的大松樹。沒有動靜。她才嘆了口氣說，今夜又准要夢到蛇！……

我笑。我說，要是我是蛇精變了的，你還會不會愛我？她朝我看了好一回。眼眶裏滿是淚，跟着眼珠轉。這個問題太難答，她的心在苦。要是事情真的怎麼辦？

好，有了救星！海南預先知道我們來，在山坳裏候着。我們再盤上了幾十級的石梯，便到了他的屋。

談，扯到了什麼便談什麼。談不上半打話，便請你喝汽水。一共喝了一打多。汽水就在這山裏做，沒有稅，一打祇要七角錢。

馥伏在窗邊看山，看山裏的村落。看江，看江上的船隻。她笑着說這兒真美！將來會造出大詩人！

吃完飯，海南領我們到他親戚的別墅去。盤下石磴，跨過長橋——騎在二個山峯中間有

好幾丈高的石橋——轉過村落。村道上滿長了果樹。果子低低地就壓在你頭頂上。她要我給她摘一串葡萄，幾隻洋桃，還有幾顆像金橘般黃的小果子，還要那面像剖成四瓣的什麼果子。

海南勸她莫忙。園裏有的是果子。要多少儘她摘。他敲門，用石頭敲門，不開。再喊，說走後門，前門不開，怕強盜！我們跑進了屋，才知道天上的三十三層的極樂園，原來都築在人間。屋不多，祇有三三座，天井裏種了許多珍奇的樹。鑽出了圓洞的門。啊！……怪精緻的果樹園！下邊是個澗水流來的池。池上架着葡萄棚。一串串地，一球球地。圓，晶圓，晶圓得像珍珠。繃得緊緊的紙薄般的皮，你祇要把一顆牙齒輕輕地一碰，滿清涼的滿甜密的瓊液般的果汁，便會灑了你滿嘴！其實也不用着嘗，你摘一顆，放在手掌裏滾滾便已經夠開心。葡萄棚邊栽了許多樹。香蕉，不稀罕。石榴，蘋桃，洋桃，金橘般黃的小果子，像剖成四瓣的什麼菓子，龍眼，荔枝，還有沒有長熟的林檎。……不，山上還有，主人說。我們祇走到半山，藪早就躡了上去。跑上去，看！哈，她站在樹底下，仰着頭呆住了。她不知道摘那一顆好，摘幾顆才滿意。這兒身邊，上下左右都是她最喜歡的桃！

她揀了十多個，海南又摘了幾個送她。她兩隻手滿捧了桃子，喜歡得差不多要跳起來。我也各樣菓子摘幾顆，一起包在手帕裏，預備回來放在桌上玩。

從別墅裏出來，已經四點多。太陽斜了西，海南又領我們到山後去看了一大會。

在下山的路上，看見三個孩子，站在一棵幹高葉密的大樹下。仰着頭，把手裏捏牢的石塊拋上去。同着石子掉下來的，總有好幾顆青果子。在地上揀着了，來不及揩一揩，也不看一看，一下子便捺到嘴裏去。嘴裏還在像松鼠般嚼得滿起勁，兩隻眼重又糊猴似的看牢樹。手捏住石塊，預備再拋上去。

奇！在揀什麼果子？

「馥第一個看到。她又「啊！」的叫起來！是橄欖！是橄欖！走近一看，果真是橄欖。她一邊嚼着桃子，一邊又說橄欖她最喜歡。可是樹是這樣高，就是爬上去，也得爬個半天。沒法，祇好走。不成！她硬要！她非要到不可！她不是告訴你嗎？她現在最喜歡的是橄欖！可是怎麼辦？也揀石塊拋？不用！不用！她看到小孩子兩袋都是盛得滿滿的，要我去買。一個銅板二顆，買一角錢。我不懂本地話，海南給我上去向小孩子買，他們不信。果子要用錢買？你要吃拋拋石子便會掉下來。買不成，那末要送幾顆。不！這是他們化了勞力得來的。你要吃自己去弄，他們不給。終後是捉住了一個孩子的袋，硬做，非要送不可！一顆都得！沒法，孩子一手捺牢了袋，一隻手用三個指頭從袋口裏挖出了四五顆。這才算達到了最終勝利。

她接了橄欖，滿臉都是笑，和我說，她要留着帶回去給母親看。母親也很喜歡橄欖。可是她不准母親吃，祇許玩玩。……她把橄欖在手掌裏滾，放在鼻尖上嗅，還貼在她的臉上撫

摩了好一會。

別了海南，我們重又下了船。渡過對江去。

在船上，她忽然高興地說，恰巧五顆！母親一顆，弟弟一顆，妹妹一顆，自己一顆，還有一顆給你！給我？不！我不稀罕！你這樣喜歡，我把這份送給你。不要？你嘗嘗看！滋味不會錯！我搖搖頭。真的不要？她就把我份內這顆塞進了嘴。她還說，嘗嘗看！要是好吃一齊留給母親吃。

我說，馱不要再吃了，當心肚子瀉！她把頭倚上了我的肩，說。你也吃一顆，吃了橄欖會止瀉。

到了家，把手帕裏的果子統都倒出來，預備放在碟子裏。

我一檢，橄欖祇剩下二顆。我問她還有二顆怎麼失了。她跑到我的身邊，輕輕地對我說：「我不給弟弟妹妹了。我把他們的二顆，已經吃掉。」

「那末，這二顆裏面，還有一顆是你的份！」我忍不住笑起來。

她遮住了我的眼和嘴，湊着我的耳朵說「不准你多嘴！這兩顆我想統都留給母親吃。」

二十七，七，一九三〇於汕頭。夜深四時作畢。



## 胡適之先生新著兩種

### 白話文學史

甲種實價 一元七角  
乙種實價 二元一角

作者本意祇欲修改七年前所作「國語文之史」舊稿，但去年夏間開始修改時，即決定舊稿不可用，須全部改作。此本即作者完全改作的新本，表現作者最近的見解與工力。本書特別注重「活文學」的產生與演進，但於每一個時代的「傳統文學」也都有詳明的討論，故此書雖名為「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今日唯一的中國文學史。全書約五十萬字，先出上卷，約二十五萬字。

### 廬山遊記

實價二角

作者是有歷史癖和攷據癖的，所以他的遊記便與一般遊記不同，譬如單為了一個塔，在本書中又為他做了四千字的攷證。

「為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攷證？」他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偽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這本小書不單是遊人們的伴侶，它是人人案頭必備的一部攷書。

胡適之先生其他著，譯，校，選各書如胡適文存一二三集，英文先秦名學史，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戴東原的哲學，短篇小說，神會和尚遺集，詞選等，新月書店均有代售，實價，折扣，寄費等都和原出版處一樣。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發行

## 英國內閣制成立的研究

錢九威

內閣在政治上最初原是件偶然的事實，不是一種理論。學者在沒有政治之先可以討論政治，在沒有到達民治之先可以討論民治；但決不能在中世紀時代討論一個內閣制度。嚴格說起來，內閣先有了一次偶然的事實才成日後的習慣，從這種習慣便成立了今日的一種政治理論。

學者在政治上老早就有一個疑竇：往往要問一國底政治重心究竟在立法還是行政？十七世紀以後一般人見到英國國會的勝利，民間早有主權在國會的成訓，遂以為英國底政治重心在於國會。固然英國國會正像他們英人說除了易男以女易女以男外任何事都可做得，但它底政治重心決不獨在國會。英國後來找到一種最好方法以解決這些複雜問題，那便是內閣。所以羅偉爾把內閣比做政治牌坊底樞石。馬傑德更把內閣當做推動政治機械的樞紐。

然而內閣是什麼一回事呢？羅偉爾在他所著英國政府論內閣章上曾有下面一段引語說：「有一位教授在講演解剖學課據說曾於班上說，『諸君，我們現在講到脾了，講到脾底功用，諸君，我們漠然無知。脾就這樣算了。』人們著書寫到內閣一章時，便有相同的感觸：雖然這團體已日漸成為全部政治行爲的原動力。」

但內閣底意義，就這般地模糊麼？不，決非這樣。最初了解內閣底功用的要推到貝喬脫。貝喬脫在他所著英國憲法篇中曾給內閣一個最扼要的比語。他說：

「內閣是一個連結的委員會像一種連字符號在貫連，一粒紐扣在緊鎖國家的立法部於國家的行政部。」

因為內閣是立法和行政的鎖鏈，所以貝氏又說：

「內閣，一言之，是一個管理的團體選自國會中被信任的人們，而知道去治理國家。」所以貝氏說，這是立法者底一個委員會，且是一個頂重要的委員會。雖然，內閣最初僅是件偶然的事實，它沒有正確的成訓可考。於是羅渣爾就說：

「它沒有法律上底地位；是政府底一個機關，但是一個非正式的團體，無所知於法律。它底職務在於從國家各種力量中養成一種合作而絲毫不損及它們法律上的獨立。」比較切實一些，威普洋和林綏在他們所著的政治問題引論上說，內閣是給那些國務員起的一個總名，是國王底顧問，下院佔勢黨的領袖，政府中最主要行政部內底元首。

以外，陸雪納對於內閣底解釋，更有精密的觀察。他在英國政論篇上對於內閣曾有下列三種不同的見解：

- (一)從法律上看，內閣僅是樞密會議中底一個委員會而閣員僅是皇上的臣僕。
- (二)從憲法的習慣上看，內閣是負責的執行者，得完全管理行政和一般的指揮全國政

務，但於行使這種大權時則處於代議院嚴厲監督之下。

(三)從實際的事實上看，我們可說內閣不是國會中底一個委員會而是國會中一黨底委員會，在位時得管理立法，政策，和財政，這是對選民全體負責的一個委員會。

我們總括上面各種不同的見解，可以得到一個小的結論：

「狹義說起來，英國底內閣是非正式的團體，是國家行政各部的總稱，是國會佔勢黨領袖的集合，而對該黨負責，所以是行政與立法的合作團體。」

廣義說起來，內閣在政治上便成立了一種制度，由這種制度便產生了各種內閣政府的理論。關於理論因非本書範圍所及從略。

但是怎樣便算內閣制度呢？這種內閣制度底條件，學者主見大概相同。莫雷所定下的四個條件，便是日後大多數學者所根據。這四個條件是：

(一)全體負責 內閣是一個單位——整個對付君王，整個對付立法，在君王和國會面前他們底意見，便應如一人所出的一般。所以內閣制度第一個標幟是它聯合的，不能分割的全體責任。

(二)內閣直接對下院多數黨負責，最後對全體選民負責。這就是說下院對內閣可投不信任票，政府於發生政治糾纏時須解散下院以徇民意。

(三)內閣除於非常的，特別的，和過渡的情況外專由一黨選出。

(四)內閣總理是全閣底元首。

補充莫氏的意見，烏格在英國政府及政治論上會指出內閣須(一)包含國會議員，(二)同一政治主張，(三)由下院大多數黨選出，(四)執行決議的政策，(五)於國會議員時負共同的責任而一致地辭職，(六)共同服從一個國務元首。威魯海和林綏則謂行政的管理在於(一)國務院，這是(二)國會中底一個委員會，(三)從佔勢政黨中推出，(四)會議秘密，(五)全體對下院負責。馬僚德對於內閣制度也定下五個要素：(一)立法與行政間親密的相應，(二)行政者政治上底一統，(三)閣員全體負責，(四)君主不列席會議，(五)閣員共同服從總理做元首。

總之：內閣制度在求得政治的重心，所以力謀與立法相溝通，這是一些普通的原則，現在我們要開始研究它一個整個的事實和政治習慣。

內閣是溝通立法部和行政部的工具；但決非先有了這種理論才創造出這個團體。上面說過內閣是一件偶然的事實，由這件事實演成習慣，才產生這種理論。所以在十九世紀以前還很少人提起內閣，到貝喬脫寫他底英國憲法篇才得到內閣的一個正確的觀念。我們要研究內閣的起源，自然要闡明這一件偶然的事實。但爲什麼這是偶然呢？那便是歷史上的一些貢獻，我們先從歷史入手吧。

佛德(H. Ford)在他底代議政府論上會說英國底代議制是給堅強的帝國所形成，我想內

開也許便在那堅強的帝國時下了種子。根本一個國家沒有堅強的政府便怎能有的建設？所以我們要追尋內閣底種子，不能不推到諾曼(Norman)身上。英國到了紀元一〇六六年以後才算有統一的國家和健全的中央。

對於擴充中央帝王的權力最負責任的是皇家法庭(Curia Regia)的創設。皇家法庭選自大議會(Great Council)，所以它是大議會中底一個較小團體。有時便叫做小議會(Little Council)。那時諾曼人入國未久，各地郡長(Sheriff)食爵封土勢力雄厚，便時有分立之虞。自威廉一世以後創設了這種皇家法庭，中央的勢力便直達各郡。本來這種法庭的創設乃便於大議會閉幕後決議政務而輔導國皇，但最要的在於執行皇家法典周遊各郡聽審訴訟而監視郡長。可見當初這種法庭是國王靠它擴充勢力的工具，但這便是形成中央政治組織的先聲。

因此，我們對於這皇家法庭或小議會，有幾點可注意：第一這法庭不是一個獨自分立的團體。這是大議會中較小的團體，包括着許多皇家官吏如內宮大臣，司法大臣，警衛大臣，和值殿大臣等。第二因為大議會雖然每年要召集三次，但會期過暫，所以有許多行政和司法的工作漸落於這個較小團體。結果一切國家行政大計全由小議會決議執行，而大議會漸以立法事務為限。於是大議會實即日後國會的先驅。正是爲了小議會日漸得勢，需要的人才便廣，於是到後來祇有分裂的一途。

當小議會分裂時，把司法方面分做四個法庭：(一)財務廳，(二)普通訴訟法庭，(三)御

前法庭，(四)大理院。至於顧問和普通行政的工作則沒有併入司法方面，而仍在小議會之手。此時小議會，因其祇有行政和顧問的功用，所以便換了個名稱叫做常任會議(Permanent Council)。

到英皇亨利六世(一四二二至一四六一)時常任會議又和小議會一般分子過於複雜，顧問反無從顧問而行政亦感周轉不靈，遂於常任會議中挑出幾位比較親信而有才能之人成一較小而利於行政的團體，這便是著名的樞密會議(Privy Council)。這種樞密會議底組織和職務多半以國王底意志為依歸。很少時候，國會能決定這樞密會議的人選。且亦沒有法律規定君王須遵從樞密議員的勸諫。

這樞密會議在英國政治史上占重要的位置，就是日後內閣的產生它便是最負責任的。從歷史上看來，由小議會到常任會議；由常任會議到樞密會議，實在是種自然的趨勢。這種演進的過程，絲毫沒有突兀；就是將來內閣的責任觀念也深下種子於此時十四五世紀底連署習慣。關於這些後面有更長的篇幅，茲從略。

誠然內閣是件偶然的事實，但這一件偶然的事實正如陸雪說許多偶然中的一個偶然。換句話說內閣是由歷史所演進的。英國人常在讚美他們先代的成績，造成政治上極大的紀錄；但這不是一個時代或一個帝王的功績，細細觀察起來每個時代都有一些的貢獻。然而他們這些貢獻決不是他們底聰明和智慧，因為現在的成績決非他們以前所能預料的。所以這

是偶然，所以這是許多偶然中的一件偶然。所以英國偶然發明內閣制以前，便有許多偶然的習慣和事實存在着。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十五世紀倫用斯德皇朝底一度憲政試驗。

在開始討論倫開斯德的憲政試驗以前，我們要問爲什麼發生？第一因爲當時的時勢。本來一三九九年亨利四世的入承皇統是由於國會廢掉栗嘉德二世後所一致擁戴，那時一班貴顯的黨派勢力甚厚，又因亨利底皇位原授自國會，所以在他登位時便聲明放棄昔日栗嘉德的專制政治而要求下院底輔導和同意。第二因爲亨利四世是個孱弱無能者，在政治上每爲貴顯中各派所嗾使而做他們底傀儡，因此便難以和國會相拮抗。

所以這時政治上非常紛亂，尤於財政上更無辦法。當亨利登位時因爲要酬報一丑擁戴他底貴顯起見，亨利便把他底皇家私產分割殆盡，便老大減少他私人的收入。那時國家內外叛寇紛乘；惠爾斯和蘇格蘭的叛逆方平，法國底警耗又至。屢次征伐需款孔亟，皇家收入既少，遂不得不向國會索取。但當時國會中即已成立了一種原則說國會在給款以前須追予承認過去的用款。

於是在一四〇六年發生追認過去的用款時國會即要求派他們自己的司庫大員以監察國家底支出而減少皇家和亨利個人的用款。結果他們委任了一個審查委員會去審查各項詳細的支出。他們從國會中選出這個委員會一面還要求它底繼續存在作爲皇家的顧問和監督機關。國王底行政須絕對聽它的指揮，實際上這時國王已失去其獨立而全依國會和委員會作根據。這



次創設的委員會較以前的皇家會議和樞密會議已進步多了。這次的委員會雖也由國王任命，但遵照國會自己的推選，它已不是國王的行政機關而是監督國王行政的機關。所以克勞斯說：「要是這個計劃能永遠存在則現代的內閣制度在幾百年前便能成立。」在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時國會不僅在行政上得有普通的管理，實際更有種委員會底任命。所以亨利四世時底樞密會議可說是選自國會而經其任命的。一四二二年亨利五世卒後當時權攝國務的一種樞密會議竟還直接由國會任命。真的這種委員會早已有幾分像現代的內閣，可見這種由國會推出而由國王任命指揮全國行政的委會習慣已早於此時下着種子。

一般歷史家都承認這一個試驗可惜太早了些，英國那時還沒有整備着這種試驗哩。所以那時要把國會做成政府唯一的工具，結果是完全失敗。在亨利以後約克(York)皇朝開始後幾把這種習慣掃蕩無遺。

歸納起來說，一種責任政府不是一件容易成就的事業，它需要着適當的環境——政治和社會一般重要。要是沒有開發的社會，這種制度固然失之過早且反會生出反感。十五世紀的英國社會怎樣，政治又怎樣？不要說連年戰爭民生凋敝，政治上也受着貴族和黨派的壟斷；雖然產生了一度憲政的試驗，這不過是國王勢力單薄的明證。那時是一個混亂的社會既無強力的國王，便怎能產生有效能的政府？所以斯德勃氏(Stubbs)在英國憲法史上說，「這時憲政的進步，較速於行政秩序。」雖然這一種試驗，憲政是完全失敗，但在日後的行政制度上

却會深種下一個習慣，以後責任內閣底思想難說不從此發生。

國家底政治重心，固然值得討論，事實上也有變遷，英國自十五世紀憲政試驗失敗以來她政治的重心要從行政到立法的趨勢重復打落。這樣便生出反動的傾向，造成了圖德(Tudor)皇朝的專政。於是政治的重心很明顯地集中到行政上來。

這個時代——自亨利七世至伊麗色白女皇止——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樞密政府(Government by Council)。這時的樞密會議成了政治重心的集中，它是由國王任命的團體包含着一切實際上行政大員如教會首領，武士和律師。這當然和以前的不同；以前的樞密會議是顧問國王的議會中一個較小團體，現在却全由國王任命的與國會沒有關係。這時的樞密會議它底職權也擴大了許多，在行政和司法之外，還有種立法權。行政方面它底勢力及到最小的範圍，除外交和屬地事務外如地方政治，愛爾蘭以及一切實業和貿易的計劃等。司法方面另有一種特別法庭在星廳(Star Chamber)中舉行，很不正當地侵越普通法庭的法律。有時這便叫星廳法庭，實即這會議在星廳中的司法集會。立法方面則用頒發政務命令以代替立法。這種命令由國皇頒發，按此國務卿(Secretary)用行政通令以執行之。

這時國會便已失去管理政府的能力。它底理由大概有二：第一，那時一班大貴顯的勢力已不復能支配國會。圖德帝王把貴族排斥於樞密會議，便見擴於實際政治，於是昔日利用黨派玩弄帝王的把戲不復可能。同時一切執行法律的責任全行集於國王底掌中和他底樞密團

體。第二，圖德皇室對付國會徵稅和立法的方法十分伶俐。立法方面他不去和國會多鬧爭執而另賦樞密會議以命令權，一面更盡力減少集會的次數。徵稅方面他也沒有和國會發生重大的爭執，每次他都得到國會的允許。雖然圖德王室好拾民心，大半由於他們有旁的方法增加收入。這種增加收入的方法有二：（一）薔薇戰爭以後的整批把貴族底大宗土地和財產充公。

（二）亨利七世首次召集國會時即通過一案取消從前一四五四年所分割的皇家土地。

由此我們有一點可引起注意。雖然這時國會在樞密政府鐵蹄之下降落了以前的地位，但它在法律上的權力仍舊絲毫沒有損失。關於各種問題不論宗教的，商業的，農業的，工業的，和財務上都還有說話的餘地。就是當着亨利八世和他底一個極有能力的國務卿華爾綏（Wolsey）時也領會到所謂圖德國會的服從性也有一個限度。事情是這樣的，當一五二三年國王和華爾綏向國會要求一筆對法國的戰費時，國會祇應允了一個較小的數目。這樣可見國會有它自己的範圍，就是在深得民心的圖德時代，仍不能打破這種範圍。

不用說，十七世紀是英國行政和立法相爭持的局面。有這種的相爭，才產生日後解決政治重心的方式。然而這種行政和立法的爭鬥爲什麼要到十七世紀呢？我們看到十五世紀倫敦和斯德皇朝底經驗，可以回答說因爲還沒到適當的時候。所以要到達這個時候，圖德的樞密政府便佔十分重要地位。我們可以大胆地說一聲十七世紀是圖德時代底產物。

國會底演進的過程上雖然在那時受着一度打擊；但那時社會上種種進化的現象便足策

這日後國會的發展。那時亨利排除貴族參加樞密會議非但免去日後皇位的陰謀和貴族在國會中結黨相爭，抑且從此造成一個純粹的中央行政機關。在上議院雖然是一個貴族底淵藪，但國王可任命新的議員以減少貴族們昔日的威權。在下議院增添新的郡縣有的竟是些寥無人口的農區。這些雖然是圖德帝王想建立樞密政府而產生的計劃而挾制國會，但由此却偶然產生了許多美滿的結果。因為當時工商業的發達，人口的激增，新郡縣的創設，於是一股新興的中產階級成了國會內下院佔勢的人物，就是那時的樞密會議也都是中產階級所構成。因此第一，國會底原動力不在上院而在於下院。第二，每一帝王所召集的國會每次為一班清教徒佔勢。這就是說在下議院大多數議員中他們底思想已漸漸進於民衆的管理。第三，到女皇伊麗色白時下議院日漸獨立。迨女皇晚年時國會和她漸多爭執。於此可見整個圖德時代便在逐漸養成國會底勢力而日後在十七世紀中和行政的爭長由此成熟。所以可說這是英國的一個極好的訓政時代。總之，王室之強盛便是造成議會政府或內閣政府底要素。

英國到十七世紀底初年，一方面成功了強大的王室，成就了一個效能政府；一方面充實了國會底力量。這兩種勢力到了各自發展時自然地要發生重大的衝突，這便到了行政和立法肉搏的時期。換句話說是王室和國會爭權的時代。關於這些都有歷史可稽，毋庸再述。

大都學者皆承認英國底內閣是一種演進而不是——宗發明。表面看起來雖然僅是件偶然的事實，沒有正確的成訓可考；但從其歷史的過程中我們發覺到許多日後造成內閣制底習慣。

正如須雷在政治學大綱上所說，這個發展是這樣地漸進而這麼地掩隱於每次法律的慣習之下，就是現在也不能明瞭。所以這一個偶然的事實是不知不覺地築成於許多的偶然。明白了這些，我們將不覺它來得突兀而說它是賈爾士二世底發明。

我們在上面已經曉得英國當十七世紀時政治上便發生了一個重心問題，他們看到圖德時代專政的危險，加以這時國會底力量已經充實而社會上中產階級更成了一種新興的勢力。結果他們全付目光都集中到立法上來。他們以為國會不但是種需要且是唯一聯合國王和國民的工具。當時一班憲法學家如培根 (Bacon) 便把國會比做人底身體，而以國王比做人底精神。因為那時一般目光咸側重於方面，所以對於國會底職權便有各種不同的主張，培根主張國會應有(一)徵稅權，(二)立法權，(三)譽論權。畢姆 (Pym) 則更進一步主張增加一種管理行政權。他這種主張在日後的政治上發生極大的影響。畢氏之後有伊慶特 (Egmont) 極力主張這種權力，尤其在財政方面。這便鬧成一六三三年伊氏和賈爾士的哄爭而伊氏因而入獄。國會的管理行政權當時還有種需要：自圖德創設了星廳法庭後到斯多華德 (Starbuck) 時更濫用威權侵越國家底司法，故須極力設法除去這種「司法的凶手。」(“Judicial murders”)

然而他們用什麼方法去管理行政呢？在賈爾士一世時我們已見到許多暗示。第一是用彈劾的方法。彈劾在諾曼時即已應用，那時歐德華三世一三七六年底「善良國王」(Good Parliament) 底攻擊賴鐵滿 (Latimer) 和李庸士 (Lyons) 便是首次的彈劾。以後於倫開斯德

皇朝憲政的嘗試時曾再於一四五〇年彈劾蘇福克(Suffolk)。圖德以後便久已廢弛不用，直到賈爾士時才行恢復。這時像上面所說是開始君權和國會角逐之時，這種彈劾權便是唯一與君權相爭的利器。所以此時彈劾權應用得十分痛快；始有一六二一年倍根的彈劾，後有白金漢(Buckingham)，勞特(Loud)，和斯屈蘭福(Strafford)等幾人被國會彈劾。他們雖是國王底臂助人物，赫然當朝的大臣，國王對於國會的彈劾而審判，亦莫能爲助。第二自圖德以來所失去的國會財政管理權先經五武士的相抗，後有伊摩特的辯護和一班人民的毅力相爭結果始重得國王承認這種舊日的權利，這種爭鬥的結果，產生了一六四一年歷史上有名的「大諫議」(Grand Remonstrance)。在這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通過的大諫議中有一條引起吾人的注意：

「茲兩院誠恐誠惶懇請於吾皇陛下，今後所任用之諮議人員如大使和其他國務員以處理國內外政務者須視能爲國會所信任，否則恕吾等將不供陛下所需以維持其國業且於國外之新教黨亦不予助力也。」

但這次的大諫議到底沒有成功，國王和國會兩方各走極端，遂於翌年發生了革命的戰事。惟於一六四一年時，我們還有件可注意的事，就是那年七月五日國會通過一案取消了星應法庭。這件事在日後賈爾士二世時發生內閣會議的制度上有極大的貢獻。於是內閣制度便應運而生，政治上重心問題將由此解決。

其實英國底內閣不僅是一件偶然的事實，一半是從她存在的制度中所演進而成的。這種責任內閣的原理早已爲伊摩特和畢姆所力爭。所以克拉倫敦在革命論上曾說在一六四〇年卽已有類似內閣的團體存在，那時如主教勞特 (Bishop Laud)，斯屈蘭福 (Lord Strafford)，戈丁登 (Lord Cottington)，諾層伯蘭 (Lord Northumberland)，主教巨克遜 (Bishop Juxon)，范恩 (Sir H. Vane)，溫德本 (Sir F. Windbank) 等已有國務委員會 (Committee of State) 的組成，這便是以後給人譏罵的祕密政治會議 (Junto)，而受當時法院妒忌的內閣會議。不過當時這種委員會中底人物却還沒有對國會負責。

革命以後，英國共和政體的試驗完全失敗，於是賈爾士二世復辟。復辟後政治上有種種著的現象，就是那樞密會議已漸失其重要。第一因爲自星廳法庭取消後，不但已失去其司法上的職權，而從此國王也不須按時召集這種會議。且國王也不必去召集這種會議，沒有法律強迫他履行這種義務。同時這種會議更失去其顧問的功能；非但人數龐雜國王一時反無從顧問，而在這個大的團體中也難以保守重大政務上底祕密。因此，事實上賈爾士不去召集整個會議，而常時他底幾位親信者相商議政務。在他最初的七年中克拉倫敦便是唯一的紅人。除他以外尚有一個小的團體常時伴着國王處理政務。據馬僚德說，當時克拉倫敦見到這種情形便勸賈爾士把那樞密會議中底行政工作授於四個小的委員會：(一)外交的，(二)海陸軍的監督，(三)商務，(四)接受人民請願書的考慮，這種會議中底委員會內，可說是現代行政

制度的發源。但在這些正式承認的委員會外，上面所說還有一個小的團體，這便是現代內閣的起源。在一六六七年以後繆爾博士說這個小的團體便很有些像現代的內閣了。卻巧那時這團體中爲首的五人姓名底縮寫是C A B A L，因此人家便叫它「卡布爾」。這便是在內閣制演進的過程上所發生的一件偶然事實。

一六七三年二月的國會開幕時適當第三次英荷戰事劇烈之際，賈爾士爲經濟所迫不得不把去年所發布的赦罪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 撤回而使國會通過用款。國會遂乘此勝利之際而通過有名的徵別法 (Test act)。這種徵別的結果便把一切非英國國教的信徒如加特力教徒和其他異教徒一律不許任國內底文武官吏。於是卡布爾從此崩潰。其中最能幹的首領侯爵夏甫脫伯雷 (Earl Shaftsbury 卽 Ashley) 被撤職後便從事於在野黨 (Country Party) 之組織以反抗王朝，有人說這便是政黨之始祖。此時卡布爾雖然崩潰，賈爾士仍行任命財務大臣，而和樞密會議中的比較親信的一個小團體計議政事。不過這次繼任的財務大臣是奧斯旁 (Osborne)，——時封滕北侯爵 (Earl of Danby)——他是朝廷黨 (Court Party) 底首領。極力主張皇權。因此又想恢復樞密會議在昔日的地位。在一六七九年時便採用戴泊爾 (Temple) 底計劃。這個計劃是把樞密會議底人數減至三十；十五人是領部的行政長官，十五人是不領部的。但這樣短期的試驗結果仍然失敗。其致敗的原因大概有二：(一) 執行政務時人數過多，(二) 計議政務時人數又嫌過少。所以在開始實行此計時會有和樞密會議作別之語。他



說：「朕對於你們的一切良規善導十分感謝，要是這會議中龐雜的人數不致有妨於政務的執行和秘密時恐將更得時聆大教。因此朕不得不任用你們中底一個小些的外交委員會，而有時或恐僅顧問他們中間底幾位。」

這種短期的試驗失敗後便證明樞密會議永遠不能再行恢復它舊日的重要地位，而這種非法的代表機關便一帆風順而進於內閣制底成立。

## 零星

### 兩句不通的格言

子季

在今年雙十節的申報上，我看見南京考試院長戴季陶先生親筆寫的四句格言。其中有兩句，我認爲是不通的。

他的兩句格言如下：

要恢復固有道德智能，才能把中國民族從根救起。  
要人人犧牲自由，然後國家得自由。

仔細想想，什麼是中國人的「固有智能」？就算有罷，例如有巢氏構木爲巢，燧人氏鑽木取火之類，不能不說是「固有智能」。試問，什麼是我們要恢復的智能？什麼智能恢復以後，就可「把中國民族從根救起」呢？

我在外國讀書的時候，時時聽到誇大狂的留學生，厚着臉皮向西洋人去表揚中國人的固有智能。意思是說，我們雖不如你們，我們的祖宗是比你們的祖宗高明些！儼然是落第的童

生，在翰林公跟前，誇張自己的世代書香。其實，在翰林公眼裏，這位童生依然是位有辱家門不長進的子弟。

如今「恢復固有智能」的呼聲，不知是否童生對着翰林公的低等複雜的心理作用。我始終不解的是：我們有什麼「固有智能」可以恢復？

中國人常常對西洋人說，指南針是我們先發明的，紙是我們先造的，火藥是我們先製的。這不能不算「固有智能」。戴院長所謂的「固有智能」是指這些嗎？這些，中國並沒有失落，談得上什麼恢復？豈止沒有失落，比前人還進步了呢！不過我們進步了的指南針，紙，火藥，比起西洋人的這些東西來，依然是望塵莫及。那麼，努力求進，還趕不上，又談什麼「恢復」呢！

戴先生是考試院院長，「固有智能」或者是指科舉說的？我這裏又要敬告戴院長，在考試制上，英美已充分運用科學的智識，大加改進了。考試的方法上，考試的技術上，考試的防止舞弊上，比起中國來，英美又是先進了。我們的考試方法，又只有低首下心去就學他人了。談什麼「恢復固有智能」呢！恢復科舉，恢復八股，絕對不是「把中國民族從根教起」的方法。

「恢復固有道德」這句話，似乎通的，其實不通。一班時代落伍的道學先生，痛心世道日衰，人心不古。在我看起來，道德是有時代性的。在道德上今日中國不是人心不「古」，

是人心不「今」。有些大學校校長，身擁幾個姨太太，他還嚴禁學生們自由戀愛，自由交際。許多大人物自己嬌妻美妾，然而社交上依然希望維持男女授受不親的風化。這就是道德觀念不進步的證據。

我壓根兒就不相信從前中國是個充足了道德的社會。就拿整個政治史來說，還不是一勝一敗，則爲王，敗則爲賊——一條原則所支配嗎。所謂開國的聖主，創業的明君，有幾個不是草野的土匪，市井的流氓出身的。

就算從前真是個道德的社會。三皇五帝秦漢唐宋的道德，處處都可以適合這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我們用得着這樣的忠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們用得着這樣的孝嗎？那麼，「恢復固有道德」這句話，在如今說來，有什麼意義呢？

在我看來，中國目前的毛病，在缺乏道德的新標準，不在舊道德的墮落崩潰，社會是進步的。倫理觀念亦應當與時俱進。要把中國民族從根救起，恢復固有道德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人人犧牲自由，然後國家得自由」這句話，無論從那方面去講，是講不通的。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自由，並不是相衝突的。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應該有他的自由，個人在國家團體裏仍然應該保存他的自由，英美法這些國家，他們有自由；英美法的國民，同時享受他們個人的自由。國民要合作，要互助，要團結，然後國家纔可以在國際上站得住。國家纔可以有自由。個人自由是件事，個人間的合作，互助，團結，另是一件事。有了個人的自由，就不

能合作，互助，團結，這是不通。「團體有自由，個人無自由」的誤會，或者就是從這裏來的。

個人自由，國家自由，明明白白的是兩件事。個人許多生活上必需的條件，不受別人無故剝奪或限制，這是個人的自由；國家許多生活上必需的條件，不受別國無故剝奪或限制，這是國家的自由。例如：職業選擇是個人經濟上的自由；關稅自主是國家經濟上的自由。個人犧牲了職業選擇的自由，國家就得到了關稅自主的自由，這是何等不通的話。

我們要一個自由的國家。因為如此，我們個人的自由纔有保障。印度人謀印度的自由，因為他們希望從印度的自由中，得到個人的自由。國家有自由，個人無自由，這國家是不值得愛護的。「人人犧牲自由，國家得自由」，是何等不通的話。

國家有自由，個人無自由，是常有的現象。意大利這國家在國際上有自由，意大利許多人在國內無自由；俄國在國際上有自由，俄國許多人在國內無自由。其實英人美人法人在國內的自由，亦時時被他們的政府無故剝奪限制了，目前的自由運動，在國際上我們要爭國家的自由。對內我們主張用法律來範圍政府的行動，規定執政人員的職權，以保障並增加個人的自由。「人人犧牲自由，國家得自由」，是何等不明世界大勢，是何等的不通！

## 胡漢民先生的和平論

牙 季

我亦是渴望「立刻和平」的人。我亦是認定「立刻和平，是我們唯一出路」的人。胡漢民先生在國慶日的和平論裏，（見申報）指正出來這種希望是錯誤。他說：

「當我們今日正在努力對內掃蕩一切反動軍閥的殘餘勢力，對外收回一切主權，以期實施建設，使中國走上真實永久和平大道的時候，一般人尤其是若干所謂智識份子，都渴望立刻和平，他們說：「立刻和平，是我們今日唯一的出路」，無論和平的代價如何重大，總要比戰爭便宜，這誠然是真理，但唯其如此，所以就更不能不從真實永久的和平的方面努力，而決不能為一時的苟安着想，唯其消弭戰亂實現和平的心理，是我們之所同具，所以不能不深究和平的真偽與久暫，像目前一般人所期望的立刻和平，究竟是真實的，還是虛偽的，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呢？我敢堅決的說，假如我們不能根本剷除封建勢力的根株和帝國主義的特權，真實永久的和平，是決不會降臨的。」

胡院長實現真實的永久的和平的方法，是「根本鏟除封建勢力的根株……」。於是胡院長又說：

「以此推論到當前的情勢，我們應當認定，已經作亂的人，不能與之講和平，曾經煽亂的人，也不能與之講和平，作亂的人，因為兵敗力屈，便一反往昔的態度，突然希求和平，可是他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不用說，是在等他因作戰而喪失的力量，恢復到相當的程度時，再行作亂，假如我們與這等人謀和平，甚至許其和平，結果就是內亂循

環不已，而人民所受的損失，一定更大，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更深，這是很明顯的，其次，曾經煽亂的人，何以也不能與之講和平呢，因為凡是煽亂的人，一定是一班無恥的官僚與政客，乃至如汪精衛等一切失節的黨人，這些人沒有廉恥，沒有節操，他們看到所賴以生存而作亂者，行將崩潰，早已心慌手亂，不得不高唱虛偽的和平論調，度過目前的難關，再慢慢的求達一己的慾望，如果與這種人講和平，甚至為他們所惑，許其和平，其禍害之大，更是不可以推測了。」

我們這裏要問一句，如今的局面，南京政府能不能做到不與「已經作亂的人講和平」？能不能做到不與「已經倡亂的人講和平」？在蔣主席的大赦政治犯的電文裏，武人像馮玉祥唐生智李宗仁，文人像汪精衛陳公博鄭魯不都是南京所謂的「倡亂」「作亂」的人嗎？何以都在同霑雨露之列呢？

打了五六個月的苦仗，死傷幾十萬人民，耗費幾千萬金錢。胡院長，平心靜氣說，今日中國武人割據的局面消滅了沒有？軍閥的根株鏟除了沒有？我要問問，今日的和平，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呢」？

以戰止戰，這不等到胡院長來標榜。一九一七年美國那位書獃子的總統威爾遜就做過這種迷夢。畢竟仗是打了；人是死了；錢是用了。歐洲的局面如何？有真實的和平嗎？是永久的和平嗎？其實歐戰前我們就讀過「備戰所以免戰」的文章。十九世紀歐洲每次戰爭，都有

「戰以止戰」的宣傳。備戰的結果，總是挑戰。戰的結果，還是再戰。歷史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戰爭不是根本解決什麼問題的方法。更不是得到真實的永久的和平的方法。在國際的問題上如此，在國內的問題上更是如此。

不平則鳴。內戰發生，自有發生的根本原因。胡院長在這點上，他說：

「中國至今所以紛亂不治，所以不能得到真實永久的和平，原因雖多，但事實上表現出來而使我們最容易認識的，一是帝國主義之壓迫侵擾於外，二是封建軍閥之割據作亂於內，這兩種反和平的勢力，交相為禍，遂造成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不平等，政治地位不平等，經濟地位不平等。」

一方面可說胡院長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一方面可以說當局者「責已經以約，待人重以周」。帝國主義，暫時不提。一二年來的內戰，倡亂的人，果無號召的口實，作亂的人，果無攻擊的目標嗎？開誠佈公的說，即令沒有汪，閻，馮，李，白這班人，胡院長「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政策，可以收拾中國的人心，統一中國的政治，穩固南京的政府嗎？長衫領袖們公餘之暇，試到民間去採訪採訪；試到青年隊裏去接近接近，謳歌你們的新政者有什麼人，讚揚你們的治績者有什麼人？

軍閥固然是永久真實的和平的障礙。贛閩湘鄂的人民，不是早在南京黨治之下嗎？老弱轉死溝壑，少壯散亡四方。其痛苦何常不在山西陝西人民之下。誰為為之，孰令致之？黨治



的成績在那裏，人民的生機在那裏？

政府壽命的長短，與政府在行政上的成績成正比例，武力不相干的。人民擁護政府熱度的漲縮，以人民直接得到政府的福利的多少為標準，武力不相干的。國事的解決，人心的安定，永久真實的和平的實現，在文人的政治修明，不在武人的軍事勝利。戰敗叛逆的軍隊易，收檢散離的人心難。這是我們向黨國的文人進的忠告。

中國的戰爭，依然是足球網球般的遊戲，球隊隨時改組，隊員隨時換邊，只有暫時的輸贏，沒有澈底的勝敗。措火積薪下的「均勢」，依然是偷安苟且的局面。我們看透了這一點，所以說：「立刻和平」，所以說：「和平是唯一的出路」！

# 書報春秋

## 思想革命 (盧晉侯博士論文第一集)

盧晉侯著

大夏大學發行

大洋五角 七十頁

著者是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前任雲南教育廳廳長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雲南大陸大學副校長等等要職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盧晉侯博士。這一冊共七十頁用四號字排的論文集(除去附錄八頁空白四頁，本書實得五十八頁)，包含論文六篇，「我的迷信」，「學術思想革命」，「政治經濟建設討論會季刊發刊詞」，「存我」，「職業學校畢業訓詞」，「孫中山先生誕辰大夏大學宣言」，還有兩篇附錄，「與徐菊人書」，「祭楊文襄公文」。

從這目錄看來，閱者便可知道本書的內容如何豐富。盧博士之懷抱，於「祭楊文襄公

文」一篇充分發揮無遺，不可不全篇的引在下面：

「維年月日天南後學盧錫榮謹以其赤心與熱血致祭於我先賢楊文襄公之靈曰，公之名在千古，公之精神與天地不朽，榮生也晚，不及見公，而見民之日在水火，願藉公之靈，化身千億萬衆，破除一切困難，破除一切障礙，破除一切惡社會之惡勢力，拯此元元，以慰公魂。」

如此妙文，不能不鈔出與衆共賞了。在「與徐菊人書」裏也可見出盧博士的志向，只錄開首一段：

「菊仁先生左右，公以一身繫大江以北之安危，公出而江以北安，江以北安而公危，榮竊爲公憂之，公危而江以北不能卒安，中國且危，榮又安忍不爲公垂涕泣道之。」

兩篇附錄瞻仰過後，閱者可以轉入正題。這五十八頁的著作之緣起，可由盧博士自序中求之，他說：「八九年前，我主政學叢刊的筆政，（此報保留美專門研究政治經濟等學科的同學所合資出版的），嘗有學術思想革命之作，自是厥後，愈益從事於思想革命問題的研究，常譏莊老而非周孔，今夏特將歷年所作與此問題有關者集爲一冊，顏曰思想革命。」閱者可知盧博士研究「思想革命」是始於「八九年前」，而直到現在，大夏大學中央大學還有一門課程名叫「思想革命」，這五十八頁的書就是要講授一年的教科書。正文六篇，篇篇精粹，

今試摘其警句數則，以見一斑云耳：

「二十世紀新時代的新政治家，不是偷雞換鴨的勞雅喬治，不是殺人越貨的威廉第二，也不是虎而冠狐鼠而手腕的克拉門索，二十世紀——乃至超二十世紀的——新政治家是遺世獨立萬流仰鏡的孫中山先生。」

「伯拉圖言共產，亞里斯多德言私產，伯亞果相師哉？」

「是非者至有定而亦至無定者也，習俗習於有定而忘其無定，定者是之，不定者非之，其所謂是，定也非是也，其所謂非，不定也非非也，是定而非無定，故靜。」

「天與人固同循進步之原則以進行者也，天地有生死，方生方死，即死即生，生與死環而無端，渺而不知其極，而一以進步為鵠，天地其果萬能也乎哉？」

「天地者吾人之天地也，宇宙間事即吾人分內事，吾人分內事即宇宙間事，革新天地者吾人，改造天地者亦吾人，知此義者始可以言天，始可以言人，始可以言學術思想之進

步。」

諸如此類的妙論層出不絕，爲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徵引。閱者於此可知「思想革命」之真諦，無緣躋於盧博士之門牆者，手此一編，也可領略一點今日上海的大學的教育了。我們不能不向大夏大學致敬，因爲大夏大學有眼光發行這樣的一本好書，嘉惠士林！（徐顯士）

### 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

著者汪精衛 南華日報社出版

二四四頁 定價五角

汪先生在這本書的序裏說：

「我將去歲十月以來所作文字，嚴格檢查一過，並將以前所作文字，對勘一過，覺得我學識雖淺，文字雖平庸，但我的主張始終是跟著總理孫先生三民主義走去，沒有變過。」

從此，我們就知道汪先生在這本言論集裏，沒有新奇的東西給我們看。的確，這裏沒有值得注意的新鮮東西。

在主義上，汪先生是「跟着總理走」，固然不應該有新奇的主張。然而在革命的方略

上，在建設的政策上，這應該因時設計，像汪先生這個有聲望有地位的領袖，總應該拿點具體的主張出來。然而這本集子是一無所有的。憑良心說，言論的文字，實不是汪先生自己謙恭所說的「平庸」，言論集的內容，真「平庸」極了。

在積極的主張方面，汪先生口口聲聲不離「民主」，於是有「怎樣樹立民主勢力」，「怎樣實現民主政治」一類的文章。仔細讀了這幾篇大著後，我依然要問，到底「怎樣」？汪先生說：「我們所謂民主勢力，是指全國從事生產的份子，中國在次殖民地的國際環境裏，而國內又為封建勢力所盤據，所以一切生產階級俱受壓迫……然而惟有如在生產事業中間的民衆，才是可靠而持久的革命隊伍；本黨的任務，便是組織及領導這羣革命隊伍……」（一一頁）同時汪先生又說「民主制度決不是為促成階級戰爭」（十四頁）一方面要領導與組織生產階級，一方面又說不是促成階級戰爭。這是各方週到的言論，畢竟是各方不討好的言論。

我不敢說汪先生沒有擁護「民主」政治的誠意，然而我始終懷疑汪先生對民主政治有真確的認識。民主政治的真義，就在人人承認並尊重對方的人格。就在承認政權的取得只有「委託」這一條道路。這與「民主集權」的黨治是不相並立的。（其實「民主集權的黨治」這名詞的不通和矛盾，我在別的文章裏已經解釋了）

汪先生相信民主，因此主張人民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的自由。這是汪先生自認與南京政

府不同的地方。然而汪先生說：

「我們主張對於人民集會出版言論之自由，應有明白規定，其原則如左：

(甲)黨治時代，對於黨治之主義及根本政策，不能違反」(三五頁)

試問，在這種原則下，出版言論自由又在那裏？政治上的言論，除了討論主義和政見外，又有什麼可談？難道吳稚暉先生和汪精衛先生那些「精蟲」「王婆」一類的對罵是我們所要求的言論出版的自由嗎？這就是汪先生對民主真義沒有深切了解的地方。

「以黨治軍」彷彿是個新標語，亦可說是汪先生的新主張。以之與鄒魯謝持兩先生「以人治軍」相比，聊勝一籌。軍歸私門，從袁世凱到現在，都是這般，何勞鄒謝的提倡。不過「以黨治軍」，又算得民主政治嗎？南京政府認他們的軍隊爲國軍，馮玉祥稱他的軍隊爲國民軍，他們最少在外表上還承認軍隊應該是國家的，是人民的，汪先生的主張就愈趨愈下了。

汪先生說：「以黨治軍，在使軍隊接近民衆，漸漸成爲民衆的武力」(二〇三頁)那麼，何妨說「以民治軍」「以國治軍」「以法治軍」呢！倘這些標語是不切事實，其結果亦不過與「以黨治軍」相等耳。

汪先生迷信武力革命，於是在「怎樣做文人」一篇文章裏，鼓吹一切革命的文人，應聯絡武人，以謀「溝通」武力和民衆的兩個勢力。這或者就是汪先生最近北方活動的命意。這

條路果然走得通，孫總理從前聯絡張作霖，聯絡段祺瑞等等，革命早應成功了。豈止如此，這條路上，墮落了多少青白有志的文人！結果只有文人做武人的走狗一個下場。張開眼睛看看，如今國內一班聲名赫赫的長衫政治家，那一個不是奔走匍匐於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奴才。揣其初意，何常無一二人抱定「溝通」武力與民衆勢力的目的呢？如今，已矣！倘使中國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就拿定主意，去創造文人的勢力，中國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汪先生今又以聯絡武人相號召，我不禁爲文人的身分悲，爲國家的前途悲了。

汪先生這本文集，在消極方面，攻擊的有三種人：（一）南京執政（二）共產黨（三）「人權論」者。對於第（三）派的攻擊，以「兩種模型心理之瓦解」一文爲最明顯。汪先生這文章裏說：

「第一種模型便是十八世紀自由主義之制度。本來十八世紀是歐洲政治革命時代，其結晶品，便是自由主義之憲法，將以前貴族政治君主專制政治根本推翻，而代以民主政治，無論其方式爲君主立憲，或爲民主立憲，要以自由主義爲精神。這種思潮，在十八世紀已瀰漫於歐洲，至十九世紀而影響及於世界，中國當然也受其影響。試觀甲午以來，從事於政治改造者，約分爲二派：其一，是主張君主立憲，便是以普日爲模型，其二，是主張民主立憲，便是以法美爲模型。……前一派的思想，至辛亥之役而歸於消



滅，後一派的思想，則直至今日，還是存在。舉例來說，如最近所謂「人權論」者，也屬於此一派的。」

接着汪先生就對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加了一大段的批評，咬定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是不顧慮到民生問題的。於是又說：

「最近二十年來，大多數民衆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在歐美日益逼緊，以求解決，於是社會革命社會運動的思潮，遂汎濫及於中國。少數有資產者所專有的民主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應以大多數民衆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得到同等機會爲意義。那一種以十八世紀之自由主義的憲法爲無上之模型的心理，便如一座磚台塌了下來。雖然還有不少的殘磚剩瓦，然其爲坍台，已無可辯護了。」（一二五——一二八頁）

這裏，我們要請問汪精衛先生：（一）何以見得「人權論」者是代表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二）何以見得「人權論」者，不是主張「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要得到同等的機會」的，而是「以十八世紀之自由主義的憲法爲無上的模型的心理」的？

「人權論」者主張中國今日要憲法，要約法，這是事實。試問憲法約法，不是你們革命的目標嗎？這種要求，沒有載在你們總理的遺教上嗎？汪先生今日擴大會議的七條辦法之中，不是有一條要訂定約法嗎？何以見得我們是代表十八世紀的思想，你們不是呢？

「人權論」者主張保障生命財產思想言論的自由是事實。試問，這些不是你們的要求，

你們總理的遺教嗎？汪先生的文集裏，不是明明白白的說「民主制度最低的限度，私權方面要求生命財產自由之確實保障，政權方面，要求有法定權力，限制官廳，」嗎？（十二頁）北平擴大會議的主張，不又是這些東西嗎？何以見得我們是代表十八世紀，你們不是呢？

汪先生假使留心讀了我們的「人權論」，就應該知道我們在人權上的要求，是包括經濟及社會條件在內的。我們要憲法，爲的是要拿憲法來保障這些經濟及社會的條件。我們並不以他人笑罵「十八世紀的思想」爲可恥，我們看不出在憲法，民主，自由這些要求上，今日的汪精衛先生，有罵我們的資格。

「人權論」者倘真有與汪先生不同之點，或者就在「民治」「自由」這些名詞的解釋上。「民治」我們認爲是主權在民的政治，是主權上人人有份的政治，汪先生則主張「民主集權」的黨治。思想言論自由上，我們主張什麼都可言，什麼都可論，汪先生主張總理的黨綱及政策是不可批評的。倘使我們這些主張是十八世紀的思想，而汪先生的是二十世紀，那麼，我們情願做個時代的落伍者。我相信汪先生的車子會開上我們的軌道上來的。檢查檢查所謂擴會的七條，就知道這不是「人權論」者自誇的大話！（羅隆基）

## 行政學總論

蠟山政道著 羅超彥譯

書報春秋

新生命書局出版

二一六頁 定價大洋七角

在這本書出版以前，我絕對沒有看見過中文的關於行政學的書籍。因此，這本從日文譯過來的行政學總論，在中國今日的須要上看來，總算聊勝於無。

不但在中國，就在歐美，行政學亦是新興的名詞；行政學的研究，是新興的趨向。然而在西洋方面，到了現在，行政學最少已經在政治學的境域裏成了重要的獨立的支目了。行政學可以與政治思想，憲法，地方政府等功課相提並列了。在中國目前，提到行政學，對於他的內容，大家還是莫明其妙的多。

從這方面看來，蠟山政道的行政學總論有幾點的貢獻。第一，讀了這本書的人，一定明白行政學與行政法的分別；第二，行政與執政的分別。

關於第一點，蠟山政道說：

「要之，行政法的對象，是行政的法律關係，而行政學的對象，不是法律關係，是事實關係。」（一一頁）

這裏的法律關係，是指「國家或公法人和人民間的法律關係」，是指「權利義務的關係。」例如官吏逾越了他的職權，損壞了人民的私產，又如人民誤解了國家的法律，無端防止官吏執行他的職務，這種人民和官吏間權利義務的劃分及保障，屬於行政法的範圍了。這

裏的「事實關係」是指官吏執行公務上的技術言的。例如賦稅局記賬的方式，郵差送信的手續，這是技術，這又是行政學的範圍了。

關於第二點，原書說：

「行政(Administration)和執政(Executive)的意義不同，執政是以大總統或內閣的形式和立法院相聯絡的機關，對於行政，常立於指導的及責任的地位，而行政在牠下面，構成一個獨立的組織，但行政和執政若不區分，則行政將視為執政之一部不能認識其獨立性。……」

行政和執政的區分，就在下列二點：第一，執政是監督各種制定法令的施行，行政是瑣實的實行各法令所要求的事實。這個區別，當行政之實行的職務，由數個機關或部分分担時，尤其明瞭。何以故呢？因為在這時候，統制該職務的分業，決定各部分所應得的權限及規定相互間的關係上所必需的法令，不得不有特別機關來運用牠。假使沒有這種機關存在，各部就不能整頓而得其統一調和，更不能為着共同目的而保其正當協調而為共同活動。

第二，執行是全體的組織行為，行政是各部分的組織行為……」

蠟山政道在這兩點上的貢獻，固不能算他的發明，這是晚近行政學者共同的主張；然而將這種主張介紹到東方來，可算是這本書的功勞。

在本書的組織上，我們同時亦有幾條不滿足之批評。行政學的範圍，在我們看起來，應包括這幾部：（一）關於機關組織的統系者；（二）關於人員者；（三）關於材料供應者；（四）關於財政者。行政上之重要部分尤在第二第三兩項。所以美國懷提教授(Prof. White)他的行政學的定義即是「行政學是管理國家行政上的人員及材料的科學。」

蠟山政道教授的書在內容分配上，與這完全不同。他的第三章所謂的「行政的範圍」，並沒有指出行政的範圍來。第五章，行政的要素，包括行爲，人員及物質，組織等三要素，似又把行政問題，包羅萬象的收集在內。其餘第七章（行政的地位），第八章（行政的組織），第九章（行政的機關），實際上不過是原書五章，第三節組織的要素上的節目。

目前歐美行政上最大的進步是考試制，分級制，薪金制，保險制，退職養老制等。蠟山政道教授的書，在這幾點上，全未提到。在物質供應上，不過三四百字，（八一頁至八二頁），就把這般重要的問題打發了。這是我們對本書失望的地方。

蠟山政道在書尾所臚列的參考書，數目雖然很多，選擇上實欠審慎。有些很重要的書報，雜誌，報告等，尙未列入，像Bagehot的“The English Constitution”和Sidgwick的“The Elements of Politics”這類與行政學無多大關係的書籍，確都收入了。假使有人要尊重蠟山政道的意見，盡讀這將近百本的參考書，以領略現在的行政學，一定大上其當。

原書第二章又有這樣幾句：

「英國學者，懷抱反對的傾向，關於行政學的著作，決不把行政法的分子和行政學分子明確的區別出來。如衛布的英國地方行政，淮納 (Tiffin) 的英國官吏制度，其屬於行政學的著作，何人都是沒有疑意的，但是這在他種學問上不能發見的特徵，果在何處？恐怕和經濟制度史或行政法制史的異點，不容易發見出來。」

最少，淮納的英國的官吏制度裏，我找不出經濟制度史的材料來。同時讀過淮納那幾篇演講的人，都可以辨別出來那不是單純的法制史。這是蠟山政道的錯誤。

英國本來沒有行政法，我們又怎能拿「決不肯把行政法的分子和行政學的分子明確的區別出來」來責備英國的著作家？

本書裏還有些地方，讀了以後，我們不能十分了解他的文意。這裏負責的人，是著者抑係譯者，我不敢斷定。例如：

「德國於大戰開始前一夜，關於行政改革必要，曾由政府預先公告過。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皇聲明和同年十二月二日及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柏特曼和爾在帝國會議的演說，都是約束這樁事，但是這個約束，終未實行……」

這裏的「約束」，是什麼意義，我們真百思不得其解。像這樣的文句還多呢，我們不必一一列舉了。（羅隆基）

## 漱冥卅後文錄

梁漱冥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九〇頁 定價八角

這是梁漱冥先生七年來的著作（從民十二至民十八）。全書共十六篇。七篇演講，其餘是散見報紙雜誌及他項書籍上的文字。除「思親記」與「桂林梁先生遺書跋目」兩篇外，其餘都是發表了梁先生的思想和主張的文字。

大部份的文字是談教育的。例如「辦學意見述略」，「重華書院簡章」，「今後一中改造的方向」等。這幾篇是梁先生當日經營教育事業的建設計劃。要明白梁先生在教育上建設的方針，先要知道他對教育現狀不滿的地方在那裏。在這點上發揮得酣暢淋漓的自然是「吾儕當何為」（五五——七一）和「抱歉——苦痛——一件有興味的事」（一四五——一七一）兩篇文章。

這兩篇文章，對中國現代教育的攻擊點，我們十分的表同情。照梁先生的意見，「學校制度自從歐美流入中國社會以來，始終未見到何等的成功，却貽把社會許多的病痛。這是因為他：（1）是不合於教育的道理；（2）是不合於人生的道理」（一四九）

梁先生又說：

「學校制度不合於教育道理之處甚多。總括來說，教育原是長養人，發達人的智力體力各種能力的；但照現在的結果，却適得其反。就體育說，對於人民的身力，不見其長養，却見其賊害，其中簡直許多是有礙我們健康的了。至於說到知識方面的教育……痛切言之，現在學校教育，是使聰明的人變成愚鈍，使有能力的人變成無能力的廢物。

其次是不合於人生道理的。……教育之一事，應當一面在事實上不離開現社會；而一面在精神上要領導現社會。……可是我們現在的學校教育，恰與此原則相反。就是在事實上，他離開了現社會，不合實際而與實際乖悖；在精神上，他又隨現社會走，全無理想，以領導社會。」

這種離開了實際社會的教育，有什麼結果呢？梁先生又說：

「譬如學生在學校裏或學生在社會裏養成的一種城市生活習慣，而且在城市裏亦是完全不平民化的生活，使得鄉間兒童到縣城裏入了高等小學以後，便對他舊日鄉村簡樸生活已過不來，舊日飯亦不能吃了，舊日衣亦不能穿了，茶亦沒得喝，烟亦沒得喫，種種看不來，種種耐不得。

還有一層，現在的學校也太法律制裁化了，像法官一樣，一切要照章辦理。……須知國家用法律制裁人民，是一種不得已；他一面用法律來制裁人，一面還望教育來補法律之不足，救法律的偏失。如果教育裏面不講教育而還講法律，那很可不用教育了。」（一）



四九——一五四

有這種不合教育原理不合人生原理的教育，所以形成了今日中國所謂的智識階級。今日的智識階級，在梁先生眼光裏，乃集舊日「士」的劣點，缺乏西洋智識階級的優點的階級。

中國舊日之士，「似即以做官治人爲其行業；然其位置，於享名爲常，於享權爲暫，去於享利則頗遠。」在品行方面，「雖刁生劣監不少其人，然士之一階級應當講求品行，固爾時社會所共認，而彼亦自認者；而在今日新社會中，則無復有此觀念矣。」

今日的智識階級，更有別於往日的「士」。今日的智識階級，把從前士農工商的區界打破，「學農工商者亦即是士，而士之爲農工商者亦即爲農工商。士之行業不徒在政治教育，乃並及於農工商；而農工商者復不妨從事於政治教育。……說智識階級非無定實也。智識階級者蓋有機緣憑藉，得受高等教育，能挾高文典冊，以享高等生活者是已。……其操業雖千百其途而不同，然其爲玩弄智慧，弋取大利，則無不同也。」

中國學校產生的智識階級，真能玩弄智慧，弋取大利，這又算其中的優秀。極大多數是「上不能爲富且貴之士商，下不能爲貧且賤之農工，進不能如歐西之智識階級，退不能如昔日中國之所謂。」其病源則前日「士之美點盡失，故日之劣點轉在今日而益彰。」歐美之智識階級不必求化仕，中國則以往昔之士皆求仕，所以大學專門畢業的人，都趨於仕，於是智識階級「大多數悉趨於謀差混事之一途，以苟且儉生而已。」

仕的機緣有限，勞工商的操作又認爲往昔之士之所恥爲，於是「一無可爲焉。」因是「自鄉間人家言之，家裏多一學生即多一廢人。……一社會之教育乃專爲此社會添許多「無所用之」之人，此得謂爲教育耶。」

梁先生這些話，我認爲是目前中國教育上語語中的的病案。中國的病症，許多人都認爲在軍閥武人，我亦始終認定在智識階級。中國今日的智識階級的出路只有兩條：（1）進政治；（2）做教員。第二條的銷路是有限制的。學校的增設不能與教員人數的增加同時並進，因此大多數的回國留學生，本國大學，中學，小學畢業生迫而擠入第一條路。第一條路——政治——又早有供過於求的現象，於是產生中國智識階級失業問題。智識階級失業問題是目前政治紊亂，國家不能統一的根源。這個智識階級失業問題不解決，政治是絕對不能安定的。一旦政治安定，政府統一，則政治上用人的機會或更少，智識階級的失業問題更大，今日之士，利天下之亂而不利其治，又此之謂也。或者謂政治安定，工商業發達，則智識階級的失業問題可以解決，此又不然。此其說梁先生又說透了。今日中國的智識階級大部份是專於爲農工商，且其所具備的專門智識，尙不足以爲農工商。中國的智識階級是「無所用之」之人，澄本清源的辦法，仍在根本改革現在的教育制度。這種意見，梁先生發之於六七年前，我輩又只能佩其識見之深刻遠到。

除教育問題外，梁先生的集子，同時討論了人生觀，社會主義，中西文化等問題。在這

些問題上，梁先生有他一貫的思想，有他一貫的哲學，亦可以說有他一貫的「偏見」。（什麼是哲學的道理，就是偏見，見原書二〇二頁）在這些「偏見」上，我們有許多是不敢輕易表同情的。

「自我言之，生命者無目的之向上奮進也。……即此無目的之向上奮進，是曰人生真義」（十五頁）

這是梁先生的人生觀，這就是我們不能同情的「偏見」。我們看起來，有意義的生活是有目的的，目的的能否實現，那另為問題。其實梁先生又何常是無目的的奮進。「生活者，生活也，非謀生活也」（十七頁），為生活而生活，非為謀生活而生活，即此即是他生命上的目的。

「天下之為戚也久矣！率天下而為貪夫賤子半死之人者由此道也！昔者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嗚呼！是吾道也，吾將以是道照蘇天下垂死之人而復活之！」（十七頁）不甘居於貪夫賤子半死之列，且欲「以是道照蘇天下垂死之人」，故發為文章，有「我輩不出，如蒼生何」的議論。若是，謂其人生觀為無目的的奮進，誰其信之？

梁先生的論文裏，攻擊私產制度，不遺餘力。所以痛心疾首於私有財產制，原因又不過在這一類的事情：

「又有一件事，是我在北京街上閒走，看見一個拉人力車的；是一個白頭髮的老頭，勉強往前拉，跑也跑不動；而坐車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的鬍子上面，摔出血來，而我的眼裏，也掉出淚來了」（六頁）

因此，梁先生就說「然而在這種經濟制度下，這是當然的。」梁先生何常夢到，在私有財產制盛行的美國，不但白髮的老頭不去拉車，不會白的鬍子上面，摔出血來，美國就是黑頭髮的少年，也不要拉人力車呢！美國二千五百萬人家，幾幾乎家家有輛汽車坐了。難道這是共產制度的功績嗎？中國的貧窮，是我們公認且痛心的事實。貧窮的原因，不是梁先生看得那樣簡單。中國馬上打破私有財產制，結果只有「大家都貧」的一個現象。社會的問題，不是徒有菩薩心腸的人，就可輕易發言解決的。多喊幾句「向東去」的口號，不拚命去提倡西洋文化裏那些新玩藝——特別是科學智識——中國只有一天窮似一天的。果然走向東去，梁先生的眼淚，恐有流不勝流的結局。

在「河南村治學院的旨趣」一文裏，梁先生更有這樣一段妙文：

「我之於近代國家不必求，不可求，不能求。所謂不必求者，吾民族自救之道非必在是也。所謂不可求者，是非吾民族精神之所許也。夫我之弱則誠然也，然弱何必憂？是有吾民族之精神寓存焉。弱在物質的貧乏，是可補也；是宜亟補之也。……弱在吾民族之固有精神，是則宜世實之，且將易以天下焉。」（二七八頁）

「吾民族之固有精神」，到底是什麼，我固莫明其妙。以余揣度，梁先生的八字訣「少看人力，多聽天工」，或者在是矣。果然如是，中國人即不願「易以天下」，天下沒有我們的分了！（羅隆基）

## 政治思想之變遷

高橋清吾著

姜蘊剛譯

真美善書店發行

三九八頁

這是巖海叢書十種中的第一種。巖海叢書的內容包括些什麼，看了責任編輯姜先生這幾句話就知道了：

「關於譯品，皆屬日本現代有名巨著，茲經本社同人，幾次精選者，實不同凡響」姜先生們做什麼要發行這部叢書呢？他在叢書刊行的旨趣裏說：

「現在中國對於社會科學書籍之刊行，頗為零亂，而無一定體系之計劃，此於學者之研究上，恆感莫大之不便。至於思想上，文化上，社會方面，政治方面等產生出系統而具體之成績，則似為較難。同人等有鑒於此，立志補此缺憾之工作。……」

看了上面這幾段話以後，對巖海叢書，我們當然表十二分的歡迎。姜先生們「立志補此遺缺」的毅力，我們亦十二分的敬佩。我們唯一的希望，即叢書的其餘九種，繼續的早日出

世，以滿足我輩好讀社會科學書籍的人的願望。此是閒話，言歸正傳。

本書定名為「政治思想之變遷」，我以為應為歐洲政治思想之變遷，因為高橋清吾先生這本書，就沒有一字談到東方及美洲的政治思想。

在歐洲方面，比較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包在這本書裏。拿這本書來和美國丹林(Dunning)或格塔爾(Geall)的政治思想史比較，高橋清吾的書，似較簡單。簡單有簡單的好處。東方人讀起來，或者比較便利一點，因為夾雜許多次要的思想家進去，思想上大同小異，添了許多名字倒把東方的讀者的腦筋弄糊塗了。

高橋清吾先生在他的緒言裏。舉出來研究政治學的三個條件，很可以表明他於政治學是得了方法的。這三個條件的存在，即是本書的優點。三個條件，即：(1)政治思想的時代背景；(2)政治思想家的立場；(3)思想家的為人的性情。

全書的分配上，上古時期佔一〇二頁，近代佔二三九頁，中古不過五十餘頁，故中世紀特別簡單。像衛克理夫 Wycliff 赫斯 Huse 以及教會中的代議運動 Conciliar movement 幾乎沒有提及。所以在中世紀方面，有時覺得他太簡單。近世紀加入了烈雷與穆叔林尼的思想，又補他項政治思想書籍所不及。

全書的組織上，我們覺得引用思想家的原文處太多。在每個思想家上，只加上一點時代及思想家立場的介紹，其餘都是原文的引證。有類節略式的讀本。著者對每個思想的批評，

幾乎找不出來了。

因為引用原文太多的緣故，對於翻譯的技能；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在這點上，我們對本書是十分失望。到底是高橋清吾譯錯了原文，還是姜蘊剛先生譯錯了高橋清吾先生，我這不懂日文的讀者，是沒有方法解決這問題。事實是許許多多的引用原文的地處都譯錯了，並且有驚人的錯誤。

大部份引用原文處，沒有注明書本的來源，即注明書本，又未注明出版期，頁數，及行數。對照起來，非常困難。如今我只好舉一段來源很清楚的文字來做例。

在討論馬克思伊文的思想時，書上有這樣一段譯文（三五五頁）

「國家在社會內與其他團體是同樣的一種團體，並且帶有職能的組合性質的。國家發命令，但這命令是僅為反對給付而發的。因為牠所有的都負有義務。國家創設諸權利，但國家不是恩賜品之分配者，而是以為諸權利創設的社會機關的行為者。僕人不能比他的主人大。

「一切其他諸權利，皆關聯於職能的，而且這種權利到極限的時候，國家的諸權力既是關聯於職能，也同時被限制了。國家持有保障諸權利的職能，為行使這個職能，國家必要得一定的諸權力。職能是依自身的性質與機關的資格兩者而受限制。國家不能免掉所謂一切機關不能不守的命令「到這裏止，不能出這個以上」的適用。」（The Mo

dern State, P. 480—

英文的原文如下：

We showed not only that the state must be regarded as an association among others, but also that it has, partly in fact and wholly in the logic of its function, the character of a corporation. It commands only because it serves; it owns because it owes. It creates rights not as the lordly dispenser of gifts, but as the agent of society for the creation of rights. The servant is not greater than his master.

As other rights are relative to function and are recognized as limited by it, so too the rights of the state should be. It has the function of guaranteeing rights. To exercise this function it needs and receives certain powers. These powers should be limited just as the function is limited. This function is limited both by its own nature and by the capacity of the agent, and that capacity becomes known to us by experience of its conduct, in the light of the means as its command. The state is not exempt from the imperative, 'thus far and no further,' to which all agencies are subject.

讀了這兩段文字，我們就知道譯文與原文相差太遠。這個責任是誰的，只好讓高橋清吾與美達剛先生自己去辯清楚。

高橋清吾



書裏面有很多引用文，我們讀了譯文三四次都讀不懂。有的地方，姜先生簡直中英文並用，簡直不譯了。例如「毋庸說是對於實行及必要的 (Justification)」(三八三頁) 又例如「大概是因為冒險的個人們的聰明與 Energy……」(二八五)。這種中英並用的句法，在不懂英文的讀了，該發生多大的困難。假使讀者是懂英文的人，他能夠了解「Justification」[Energy] 這類的字，他就讀西文原文去了，又何必來拜讀姜先生這本譯文呢？

至於 (initiative) 譯做「發議權」 referendum 譯做「投票權」(Recall) 譯做「撤消權」(三七五) 誰也知道是不對的。創議，複決，罷官，不是有三個現成的名詞在那裏嗎？何以不用呢？ (羅隆基)

### 新月書店編輯部啓事

本店承國內學者不棄，常承惠賜稿件，無任感謝。長篇鉅製，寄來時務請掛號，以免遺失。并請寄至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收轉交編輯部。本店不能承印時，自當璧還，惟務請開明通訊住址，并附相當郵票，否則恕不能郵還，只得暫存敝處。

### 新月月刊編輯部啓事

本刊常承海內讀者惠稿，至為銘感，惟有數事奉告，尚希原諒為荷。(一)來稿請直接寄交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轉交新月月刊編輯部，請勿寄交他人轉交，以免貽誤。(二)本刊收到稿件後，無論刊載與否，恕不能一一函復。(三)凡不刊載之稿，如欲寄回者，請預先注明，并附相當郵票，並請開明詳細住址，便當於最短期內璧還，否則不能照辦。(四)凡經刊載之稿，本刊略致薄酬，於刊出兩星期後隨時可攜印鑑到本店領取，或由本店郵匯亦可，惟須請先為聲明。

新月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羅隆基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四馬路

廣告刊例		價目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普通	正文前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十元
	上等	目錄前後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優等	封面及底面之內面	五十元	二十八元	
	特等	封面及底面之外面	六十元		
等第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
					分
· (長期訂閱者特號不另加價)					
	國外加郵	每冊	九分		
	零售	每冊	三角		
	半年	六冊	一元六角		
	全年	十二冊	三元		

# KELLY & WALSH,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HONGKONG)

---

## NOT ONLY ON SALE BUT SELLING FAST 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

EDITED By M. T. Z. TYAU, LL.D. (Lond.)

What is Nationalist China?

Who's Who in Nationalist China?

How is its Government organized?

What is its message to the world?

Tol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plete inside story  
of Nationalist China . . . . . \$10.00

---

## 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BOOK I . . . . . General Principles
- BOOK II . . . . . Obligations
- BOOK III . . . . . Rights Over Things

Translated by Ching Lin Hsia, M.A., PH.D. (Edin.)

James L. E. Chow, B.A. (Cantab.) Yukon Chang, B.Sc.

"We feel therefore that their translation gives the best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hinese text, and we do not hesitate to recommend it as such to the public."—FORWARD.

FOO PING-SHEUNG (Chairman).

CHAO PEH-TANG.

SZE SHANG-QUAN

LIN PING.

SOUMI CHENG.

Members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of the Civil Code.

**PRICE \$10.00**

桂格麥片

有五十餘年之信用

各地商店  
均有出售



以食物戰

退病魔

無論成人童子。營養不良。則病魔最易侵入。營養充足。斯體格強健。而於毒菌，疾疫，及傳染病之突襲。均可加以抵抗。是故男女老幼。無不需食桂格麥片。其味佳美。經濟不費。煮法簡便。消化甚易。裝於真空罐中。常能保持鮮潔腴美。

桂格麥片。常以罐頭裝售。從無大宗散賣。

欲知各種烹煮妙法請向本公司索閱桂格麥片食譜不取分文

上海九江路一號

美商桂格麥片公司啓

Quaker Oats

# 維爾趣葡萄汁

賞心怡神

美哉維爾趣葡萄汁。以饗賓客，其足快心者爲何如。良以此汁清涼怡神。興奮食慾。任何時會得之。均可提高娛樂之興趣。或純飲。或和清水汽水而飲之。並稱佳美。

美國紐約

維爾趣葡萄汁公司精製

上海外灘廿四號

美商同益洋行經理



各處高等食品  
店均有出售

Welch's Grape Juice

商務印書館

出版新書

英文 歐洲文學史大綱……硬布面一厚册 定價八元

R. E. Jamison: 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現代教育學說(現代教育名著)孟憲承譯 一册一元四角

現代教育方法(師範教育名著)舒新城編 一册一元六角

到田間去(教育叢刊)……馮國璋譯 一册二元

實業計劃水道要論……陳運樞編 一册五角

中國交易所論(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叢書)楊蔭溥編 一册三元半

飛機……呂澂著 一册二元

中國國際私法論……唐紀翔編 一册一元

西藏之過去與現在(地理叢書)宮廷璋譯 一册一元五角

東蒙古遠代舊城探考記(尙志學會叢書)馮承鈞譯 一册四角

整數論……胡濟濟著 一册八角

廣告學綱要……蘇上達編 一册二元

數學遊戲大觀……陳懷書編 下册二元

(尙有各種不克備列)

沙寧

(文學研究會叢書)

鄭振鐸譯 二元

挪威短篇小說集

古有成譯 一元

短篇小說集

希望

柔石著 六角

# 潘光旦先生著作三種

## 中國之家庭問題

父母兩宗

我們應當怎樣待遇？……

婚姻問題，

我們應當怎樣解決？……

生了子女，

我們應當怎樣教養？……

要解決這一類的疑難

，不可不讀「中國之家庭

問題」因為這本書中是根

據三百多人的討論做成的

，用西洋的科學方法來研

究中國家庭問題，這是破

天荒的創舉。

實價八角

## 人文生物學論叢

你關心中國的人口問

題嗎？你注意性的教育嗎

？你贊成生育限制嗎？你

相信優生可能嗎？……

在你自己盤問自己的

時候，……好讀一讀潘光旦

先生的「人文生物學論叢

」。

「人文生物學論叢」

裏面十幾篇論文，能夠幫

助你解決於種族、人口

、人才移殖、性教育的種

種問題，尤其是優生問

題，因為優生是潘先生在

理論和實際上的特。

實價七角半

## 馮小青

你們到過西湖的，該

記得孤山放鶴亭近旁有一

座古塚。但是你們可知道

那裏面長眠着的一位奇女

子，一段凄豔的史，一

大膽愛戀愛的悲劇？

羅素說，中國歷史裏

沒有精神分析的材料。潘

光旦先生的發現不但證實

了羅素的武斷，並且發明

了全世界絕無僅有的——

除非在希臘神話裏——一

段精神分析的公案。

「馮小青」不但是一

個科學的貢獻，並且可以

當一本可歌可泣的小說讀

實價五角